

史记卷六十一

列传一 伯夷列传

索隐列传者，谓即列入臣事迹，令可传于后世，故曰列传。正义其人行迹可序列，故云列传。

夫学者载籍极博，犹考信于六艺。诗书虽缺，然虞夏之文可知也。尧将逊位，让于虞舜，舜禹之闲，岳牧咸荐，乃试之于位，典职数十年，功用既兴，然后授政。示天下重器，王者大统，传天下若斯之难也。而说者曰尧让天下于许由，许由不受，耻之逃隐。及夏之时，有卞随、务光者。

此何以称焉？太史公曰：余登箕山，其上盖有许由顷云。孔子序列古之仁圣贤人，如吴太伯、伯夷之伦详矣。余以所闻由、光义至高，其文辞不少概见，何哉？

注 索隐按：孔子系家称古诗三千余篇，孔子删三百五篇为诗，今亡五篇。

又书纬称孔子求得黄帝玄孙帝魁之书，迄秦穆公，凡三千三百三十篇，乃删以一百篇为尚书，十八篇为中候。今百篇之内见亡四十二篇，是诗书又有缺亡者也。

注 索隐按：尚书有尧典、舜典、大禹谟，备言虞夏禅让之事，故云“虞夏之文可知也”。

注 正义舜禹皆典职事二十余年，然后践帝位。

注 索隐言天下者是王者之重器，故庄子云“天下大器”是也。则大器亦重器也。

注 正义皇甫谧高士传云：“许由字武仲。尧闻致天下而让焉，乃退而遁于中岳颍水之阳，箕山之下隐。尧又召为九州长，由不欲闻之，洗耳于颍水滨。时有巢父牵犊欲饮之，见由洗耳，问其故。对曰：‘尧欲召我为九州长，恶闻其声，是故洗耳。’巢父曰：‘子若处高岸深谷，人道不通，谁能见子？子故浮游，欲闻求其名誉。污吾犊口。’牵犊上流饮之。许由歿，葬此山，亦名许由山。”

在洛州阳城县南十三里。

注 索隐按：“说者”谓诸子杂记也。然尧让于许由，及夏时有卞随、务光等，殷汤让之天下，并不受而逃，事具庄周让王篇。正义经史唯称伯夷、叔齐，不及许由、卞随、务光者，不少概见，何以哉？故言“何以称焉”，为不称说之也。

注 索隐盖杨惲、东方朔见其文称“余”，而加“太史公曰”也。

注 索隐谓太史公闻庄周所说许由、务光等。

注 索隐谓尧让天下于许由，由遂逃箕山，洗耳于颍水；卞随自投于桐水；

务光负石自沈于卢水：是义至高。

注 索隐按：概是梗概，谓略也。盖以由、光义至高，而诗书之文辞遂不少梗概载见，何以如此哉？是太史公疑说者之言或非实也。正义概，古代反。

孔子曰：“伯夷、叔齐，不念旧恶，怨是用希。”“求仁得仁，又何怨乎？”余悲伯夷之意，睹轶诗可异焉。其传曰：

伯夷、叔齐，孤竹君之二子也。父欲立叔齐，及父卒，叔齐让伯夷。伯夷曰：“父命也。”遂逃去。叔齐亦不肯立而

逃之。国人立其中子。于是伯夷、叔齐闻西伯昌善养老，盍往归焉。及至，西伯卒，武王载木主，号为文王，东伐纣。伯夷、叔齐叩马而谏曰：“父死不葬，爰及干戈，可谓孝乎？以臣弑君，可谓仁乎？”左右欲兵之。太公曰：“此义人也。”扶而去之。武王已平殷乱，天下宗周，而伯夷、叔齐耻之，义不食周粟，隐于首阳山，采薇而食之。及饿且死，作歌。其辞曰：“登彼西山兮，采其薇矣。以暴易暴兮，不知其非矣。神农、虞、夏忽焉没兮，我安适归矣？于嗟徂兮，命之衰矣！”

遂饿死于首阳山。

由此观之，怨邪非邪？

注 索隐谓悲其兄弟相让，又义不食周粟而饿死。睹音鬻。轶音逸。谓见逸诗之文，即下采薇之诗是也。不编入三百篇，故云逸诗也。可异焉者，按论语云“求仁得仁，又何怨乎”。今其诗云“我安适归矣，于嗟徂兮，命之衰矣”。

是怨词也，故云可异焉。

注 索隐按：“其传”盖韩诗外传及吕氏春秋也。其传云孤竹君，是殷汤三月丙寅日所封。相传至夷、齐之父，名初，字子朝。伯夷名允，字公信。叔齐名致，字公达。解者云夷，齐，谥也；伯，仲，又其长少之字。按：地理志孤竹城在辽西令支县。应劭云伯夷之国也。其君姓墨胎氏。正义本前注“丙寅”作“殷汤正月三日丙寅”。括地志云：“孤竹古城在卢龙县南十二里，殷时诸侯孤竹国也。”

注 索隐刘氏云：“盍者，疑辞。盖谓其年老归就西伯也。”

注 集解马融曰：“首阳山在河东蒲阪华山之北，河曲之中。”正义曹大家注幽通赋云：“夷齐饿于首阳山，在陇西首。”

又戴延之西征记云：“洛阳东北首阳山有夷齐祠。”今在偃师县西北。又孟子云：“夷、齐避纣，居北海之滨。”

首阳山，说文云首阳山在辽西。史传及诸书，夷、齐饿于首阳凡五所，各有案据，先后不详。庄子云：“伯夷、叔齐西至岐阳，见周武王伐殷，曰：‘吾闻古之士，遭治世不避其任，遇乱世不为苟存。今天下闇，周德衰，其并乎周以涂吾身也，不若避之以絜吾行。’二子北至于首阳之山，遂饥饿而死。”又下诗“登彼西山”，是今清源县首阳山，在岐阳西北，明即夷、齐饿死处也。

注 索隐薇，蕨也。尔雅云：“蕨，菜也。”正义陆玑毛诗草木疏云：“薇，山菜也。茎叶皆似小豆，蔓生，其味亦如小豆藿，可作羹，亦可生食也。”

注 索隐按：西山即首阳山也。

注 索隐谓以武王之暴臣易殷纣之暴主，而不自知其非矣。

注 索隐言羲、农、虞、夏敦朴禅让之道，超忽久矣，终没矣。今逢此君臣争夺，故我安适归矣。

注 索隐于嗟，嗟叹之辞也。徂者，往也，死也。言己今日饿死，亦是运命衰薄，不遇大道之时，至幽忧而饿死。

注 索隐太史公言己观此诗之情，夷、齐之行似是有所怨邪？又疑其云非是怨邪？

或曰：“天道无亲，常与善人。”若伯夷、叔齐，可谓善人者非邪？积仁絜行如此而饿死！且七十子之徒，仲尼独荐颜渊为好学。然回也屡空，糟啜不厌，而卒蚤夭。天之报施善人，其何如哉？盗跖日杀不辜，肝人之肉，暴戾恣睢，聚党数千人横行天下，竟以寿终。是遵何德哉？此其尤大彰明较著者也。

若至近世，操行不轨，专犯忌讳，而终身逸乐，富厚

累世不绝。或择地而蹈之，时然后出言，行不由径，非公正不发愤，而遇祸灾者，不可胜数也。余甚惑焉，傥所谓天道，是邪非邪？

注 索隐又论云若夷、齐之行如此，可谓善人者邪，又非善人者邪，亦疑也。

注 索隐厌者，饫也，不厌谓不饱也。糟餽，贫者之所餐也，故曰“糟餽之妻”是也。然颜生箠食瓢饮，亦未见“糟餽”之文也。

注 索隐“跖”及注作“跖”，并音之石反。按：盗跖，柳下惠之弟，亦见庄子，为篇名。正义按：跖者，黄帝时大盗之名。以柳下惠弟为天下大盗，故世放古，号之盗跖。

注 索隐刘氏云“谓取人肉为生肝”，非也。按：庄子云“跖方休卒太山之阳，脍人肝而脯之”。

注 索隐暴戾谓凶暴而恶戾也。邹诞生恣音资，睢音千余反。刘氏恣音如字，睢音休季反。恣睢谓恣行为睢恶之貌也。正义睢，仰白目，怒貌也。言盗跖凶暴，恶戾，恣性，怒白目也。

注 集解皇览曰：“盗跖顷在河东大阳，临河曲，直弘农华阴县潼乡。”按：

盗跖即柳下惠弟也。索隐直音如字。直者，当也。或音值，非也。潼音同。按：

潼，水名，因为乡，今之潼津关是，亦为县也。正义括地志云：“盗跖顷在陕州河北县西二十里。河北县本汉大阳县也。又今齐州平陵县有盗跖顷，未详也。”

注 索隐言盗跖无道，横行天下，竟以寿终，是其人遵行何德而致此哉？

注 索隐按：较，明也。言伯夷有德而饿死，盗跖暴戾而寿终，是贤不遇而恶道长，尤大着明之证也。

注 索隐谓若鲁桓、楚灵、晋献、齐襄之比皆是。

注 索隐谓不仕暗君，不饮盗泉，裹足高山之顶，窜迹沧海之滨是也。正义谓北郭骆、鲍焦等是也。

注 索隐按：论语“夫子时然后言”。

注 索隐按：论语澹台灭明之行也。

注 索隐谓人臣之节，非公正之事不感激发愤。或出忠言，或致身命，而卒遇祸灾者，不可胜数。谓龙逢、比干、屈平、伍胥之属是也。

注 索隐太史公惑于不轨而逸乐，公正而遇灾害，为天道之非而又是邪？

深感之也。盖天道玄远，聪听暂遗，或穷通数会，不由行事，所以行善未必福，行恶未必祸，故先达皆犹昧之也。正义傥音他荡反。傥，未定之词也。为天道不敢的言是非，故云傥也。

子曰“道不同不相为谋”，亦各从其志也。故曰“富贵如可求，虽执鞭之士，吾亦为之。如不可求，从吾所好”。

“岁寒，然后知松柏之后凋”。举世混浊，清士乃见。岂以其重若彼，其轻若此哉？

注 正义太史公引孔子之言证前事也。言天道人道不同，一任其运遇，亦各从其志意也。

注 集解郑玄曰：“富贵不可求而得之，当修德以得之。若于道可求而得之者，虽执鞭贱职，我亦为之。”

注 集解孔安国曰：“所好者古人之道。”

注 集解何晏曰：“大寒之岁，觚木皆死，然后松柏少凋

伤；平岁觿木亦有不死者，故须岁寒然后别之。喻凡人处治世，亦能自修整，与君子同，在浊世然后知君子之正不苟容也。”

注 索隐老子曰：“国家昏乱，始有忠臣”，是举代混浊，则士之清絜者乃彰见，故上文“岁寒然后知松柏之后雕”，先为此言张本也。正义言天下混乱，清絜之士不挠，不苟合于盗跖也。

注 索隐按：谓伯夷让德之重若彼，而采薇饿死之轻若此。又一解云，操行不轨，富厚累代，是其重若彼；公正发愤而遇祸灾，是其轻若此也。正义重谓盗跖等也。轻谓夷、齐、由、光等也。

“君子疾没世而名不称焉。”贾子曰：“贪夫徇财，烈士徇名，夸者死权，觿庶冯生。”“同明相照，同类相求。”“云从龙，风从虎，圣人作而万物鬻。”伯夷、叔齐虽贤，得夫子而名益彰。

颜渊虽笃学，附骥尾而行益显。岩穴之士，趣舍有时若此，类名堙灭而不称，悲夫！闾巷之人，欲砥行立名者，非附青云之士，恶能施于后世哉？

注 索隐自此已下，虽论伯夷得夫子而名彰，颜回附骥尾而行着，盖亦欲微见己之着撰不已，亦是疾没世而名不称焉，故引贾子“贪夫徇财，烈士徇名”是也。又引“同明相照，同类相求”，“云从龙，风从虎”者，言物各以类相求。

故太史公言己亦是操行廉直而不用于代，卒陷非罪，与伯夷相类，故寄此而发论也。正义君子疾没世后惧名堙灭而不称，若夷、齐、颜回絜行立名，后代称述，亦太史公欲渐见己立名著述之美也。

注 索隐贾子，贾谊也。谊作鵬鸟赋云然，故太史公引之

而称“贾子”也。

注 正义徇，才迅反。徇，求也。瓚云：“以身从物曰徇。”

注 索隐言贪权势以矜夸者，至死不休，故云“死权”也。

注 索隐冯者，恃也，音爨。言觴庶之情，盖恃矜其生也。

邹诞本作“每生”。

每者，冒也，即贪冒之义。正义太史公引贾子譬作史记，若贪夫徇〔财，烈士徇〕名，夸者死权，觴庶冯生，乃成其史记。

注 索隐已下并易系辞文也。

注 正义天欲雨而柱础润，谓同德者相应。

注 集解王肃曰：“龙举而景云属，虎啸而谷风兴。”张璠曰：“犹言龙从云，虎从风也。”

注 集解马融曰：“作，起也。”索隐按：又引此句者，谓圣人起而居位，则万物之情皆得鬻见，故己今日又得著书言世情之轻重也。正义此有识也。圣人有养生之德，万物有长育之情，故相感应也。此以上至“同明相照”是周易干象辞也。太史公引此等相感者，欲见述作之意，令万物有睹也。孔子歿后五百岁而已当之，故作史记，使万物见鬻之也。太史公序传云：“先人有言：‘自周公卒五百岁而有孔子，孔子卒后至于今五百岁，有能绍名世，正易传，继春秋，本诗书礼乐之际，意在斯乎！’小子何敢让焉。”作述六经云：“易着天地阴阳四时五行，故长于变。礼经纪人伦，故长于行。书记先王之事，故长于政。诗记山川溪谷禽兽草木牝牡雌雄，故长于风。乐乐所以立，故长于和。春秋辨是非，故长于治人。是故礼以节人，乐以发和，书以道事，诗以达意，易以道化，春秋以道义。拨乱世反之正，莫近于春秋。”按：述作而万物睹见。

注 正义伯夷、叔齐虽有贤行，得夫子称扬而名益彰着。

万物虽有生养之性，得太史公作述而世事益睹见。

注 索隐按：苍蝇附骥尾而致千里，以譬颜回因孔子而名彰也。

注 正义趣音趋。舍音舍。趣，向也。舍，废也。言隐处之士，时有附骥尾而名晓达；若埋灭不称数者，亦可悲痛。

注 正义砥音旨。砺行修德在乡闾者，若不托贵大之士，何得封侯爵赏而名留后代也？

【索隐述赞】天道平分，与善徒云。贤而饿死，盗且聚醜。吉凶倚伏，报施纠纷。子罕言命，得自前闻。嗟彼素士，不附青云！

史记卷六十二

列传二 管晏列传

管仲夷吾者，颖上人也。少时常与鲍叔牙游，鲍叔知其贤。管仲贫困，常欺鲍叔，鲍叔终善遇之，不以为言。已而鲍叔事齐公子小白，管仲事公子纠。及小白立为桓公，公子纠死，管仲囚焉。鲍叔遂进管仲。管仲既用，任政于齐，齐桓公以霸，九合诸侯，一匡天下，管仲之谋也。

注 索隐颖，水名。地理志颖水出阳城。汉有颖阳、临颖二县，今亦有颖上县。正义韦昭云：“夷吾，姬姓之后，管严之子敬仲也。”

注 索隐吕氏春秋：“管仲与鲍叔同贾南阳，及分财利，而管仲尝欺鲍叔，多自取。鲍叔知其有母而贫，不以为贪也。”

注 正义齐世家云：“鲍叔牙曰：‘君将治齐，则高傒与叔牙足矣。君且欲霸王，非管夷吾不可。夷吾所居国国重，不可失也。’于是桓公从之。”韦昭云：

“鲍叔，齐大夫，姒姓之后，鲍叔之子叔牙也。”

注 正义管子云：“相齐以九惠之教，一曰老，二曰慈，三曰孤，四曰疾，五曰独，六曰病，七曰通，八曰赈，九曰绝也。”

管仲曰：“吾始困时，尝与鲍叔贾，分财利多自与，鲍

叔不以我为贪，知我贫也。吾尝为鲍叔谋事而更穷困，鲍叔不以我为愚，知时有利不利也。吾尝三仕三见逐于君，鲍叔不以我为不肖，知我不遭时也。吾尝三战三走，鲍叔不以我怯，知我有老母也。公子纠败，召忽死之，吾幽囚受辱，鲍叔不以我为无耻，知我不羞小节而耻功名不显于天下也。生我者父母，知我者鲍子也。”

注 正义音古。

鲍叔既进管仲，以身下之。子孙世禄于齐，有封邑者十余世，常为名大夫。

天下不多管仲之贤而多鲍叔能知人也。

注 索隐按：系本云“庄仲山产敬仲夷吾，夷吾产武子鸣，鸣产桓子启方，启方产成子孺，孺产庄子卢，卢产悼子其夷，其夷产襄子武，武产景子耐涉，耐涉产微，凡十代”。系谱同。

管仲既任政相齐，以区区之齐在海滨，通货积财，富国强兵，与俗同好恶。故其称曰：“仓廩实而知礼节，衣食足而知荣辱，上服度则六亲固。

四维不张，国乃灭亡。下令如流水之原，令顺民心。”故论卑而易行。

俗之所欲，因而予之；俗之所否，因而去之。

注 正义国语云：“齐桓公使鲍叔为相，辞曰：‘臣之不若夷吾者五：宽和惠民，不若也；治国家不失其柄，不若也；

忠惠可结于百姓，不若也；制礼义可法于四方，不若也；执枹鼓立于军门，使百姓皆加勇，不若也。’”注 正义齐国东滨海也。

注 索隐是夷吾著书所称管子者，其书有此言，故略举其要。

注 正义上之服御物有制度，则六亲坚固也。六亲谓外祖父母一，父母二，姊妹三，妻兄弟之子四，从母之子五，女之子六也。王弼云“父、母、兄、弟、妻、子也”。

注 集解管子曰：“四维，一曰礼，二曰义，三曰廉，四曰耻。”

注 正义言为政令卑下鲜少，而百姓易作行也。

其为政也，善因祸而为福，转败而为功。贵轻重，慎权衡。桓公实怒少姬，南袭蔡，管仲因而伐楚，责包茅不入贡于周室。桓公实北征山戎，而管仲因而令燕修召公之政。于柯之会，桓公欲背曹沫之约，管仲因而信之，诸侯由是归齐。故曰：“知与之为取，政之宝也。”

注 索隐轻重谓钱也。今管子有轻重篇。

注 正义轻重谓耻辱也，权衡谓得失也。有耻辱甚贵重之，有得失甚戒慎之。

注 索隐按：谓怒荡舟之姬，归而未绝，蔡人嫁之。

注 正义今齐州东阿也。

注 索隐沫音昧，亦音末。左传作“曹刿”。正义沫，莫葛反。

注 正义以劫许之，归鲁侵地。

注 索隐老子曰“将欲取之，必固与之”，是知此为政之所宝也。

管仲富拟于公室，有三归、反坫，齐人不以为侈。管仲卒，齐国遵其政，常强于诸侯。后百余年而有晏子焉。

注 正义三归，三姓女也。妇人谓嫁曰归。

注 正义括地志云：“管仲顷在青州临淄县南二十一里牛山之阿。说苑云‘齐桓公使管仲治国，管仲对曰：“贱不能临贵。”桓公以为上卿，而国不治，曰：

“何故？”管仲对曰：“贫不能使富。”桓公赐之齐市租，而国不治。桓公曰：

“何故？”对曰：“疏不能制近。”桓公立以为仲父，齐国大安，而遂霸天下。’孔子曰：‘管仲之贤而不得此三权者，亦不能使其君南面而称伯。’”

晏平仲婴者，莱之夷维人也。事齐灵公、庄公、景公，以节俭力行重于齐。既相齐，食不重肉，妾不衣帛。其在朝，君语及之，即危言；语不及之，即危行。国有道，即顺命；无道，即衡命。以此三世显名于诸侯。

注 集解刘向别录曰：“莱者，今东莱地也。”索隐名婴，平谥，仲字。父桓子名弱也。正义晏氏齐记云齐城三百里有夷安，即晏平仲之邑。汉为夷安县，属高密国。应劭云故莱夷维邑。

注 索隐按：系家及系本灵公名环，庄公名光，景公名杵臼也。

注 正义谓己谦让，非云功能。

注 正义行，下孟反。谓君不知己，增修业行，畏责及也。

注 正义衡，秤也。谓国无道制秤量之，可行即行。

越石父贤，在缙绁中。晏子出，遭之涂，解左骖赎之，载归。弗谢，入闺。

久之，越石父请绝。晏子懼然，摄衣冠谢曰：“婴虽不仁，免于于厄，何子求绝之速也？”石父曰：“不然。吾闻君

子拙于不知己而信于知己者。方吾在纆继中，彼不知我也。夫子既已感寤而赎我，是知己；知己而无礼，固不如在纆继之中。”晏子于是延入为上客。

注 正义纆音力追反。纆，黑索也。继，系也。晏子春秋云：“晏子之晋，至中牟，鬻弊冠反裘负薪，息于途侧。晏子问曰：‘何者？’对曰：‘我石父也。苟免饥冻，为人臣仆。’晏子解左骖赎之，载与俱归。”

按：与此文小异也。

注 正义懼，默缚反。

注 索隐信读曰申，古周礼皆然也。申于知己谓以彼知我而我志获申。

晏子为齐相，出，其御之妻从门闲而窥其夫。其夫为相御，拥大盖，策驷马，意气扬扬甚自得也。既而归，其妻请去。夫问其故。妻曰：“晏子长不满六尺，身相齐国，名显诸侯。今者妾观其出，志念深矣，常有以自下者。今子长八尺，乃为人仆御，然子之意自以为足，妾是以求去也。”其后夫自抑损。晏子怪而问之，御以实对。晏子荐以为大夫。

注 集解皇览曰：“晏子頔在临淄城南淄水南桓公頔西北。”正义注皇览云：

“晏子頔在临淄城南淄水南桓公頔西北。”括地志云：“齐桓公墓在青州临淄县东南二十三里鼎足上。”又云：“齐晏婴頔在齐子城北门外。晏子云‘吾生近市，死岂易吾志’。乃葬故宅后，人名曰清节里。”按：恐皇览误，乃管仲頔也。

太史公曰：吾读管氏牧民、山高、乘马、轻重、九府，及晏子春秋，详哉其言之也。既见其著书，欲观其行事，故

次其传。至其书，世多有之，是以不论，论其轶事。

注 集解刘向别录曰：“九府书民闲无有。山高一名形势。”索隐皆管氏所着书篇名也。按：九府，盖钱之府藏，其书论铸钱之轻重，故云轻重九府。余如别录之说。正义七略云管子十八篇，在法家。

注 索隐按：婴所著书名晏子春秋。今其书有七篇，故下云“其书世多有”也。正义七略云晏子春秋七篇，在儒家。

注 正义轶音逸。

管仲世所谓贤臣，然孔子小之。岂以为周道衰微，桓公既贤，而不勉之至王，乃称霸哉？语曰“将顺其美，匡救其恶，故上下能相亲也”。岂管仲之谓乎？

注 正义言管仲世所谓贤臣，孔子所以小之者，盖以为周道衰，桓公贤主，管仲何不劝勉辅弼至于帝王，乃自称霸主哉？故孔子小之云。盖为前疑夫子小管仲为此。

注 正义言管仲相齐，顺百姓之美，匡救国家之恶，令君臣百姓相亲者，是管之能也。

方晏子伏庄公尸哭之，成礼然后去，岂所谓“见义不为无勇”者邪？至其谏说，犯君之颜，此所谓“进思尽忠，退思补过”者哉！假令晏子而在，余虽为之执鞭，所忻慕焉。

注 索隐按：左传崔杼弑庄公，晏婴入，枕庄公尸股而哭之，成礼而出，崔杼欲杀之是也。

注 索隐太史公之羡慕仰企平仲之行，假令晏生在世，己虽与之为仆隶，为之执鞭，亦所忻慕。其好贤乐善如此。贤哉良史，可以示人臣之炯戒也。

【索隐述赞】夷吾成霸，平仲称贤。粟乃实廩，豆不掩肩。转祸为福，危言获全。孔赖左衽，史忻执鞭。成礼而去，人望存焉。

卷史记六十三

列传三 老子韩非列传

老子者，楚苦县厉乡曲仁里人也，姓李氏，名耳，字柳，周守藏室之史也。

注 正义朱韬玉札及神仙传云：“老子，楚国苦县濑乡曲仁里人。姓李，名耳，字伯阳，一名重耳，外字柳，身長八尺八寸，黄色美眉，长耳大目，广额疏齿，方口厚唇，额有三五达理，日角月悬，鼻有双柱，耳有三门，足蹈二五，手把十文。周时人，李母八十一年而生。”又玄妙内篇云：“李母怀胎八十一载，逍遥李树下，乃割左腋而生。”又云：“玄妙玉女梦流星入口而有娠，七十二年而生老子。”又上元经云：“李母昼夜见五色珠，大如弹丸，自天下，因吞之，即有娠。”张君相云：“老子者是号，非名。老，考也。子，孳也。考教觴理，达成圣孳，乃孳生万理，善化济物无遗也。”

注 集解地理志曰苦县属陈国。索隐按：地理志苦县属陈国者，误也。苦县本属陈，春秋时楚灭陈，而苦又属楚，故云楚苦县。至高帝十一年，立淮阳国，陈县、苦县皆属焉。裴氏所引不明，见苦县在陈县下，因云苦属陈。今检地理志，苦实属淮阳郡。苦音怙。正义按年表云淮阳国，景帝三年废。至天汉修史之时，楚节王纯都彭城，相近。疑苦此时属楚国，故太

史公书之。括地志云：“苦县在亳州谷阳县界。有老子宅及庙，庙中有九井尚存，在今亳州真源县也。”厉音赖。晋太康地记云：“苦县城东有濂乡祠，老子所生地也。”

注 索隐按：葛玄曰“李氏女所生，因母姓也。”又云“生而指李树，因以为姓”。

注 索隐按：许慎云“柳，耳曼也”。故名耳，字柳。有本字伯阳，非正也。

然老子号伯阳父，此传不称也。正义柳，耳漫无轮也。神仙传云：“外字曰柳。”

按：字，号也。疑老子耳漫无轮，故世号曰柳。

注 索隐按：藏室史，周藏书室之史也。又张苍传“老子为柱下史”，盖即藏室之柱下，因以为官名。正义藏，在浪反。

孔子适周，将问礼于老子。老子曰：“子所言者，其人与骨皆已朽矣，独其言在耳。且君子得其时则驾，不得其时则蓬累而行。吾闻之，良贾深藏若虚，君子盛德容貌若愚。去子之骄气与多欲，态色与淫志，是皆无益于子之身。吾所以告子，若是而已。”孔子去，谓弟子曰：“鸟，吾知其能飞；鱼，吾知其能游；兽，吾知其能走。走者可以为罔，游者可以为纶，飞者可以为矰。至于龙，吾不能知其乘风云而上天。吾今日见老子，其犹龙邪！”

注 索隐大戴记亦云然。

注 索隐刘氏云：“蓬累犹扶持也。累音六水反。说者云头戴物，两手扶之而行，谓之蓬累也。”按：蓬者，盖也；累者，随也。以言若得明君则驾车服冕，不遭时则自覆盖相携随而去耳。正义蓬，沙磧上转蓬也。累，转行貌也。言君子得明主则驾车而事，不遭时则若蓬转流移而行，可止则止也。蓬，其状若蟠蒿，细叶，蔓生于沙漠中，风吹则根断，随风转移也。

幡蒿，江东呼为斜蒿云。

注 索隐良贾谓善货卖之人。贾音古。深藏谓隐其宝货，不令人见，故云“若虚”。而君子之人，身有盛德，其容貌谦退有若愚鲁之人然。嵇康高士传亦载此语，文则小异，云“良贾深藏，外形若虚；君子盛德，容貌若不足”也。

注 正义恣恣之容色与淫欲之志皆无益于夫子，须去除也。

老子修道德，其学以自隐无名为务。居周久之，见周之衰，乃遂去。至关，关令尹喜曰：“子将隐矣，强为我著书。”于是老子乃著书上下篇，言道德之意五千余言而去，莫知其所终。

注 索隐李尤函谷关铭云“尹喜要老子留作二篇”，而崔浩以尹喜又为散关令是也。正义抱朴子云：“老子西游，遇关令尹喜于散关，为喜着道德经一卷，谓之老子。”或以为函谷关。括地志云：“散关在岐州陈仓县东南五十二里。函谷关在陕州桃林县西南十二里。”强，其两反。为于伪反。

注 集解列仙传曰：“关令尹喜者，周大夫也。善内学星宿，服精华，隐德行仁，时人莫知。老子西游，喜先见其气，知真人当过，候物色而结之，果得老子。老子亦知其奇，为著书。与老子俱之流沙之西，服臣胜实，莫知其所终。

亦著书九篇，名关令子。”索隐列仙传是刘向所记。物色而结之，谓视其气物有异色而寻结之。又按：列仙传“老子西游，关令尹喜望见有紫气浮关，而老子果乘青牛而过也”。

或曰：老莱子亦楚人也，著书十五篇，言道家之用，与孔子同时云。

注 正义太史公疑老子或是老莱子，故书之。列仙传云：

“老莱子，楚人。当时世乱，逃世耕于蒙山之阳，莞葭为墙，蓬蒿为室，杖木为默，蓍艾为席，菹苳为食，垦山播种五谷。楚王至门迎之，遂去，至于江南而止。曰：‘鸟兽之解毛可绩而衣，其遗粒足食也。’”

盖老子百有六十余岁，或言二百余岁，以其修道而养寿也。

注 索隐此前古好事者据外传，以老子生年至孔子时，故百六十岁。或言二百余岁者，即以周太史儋为老子，故二百余岁也。正义盖，或，皆疑辞也。世不的知，故言“盖”及“或”也。玉清云老子以周平王时见衰，于是去。孔子世家云孔子问礼于老子在周景王时，孔子盖年三十也，去平王十二王。此传云儋即老子也，秦献公与烈王同时，去平王二十一王。说者不一，不可知也。故葛仙公序云“老子体于自然，生乎大始之先，起乎无因，经历天地终始，不可称载”。

自孔子死之后百二十九年，而史记周太史儋见秦献公曰：“始秦与周合，合五百岁而离，离七十岁而霸王者出焉。”或曰儋即老子，或曰非也，世莫知其然否。老子，隐君子也。

注 集解徐广曰：“实百一十九年。”

注 索隐按：周秦二本纪并云“始周与秦国合而别，别五百载又合，合七十岁而霸王者出”。然与此传离合正反，寻其意义，亦并不相违也。

老子之子名宗，宗为魏将，封于段干。宗子注，注子官，官玄孙假，假仕于汉孝文帝。而假之子解为胶西王卬太傅，因家于齐焉。

注 集解此云封于段干，段干应是魏邑名也。而魏世家有

段干木、段干子，田完世家有段干朋，疑此三人是姓段干也。本盖因邑为姓，左传所谓“邑亦如之”是也。风俗通氏姓注云姓段，名干木，恐或失之矣。天下自别有段姓，何必段干木邪！

注 索隐音铸。正义之树反。

注 索隐音古雅反。正义作“瑕”，音霞。

世之学老子者则绌儒学，儒学亦绌老子。”道不同不相为谋”，岂谓是邪？

李耳无为自化，清静自正。

注 索隐按：绌音黜。黜，退而后之也。

注 索隐此太史公因其行事，于当篇之末结以此言，亦是赞也。按：老子曰“我无为而民自化，我好静而民自正”，此是昔人所评老柳之德，故太史公于此引以记之。正义此都结老子之教也。言无所造为而自化，清静不挠而民自归正也。

庄子者，蒙人也，名周。周尝为蒙漆园吏，与梁惠王、齐宣王同时。

其学无所不窥，然其要本归于老子之言。故其著书十余万言，大抵率寓言也。作渔父、盗跖、胠箝，以诋訾孔子之徒，以明老子之术。畏累虚、亢桑子之属，皆空语无事实。

然善属书离辞，指事类情，用剽剥儒、墨，虽当世宿学不能自解免也。其言洸洋自恣以适己，故自王公大人不能器之。

注 集解地理志蒙县属梁国。索隐地理志蒙县属梁国。刘向别录云宋之蒙人也。正义郭缘生述征记云蒙县，庄周之本邑也。

注 正义括地志云：“漆园故城在曹州冤句县北十七里。”

此云庄周为漆园吏，即此。按：其城古属蒙县。

注 索隐大抵犹言大略也。其书十余万言，率皆立主客，使之相对语，故云“偶言”。又音寓，寓，寄也。故别录云“作人姓名，使相与语，是寄辞于其人，故庄子有寓言篇”。正义率音律。寓音遇。率犹类也。寓，寄也。

注 索隐胠篋犹言开篋也。胠音祛，亦音去。篋音去劫反。正义胠音丘鱼反。

篋音苦颊反。胠，开也。篋，箱类也。此庄子三篇名，皆诬毁自古圣君、贤臣、孔子之徒，营求名誉，咸以丧身，非抱素任真之道也。

注 索隐诋，讪也。诋音邸。訾音紫。谓诋讪毁訾孔子也。

注 索隐按：庄子“畏累虚”，篇名也，即老聃弟子畏累。邹氏畏音于鬼反，累音垒。刘氏畏音乌罪反，累路罪反。郭象云“今东莱也”。亢音庚。亢桑子，王劭本作“庚桑”。司马彪云“庚桑，楚人姓名也”。正义庄子云：“庚桑楚者，老子弟子，北居畏累之山。”成即云：“山在鲁，亦云在深州。”此篇寄庚桑楚以明至人之德，卫生之经，若槁木无情，死灰无心，祸福不至，恶有人灾。言庄子杂篇庚桑楚已下，皆空设言语，无有实事也。

注 正义属音烛。离辞犹分析其辞句也。

注 正义剽，疋妙反。剽犹攻击也。

注 索隐洸洋音汪羊二音，又音晃养。亦有本作“瀼”字。正义洋音翔。己音纪。

楚威王闻庄周贤，使使厚币迎之，许以为相。庄周笑谓楚使者曰：“千金，重利；卿相，尊位也。子独不见郊祭之牺牛乎？养食之数岁，衣以文绣，以入大庙。当是之时，虽欲为孤豚，岂可得乎？子亟去，无污我。我宁游戏污渎之

中自快，无为有国者所羈，终身不仕，以快吾志焉。”

注 正义威王当周显王三十年。

注 索隐孤者，小也，特也。愿为小豚不可得也。正义不髡也。豚，小猪。

临宰时，愿为孤小豚不可得也。

注 索隐音棘。亟犹急也。

注 索隐污音乌故反。

注 索隐音乌读二音。污渎，潢污之小渠渎也。

注 正义庄子云：“庄子钓于濮水之上，楚王使大夫往，曰：‘愿以境内累庄子。’持竿不顾，曰：‘吾闻楚有神龟，死二千岁矣，巾笥藏之庙堂之上。此龟宁死为留骨而贵乎？宁生曳尾泥中乎？’大夫曰：‘宁曳尾涂中。’庄子曰：‘往矣，吾将曳尾于涂中。’”与此传不同也。

申不害者，京人也，故郑之贱臣。学术以干韩昭侯，昭侯用为相。内修政教，外应诸侯，十五年。终申子之身，国治兵强，无侵韩者。

注 索隐申子名不害。按：别录云“京，今河南京县是也”。正义括地志云：

“京县故城在郑州荥阳县东南二十里，郑之京邑也。”

注 索隐按：术即刑名之法术也。

注 索隐王劭按：纪年云“韩昭侯之世，兵寇屡交”，异乎此言矣。

申子之学本于黄老而主刑名。著书二篇，号曰申子。

注 集解刘向别录曰：“今民闲所有上下二篇，中书六篇，

皆合二篇，已备，过于太史公所记也。”索隐今人闲有上下二篇，又有中书六篇，其篇中之言，皆合上下二篇，是书已备，过于太史公所记也。正义阮孝绪七略云申子三卷也。

韩非者，韩之诸公子也。喜刑名法术之学，而其归本于黄老。非为人口吃，不能道说，而善著书。与李斯俱事荀卿，斯自以为不如非。

注 正义阮孝绪七略云：“韩子二十卷。”韩世家云：“王安五年，非使秦。

九年，虜王安，韩遂亡。”

注 集解新序曰：“申子之书言人主当执术无刑，因循以督责臣下，其责深刻，故号曰‘术’。商鞅所为书号曰‘法’。

皆曰‘刑名’，故号曰‘刑名法术之书’。”索隐著书三十余篇，号曰韩子。

注 索隐按：刘氏云“黄老之法不尚繁华，清简无为，君臣自正。韩非之论诋驳浮淫，法制无私，而名实相称。故曰‘归于黄老’。”斯未为得其本旨。今按：韩子书有解老、喻老二篇，是大抵亦崇黄老之学耳。

注 正义音讫。

注 正义孙卿子二十二卷。名况，赵人，楚兰陵令。避汉宣帝讳，改姓孙也。

非见韩之削弱，数以书谏韩王，韩王不能用。于是韩非疾治国不务修明其法制，执势以御其臣下，富国强兵而以求人任贤，反举浮淫之蠹而加之于功实之上。以为儒者用文乱法，而侠者以武犯禁。宽则宠名誉之人，急则用介胄之士。今者所养非所用，所用非所养。悲廉直不容于邪枉之臣，观往者得失之变，故作孤愤、五蠹、内外储、说林、说难十余

万言。

注 索隐韩王安也。

注 正义介，甲也。胄，兜鍪也。

注 索隐言非疾时君以禄养其臣者，乃皆安禄养交之臣，非勇悍忠鯁及折冲御侮之人也。

注 索隐又言人主今临事任用，并非常所禄养之士，故难可尽其死力也。

注 索隐又悲奸邪谄谀之臣不容廉直之士。

注 正义韩非见王安不用忠良，今国消弱，故观往古有国之君，则得失之变异，而作韩子二十卷。

注 索隐此皆非所著书篇名也。孤愤，愤孤直不容于时也。五蠹，蠹政之事有五也。内外储，按韩子有内储、外储篇：内储言明君执术以制臣下，制之在己，故曰“内”也；外储言明君观听臣下之言行，以断其赏罚，赏罚在彼，故曰“外”也。储畜二事，所谓明君也。说林者，广说诸事，其多若林，故曰“说林”也。今韩子有说林上下二篇。说难者，说前人行事与己不同而诘难之，故其书有说难篇。

然韩非知说之难，为说难书甚具，终死于秦，不能自脱。

说难曰：

注 索隐说音税。难音奴干反。言游说之道为难，故曰说难。其书词甚高，故特载之。然此篇亦与韩子微异，烦省小大不同。刘伯庄亦申其意，粗释其微文幽旨，故有刘说也。

凡说之难，非吾知之有以说之难也；又非吾辩之难能明吾意之难也；又非吾敢横失能尽之难也。凡说之难，在知所说之心，可以吾说当之。

注 正义凡说难识情理，不当人主之心，恐犯逆鳞。说之难知，故言非吾知之有以说之乃为难。

注 正义能分明吾意以说之，亦又未为难也，尚非甚难。

注 索隐按：韩子“横失”作“横佚”。刘氏云：“吾之所言，无横无失，陈辞发策，能尽说情，此虽是难，尚非难也。”正义横，扩孟反。又非吾敢有横失，词理能尽说己之情，此虽是难，尚非极难。

注 索隐刘氏云：“开说之难，正在于此也。”按：所说之心者，谓人君之心也。言以人臣疏末射尊重之意，贵贱隔绝，旨趣难知，自非高识，莫近几会，故曰“说之难”也。乃须审明人主之意，必以我说合其情，故云“吾说当之”也。正义前者三说并未为难，凡说之难者，正在于此。言深辨知前人意，可以吾说当之，闇与前人心会，说则行，乃是难矣。

所说出于为名高者也，而说之以厚利，则见下节而遇卑贱，必弃远矣。所说出于厚利者也。而说之以名高，则见无心而远事情，必不收矣。所说实为厚利而显为名高者也，而说之以名高，则阳收其身而实疏之；若说之以厚利，则阴用其言而显弃其身。此之不可不知也。

注 索隐按：谓所说之主，中心本出欲立高名者也。故刘氏云“稽古羲黄，祖述尧舜”是也。

注 索隐谓人主欲立高名，说臣乃陈厚利，是其见下节也。既不会高情，故遇卑贱必被远斥矣。

注 索隐亦谓所说之君，出意本规厚利，而说臣乃陈名高之节，则是说者无心，远于我之事情，必不见收用也。故刘氏云“若秦孝公志于强国，而商鞅说以帝王，故怒而不用”。

注 索隐按：韩子“实”字作“隐”。按：显者，阳也。

谓其君实为厚利，而详作欲为名高之节也。正义前人必欲厚利，诈慕名高，则阳收其说，实疏远之。

注 索隐谓若下文云郑武公阴欲伐胡，而关其思极论深计，虽知说当，终遭显戮是也。正义前人好利厚，诈慕名高，说之以厚利，则阴用说者之言而显不收其身。说士不可不察。

夫事以密成，语以泄败。未必其身泄之也，而语及其所匿之事，如是者身危。

贵人有过端，而说者明言善议以推其恶者，则身危。周泽未渥也而语极知，说行而有功则德亡，说不行而有败则见疑，如是者身危。夫贵人得计而欲自以为功，说者与知焉，则身危。彼显有所出事，乃自以为也故，说者与知焉，则身危。强之以其所必不为，止之以其所不能已者，身危。

故曰：与之论大人，则以为闲己；与之论细人，则以为粥权。论其所爱，则以为借资；论其所憎，则以为尝己。

径省其辞，则不知而屈之；泛滥博文，则多而久之。顺事陈意，则曰怯懦而不尽；虑事广肆，则曰草野而倨侮。此说之难，不可不知也。

注 正义事多相类，语言或说其相类之事，前人觉悟，便成漏泄，故身危也。

注 正义人主有过失之端绪，而引美善之议以推人主之恶，则身危。

注 索隐按：谓人臣事上，其道未合，至周之恩未沾渥于下，而辄吐诚极言，其说有功则其德亦亡。亡，无也。韩子作“则见忘”，然“见忘”胜于“德亡”也。正义渥，沾濡也。人臣事君未周至之恩泽，而说事当理，事行有功，君不以为恩德，故德亡。

注 索隐又若说不行而有败则见疑，如是者身危。是恩意未深，辄评时政，不为所信，更致嫌疑，若下文所云邻父以墙坏有盗，却为见疑，即其类也。正义说事不行，或行有败坏，则必致危殆，若此者身危也。

注 正义与音预。人主先得其计己功，说者知前发其踪迹，身必危亡。

注 索隐谓人主明有所出事乃自以为功，而说者与知，是则以为闲，故身危也。正义人主明所出事，乃以有所营为，说者预知其计，而说者身亡危。

注 索隐刘氏云：“若项羽必欲衣锦东归，而说者强述关中，违旨忤情，自招诛灭也。”正义强，其两反。人主必不欲有为，而说者强令为之。

注 索隐刘氏云：“若汉景帝决废栗太子，而周亚夫强欲止之，竟不从其言，后遂下狱是也。”正义人主已营为，而说者强止之者，身危。

注 正义闲音纪菟反。说彼大人之短，以为窃己之事情，乃为刺讥闲也。

注 索隐按：韩非子“粥权”作“卖重”。谓荐彼细微之人，言堪大用，则疑其挟诈而卖我之权也。正义粥音育。刘伯庄云：“论则疑其挟诈卖己之权。”

注 正义说人主爱行，人主以为借己之资籍也。

注 正义论说人主所憎恶，人主则以为尝试于己也。

注 索隐按：谓人主意在文华，而说者但径捷省略其辞，则以说者为无知而见屈辱也。正义省，山景反。

注 索隐按：谓人主志在简要，而说者务于浮辞泛滥，博涉文华，则君上嫌其多迂诞，文而无当者也。正义泛滥，浮辞也。博文，广言句也。言浮说广陈，必多词理，时乃永久，人

主疲倦。

注 正义懦音乃乱反。说者陈言顺人主之意，则或怯懦而不尽事情也。

注 正义草野犹鄙陋也。广陈言词，多有鄙陋，乃成倨傲侮慢。

凡说之务，在知饰所说之所敬，而灭其所丑。彼自知其计，则毋以其失穷之；自勇其断，则毋以其敌怒之；自多其力，则毋以其难概之。规异事与同计，誉异人与同行者，则以饰之无伤也。有与同失者，则明饰其无失也。大忠无所拂悟，辞言无所击排，乃后申其辩知焉。此所以亲近不疑，知尽之难也。得旷日弥久，而周泽既渥，[一三]深计而不疑，交争而不罪，乃明计利害以致其功，直指是非以饰其身，以此相持，此说之成也。

注 索隐按：所说谓所说之主也。饰其所敬者，说士当知人主之所敬，而时以言辞文饰之。

注 索隐丑谓人主若有所避讳而丑之，游说者当灭其事端而不言也。

注 正义前人自知其失误，说士无以失误穷极之，乃为讷上也。

注 索隐按：谓人主自勇其断，说士无以己意而攻闲之，是以卑下之谋自敌于上，以致讷怒也。正义断音端乱反。刘伯庄云：“贵人断甲为是，说者以乙破之，乙之理难同，怒以下敌上也。”

注 索隐按：概犹格也。刘氏云：“秦昭王决欲攻赵，白起苦说其难，遂己之心，拒格君上，故致杜邮之僂也。”正义概，古代反。

注 正义刘伯庄云：“贵人与甲同计，与乙同行者，说士陈言无伤甲乙也。”

注 索隐按：上文言人主规事誉人，与某人同计同行，今说者之词不得伤于同计同行之人，仍可文饰其类也。又若人主与同失者，而说者则可以明饰其无失也。正义人主与甲同失，说者文饰甲之无失。

注 索隐拂音佛。言大忠之人，志在匡君于善，君初不从，则且退止，待君之说而又几谏，即不拂悟于君也。

正义拂悟当为“拂忤”，古字假借耳。拂，违也。忤，逆也。

注 索隐谓大忠说谏之辞，本欲归于安人兴化，而无别有所击射排摈。按：

韩子作“击摩”也。

注 正义言大忠之事，拟安民兴化，事在匡弼。君初亦不击排，乃后周泽沾濡，君臣道合，乃敢辩智说焉。此所以亲近而不见疑，是知尽之难。

注 集解徐广曰：“知，一作‘得’。难，一作‘辞’。”索隐谓人臣尽知事上之道难也。按：徐广曰“知，一作‘得’，难，一作‘辞’”。今按韩子作“得尽之辞”也。正义言说士知谈说之难也，为能尽此谈说之道，得当人主之心，君臣相合，乃是知尽之难也。

注 索隐谓君臣道合，旷日已久，是诚着于君也。

注 索隐谓君之渥泽周浹于臣，鱼水相须，盐梅相和也。

注 正义夫知尽之难，则君臣道合，故得旷日弥久。而周泽既渥，深计而君不疑，与君交争而不罪，而得明计国之利害以致其功，直指是非，任爵禄于身，以此君臣相执持，此说之成也。

伊尹为庖，百里奚为虏，皆所由于其上也。故此二子者，皆圣人也，犹不能无役身而涉世如此其污也，则非能仕之所设也。

注 正义殷本纪云“乃为有莘氏媵臣，负鼎俎，以滋味说汤致王道”是也。

注 正义晋世家云袭灭虞公，及大夫百里以媵秦穆姬也。

注 正义污音乌故反。庖虏是污。

注 索隐按：韩子作“非能士之所耻也”。

宋有富人，天雨墙坏。其子曰“不筑且有盗”，其邻人之父亦云，暮而果大亡其财，其家甚知其子而疑邻人之父。昔者郑武公欲伐胡，乃以其子妻之。

因问髡臣曰：“吾欲用兵，谁可伐者？”关其思曰：“胡可伐。”乃戮关其思，曰：“胡，兄弟之国也，子言伐之，何也？”胡君闻之，以郑为亲己而不备郑。

郑人袭胡，取之。此二说者，其知皆当矣，然而甚者为戮，薄者见疑。非知之难也，处知则难矣。

注 正义其子邻父说皆当矣，而切见疑，非处知则难乎！

注 正义世本云：“胡，归姓也。”括地志云：“胡城在豫州鄆城县界。”

注 正义当，当浪反。

昔者弥子瑕见爱于卫君。卫国之法，窃驾君车者罪至刖。既而弥子之母病，人闻，往夜告之，弥子矫驾君车而出。君闻之而贤之曰：“孝哉，为母之故而犯刖罪！”与君游果园，弥子食桃而甘，不尽而奉君。君曰：“爱我哉，忘其口而念我！”及弥子色衰而爱弛，得罪于君。君曰：“是尝矫驾吾车，又

尝食我以其余桃。”故弥子之行未变于初也，前见贤而后获罪者，爱憎之至变也。故有爱于主，则知当而加亲；见憎于主，则罪当而加疏。故谏说之士不可不察爱憎之主而后说之矣。

夫龙之为虫也，可扰狎而骑也。然其喉下有逆鳞径尺，人有婴之，则必杀人。人主亦有逆鳞，说之者能无婴人主之逆鳞，则几矣。

注 正义龙，虫类也。故言“龙之为虫”。

注 索隐按：几，庶也。谓庶几于善谏说也。正义说者能不犯人主逆鳞，则庶几矣。

人或传其书至秦。秦王见孤愤、五蠹之书，曰：“嗟乎，寡人得见此人与之游，死不恨矣！”李斯曰：“此韩非之所著书也。”秦因急攻韩。韩王始不用非，及急，乃遣非使秦。秦王悦之，未信用。李斯、姚贾害之，毁之曰：“韩非，韩之诸公子也。今王欲并诸侯，非终为韩不为秦，此人之情也。今王不用，久留而归之，此自遗患也，不如以过法诛之。”秦王以为然，下吏治非。李斯使人遗非药，使自杀。韩非欲自陈，不得见。秦王后悔之，使人赦之，非已死矣。

注 集解战国策曰：“秦王封姚贾千户，以为上卿。韩非短之曰：‘贾，梁监门子，盗于梁，臣于赵而逐。取世监门子梁大盗赵逐臣与同社稷之计，非所以励髡臣也。’王召贾问之，贾答云云，乃诛韩非也。”

申子、韩子皆著书，传于后世，学者多有。余独悲韩子为说难而不能自脱耳。

太史公曰：老子所贵道，虚无，因应变化于无为，故著书辞称微妙难识。庄子散道德，放论，要亦归之自然。申子卑卑，

施之于名实。韩子引绳墨，切事情，明是非，其极惨礲少恩。皆原于道德之意，而老子深远矣。

注 集解自勉励之意也。索隐刘氏云：“卑卑，自勉励之意也。”

注 集解礲，胡革反。用法惨急而鞫礲深刻。索隐惨，七感反。礲，胡革反。

按：谓用法惨急而鞫礲深刻也。

【索隐述赞】伯阳立教，清净无为。道尊东鲁，鉅鞞西垂。庄蒙栩栩，申害卑卑。刑名有术，说难极知。悲彼周防，终亡李斯。

史记卷六十四

列传四 司马穰苴列传

司马穰苴者，田完之苗裔也。齐景公时，晋伐阿、甄，而燕侵河上，齐师败绩。景公患之。晏婴乃荐田穰苴曰：“穰苴虽田氏庶馭，然其人文能附鱗，武能威敌，愿君试之。”景公召穰苴，与语兵事，大说之，以为将军，将兵扞燕晋之师。穰苴曰：“臣素卑贱，君擢之间伍之中，加之大夫之上，士卒未附，百姓不信，人微权轻，愿得君之宠臣，国之所尊，以监军，乃可。”于是景公许之，使庄贾往。穰苴既辞，与庄贾约曰：“旦日日中会于军门。”穰苴先驰至军，立表下漏待贾。贾素骄贵，以为将己之军而已为监，不甚急；

亲戚左右送之，留饮。日中而贾不至。穰苴则仆表决漏，入，行军勒兵，申明约束。约束既定，夕时，庄贾乃至。穰苴曰：“何后期为？”贾谢曰：

“不佞大夫亲戚送之，故留。”穰苴曰：“将受命之日则忘其家，临军约束则忘其亲，援枹鼓之急则忘其身。今敌国深侵，邦内骚动，士卒暴露于境，君寝不安席，食不甘味，百姓之命皆悬于君，何谓相送乎！”召军正问曰：“军法期而后至者云何？”对曰：“当斩。”庄贾惧，使人驰报景公，请救。既往，未及反，于是遂斩庄贾以徇三军。三军之士皆振栗。

久之，景公遣使者持节赦贾，驰入军中。穰苴曰：“将在

军，君令有所不受。”

问军正曰：“驰三军法何？”正曰：“当斩。”使者大惧。穰苴曰：“君之使不可杀之。”乃斩其仆，车之左骖，马之左骖，以徇三军。遣使者还报，然后行。士卒次舍井醪饮食问疾医药，身自拊循之。悉取将军之资粮享士卒，身与士卒平分粮食。最比其羸弱者，三日而后勒兵。病者皆求行，争奋出为之赴战。晋师闻之，为罢去。燕师闻之，度水而解。

于是追击之，遂取所亡封内故境而引兵归。未至国，释兵旅，解约束，誓盟而后入邑。景公与诸大夫郊迎，劳师成礼，然后反归寝。既见穰苴，尊为大司马。

田氏日以益尊于齐。

注 索隐按：穰苴，名，田氏之族，为大司马，故曰司马穰苴。正义穰音若羊反。苴音子徐反。田穰苴为司马官，主兵。

注 索隐按：阿、甄皆齐邑。晋太康地记曰“阿即东阿也”。地理志云甄城县属济阴也。

注 正义河上，黄河南岸地，即沧德二州北界。

注 索隐谓命之为将，以将军也。将音即匠反。遂以将军为官名。故尸子曰“十万之师，无将军则乱”。六国时有其官。

注 索隐按：旦日谓明日。日中时期会于军门也。

注 索隐按：立表谓立木为表以视日景，下漏谓下漏水以知刻数也。

注 正义己音纪。监，甲暂反。

注 索隐仆音赴。按：仆者，卧其表也。决漏谓决去壶中漏水。以贾失期，过日中故也。

注 索隐上音袁，下音孚。正义援，作“操”。枹音孚，谓鼓挺也。

注 集解魏武帝曰：“苟便于事，不拘君命。”

注 索隐按：谓斩其使者之仆，及车之左馾。馾，当作“鞞”，并音附，谓车循外立木，承重较之材。又斩其马之左骖，以御者在左故也。正义鞞音附。

刘伯庄云：“馾者，箱外之立木，承重校者。”

注 正义徇，行示也。

注 正义比音(卑)必耳反。

注 正义度黄河水北去而解。

已而大夫鲍氏、高、国之属害之，谮于景公。景公退穰苴，苴发疾而死。田乞、田豹之徒由此怨高、国等。其后及田常杀简公，尽灭高子、国子之族。至常曾孙和，因自立为齐威王，用兵行威，大放穰苴之法，而诸侯朝齐。

注 索隐田乞，田僖子也。豹亦僖子之族。

注 索隐按：此文误也，当云田和自立，至其孙，因号为齐威王。故系家云田和自立，号太公，其孙因齐，号为威王。

注 正义放，方往反。

齐威王使大夫追论古者司马兵法而附穰苴于其中，因号曰司马穰苴兵法。

太史公曰：余读司马兵法，闳廓深远，虽三代征伐，未能竟其义，如其文也，亦少矐矣。若夫穰苴，区区为小国行师，何暇及司马兵法之揖让乎？世既多司马兵法，以故不论，着穰苴之列传焉。

注 索隐按：谓司马法说行兵，揖让有三代之法，而齐区区小国，又当战国之时，故云“亦少矐矣”。

【索隐述赞】燕侵河上，齐师败绩。婴荐穰苴，武能威敌。斩贾以徇，三军惊惕。我卒既强，彼寇退壁。法行司马，实赖宗戚。

史记卷六十五

列传五 孙子吴起列传

孙子武者，齐人也。以兵法见于吴王阖庐。阖庐曰：“子之十三篇，吾尽观之矣，可以小试勒兵乎？”对曰：“可。”阖庐曰：“可试以妇人乎？”曰：

“可。”于是许之，出宫中美女，得百八十人。孙子分为二队，以王之宠姬二人各为队长，皆令持戟。令之曰：“汝知而心与左右手背乎？”妇人曰：“知之。”孙子曰：“前，则视心；左，视左手；右，视右手；后，即视背。”妇人曰：“诺。”约束既布，乃设鈇钺，即三令五申之。于是鼓之右，妇人大笑。孙子曰：“约束不明，申令不熟，将之罪也。”复三令五申而鼓之左，妇人复大笑。

孙子曰：“约束不明，申令不熟，将之罪也；既已明而不如法者，吏士之罪也。”

乃欲斩左古队长。吴王从台上观，见且斩爱姬，大骇。趣使使下令曰：“寡人已知将军能用兵矣。寡人非此二姬，食不甘味，愿勿斩也。”孙子曰：“臣既已受命为将，将在军，君命有所不受。”遂斩队长二人以徇。用其次为队长，于是复鼓之。妇人左右前后跪起皆中规矩绳墨，无敢出声。于是孙子使使报王曰：“兵既整齐，王可试下观之，唯王所欲用之，虽赴水火犹可也。”吴王曰：“将军罢休就舍，寡人不愿下观。”

孙子曰：“王徒好其言，不能用其实。”于是阖庐知孙子能用兵，卒以为将。西破强楚，入郢，北威齐晋，显名诸侯，孙子与有力焉。

注 正义魏武帝云：“孙子者，齐人。事于吴王阖闾，为吴将，作兵法十三篇。”

注 正义七录云孙子兵法三卷。案：十三篇为上卷，又有中下二卷。

注 索隐上音徒对反。下音竹两反。

注 索隐趣音促，谓急也。下“使”音色吏反。

孙武既死，后百余岁有孙臧。臧生阿鄆之闲，臧亦孙武之后世子孙也。孙臧尝与庞涓俱学兵法。庞涓既事魏，得为惠王将军，而自以为能不及孙臧，乃阴使召孙臧。臧至，庞涓恐其贤于己，疾之，则以法刑断其两足而黥之，欲隐勿见。

注 集解越绝书曰：“吴县巫门外大嶂，孙武嶂也，去县十里。”索隐按：越绝书云是子贡所着，恐非也。其书多记吴越亡后土地，或后人所录。正义七录云越绝十六卷，或云伍子胥撰。

注 索隐臧，频忍反。庞，皮江反。涓，古玄反。

齐使者如梁，孙臧以刑徒阴见，说齐使。齐使以为奇，窃载与之齐。齐将田忌善而客待之。忌数与齐诸公子驰逐重射。孙子见其马足不甚相远，马有上、中、下、辈。于是孙子谓田忌曰：“君弟重射，臣能令君胜。”田忌信然之，与王及诸公子逐射千金。及临质，孙子曰：“今以君之下驷与彼上驷，取君上驷与彼中驷，取君中驷与彼下驷。”既驰三辈毕，而田忌一不胜而再胜，卒得王千金。于是忌进孙子于威王。威

王问兵法，遂以为师。

注 正义今汴州。

注 索隐弟，但也。重射谓好射也。

注 正义射音石。随逐而射赌千金。

注 索隐按：质犹对也。将欲对射之时也。一云质谓棚，非也。

其后魏伐赵，赵急，请救于齐。齐威王欲将孙臧，臧辞谢曰：“刑余之人不可。”

于是乃以田忌为将，而孙子为师，居辎车中，坐为计谋。田忌欲引兵之赵，孙子曰：“夫解杂乱纷纠者不控卷，救斗者不搏撻，批亢捣虚，形格势禁，则自为解耳。今梁赵相攻，轻兵锐卒必竭于外，老弱罢于内。

君不若引兵疾走大梁，据其街路，磨其方虚，彼必释赵而自救。是我一举解赵之围而收弊于魏也。”田忌从之，魏果去邯郸，与齐战于桂陵，大破梁军。

注 索隐按：谓事之杂乱纷纠击掣也。

注 索隐按：谓解杂乱纷纠者，当善以手解之，不可控卷而击之。卷即拳也。

刘氏云“控，综；卷，缩”，非也。

注 索隐博戟二音。按：谓救斗者当善搗解之，无以手助相搏撻，则其怒益炽矣。按：撻，以手击刺人。

注 索隐批音白结反。亢音苦浪反。按：批者，相排批也。音白灭反。亢者，敌人相亢拒也。捣者，击也，磨也。虚者，空也。按：谓前人相亢，必须批之。

彼兵若虚，则磨捣之。欲令击梁之虚也。此当是古语，故

孙子以言之也。

注 索隐谓若批其相亢，击捣彼虚，则是事形相格而其势自禁止，则彼自为解兵也。

注 索隐谓齐今引兵据大梁之囿，是囿其方虚之时，梁必释赵而自救，是一举释赵而毙魏。

后十三岁，魏与赵攻韩，韩告急于齐。齐使田忌将而往，直走大梁。魏将庞涓闻之，去韩而归，齐军既已过而西矣。孙子谓田忌曰：“彼三晋之兵素悍勇而轻齐，齐号为怯，善战者因其势而利导之。兵法，百里而趣利者蹶上将，五十里而趣利者军半至。使齐军入魏地为十万醪，明日为五万醪，又明日为三万醪。”庞涓行三日，大喜，曰：“我固知齐军怯，入吾地三日，士卒亡者过半矣。”乃弃其步军，与其轻锐倍日并行逐之。孙子度其行，暮当至马陵。马陵道狭，而旁多阻隘，可伏兵，乃斫大树白而书之曰“庞涓死于此树之下”。于是令齐军善射者万弩，夹道而伏，期曰“暮见火举而俱发”。庞涓果夜至斫木下，见白书，乃钻火烛之。读其书未毕，齐军万弩俱发，魏军大乱相失。庞涓自知智穷兵败，乃自刭，曰：“遂成竖子之名！”齐因乘胜尽破其军，虏魏太子申以归。孙臏以此名显天下，世传其兵法。

注 索隐王劭[按]：纪年云“梁惠王十七年，齐田忌败梁于桂陵，至二十七年十二月，齐田即败梁于马陵”，计相去无十三岁。

注 集解魏武帝曰：“蹶犹挫也。”索隐蹶音巨月反。刘氏云：“蹶犹毙也。”

注 索隐竖子谓孙臏。

吴起者，卫人也，好用兵。尝学于曾子，事鲁君。齐人攻

鲁，鲁欲将吴起，吴起取齐女为妻，而鲁疑之。吴起于是欲就名，遂杀其妻，以明不与齐也。鲁卒以为将。将而攻齐，大破之。

鲁人或恶吴起曰：“起之为人，猜忍人也。其少时，家累千金，游仕不遂，遂破其家，乡党笑之，吴起杀其谤己者三十余人，而东出卫郭门。与其母诀，啗臂而盟曰：‘起不为卿相，不复入卫。’遂事曾子。居顷之，其母死，起终不归。

曾子薄之，而与起绝。起乃之鲁，学兵法以事鲁君。鲁君疑之，起杀妻以求将。

夫鲁小国，而有战胜之名，则诸侯图鲁矣。且鲁卫兄弟之国也，而君用起，则是弃卫。”鲁君疑之，谢吴起。

吴起于是闻魏文侯贤，欲事之。文侯问李克曰：“吴起何如人哉？”李克曰：“起贪而好色，然用兵司马穰苴不能过也。”于是魏文侯以为将，击秦，拔五城。

注 索隐按：王劭云：“此李克言吴起贪。下文云‘魏文侯知起廉，尽能得士心’，又公叔之仆称起‘为人节廉’，岂前贪而后廉，何言之相反也？”今按：

李克言起贪者，起本家累千金，破产求仕，非实贪也；盖言贪者，是贪荣名耳，故母死不赴，杀妻将鲁是也。或者起未委质于魏，犹有贪结，及其见用，则尽廉能，亦何异乎陈平之为人也。

起之为将，与士卒最下者同衣食。卧不设席，行不骑乘，亲裹赢粮，与士卒分劳苦。卒有病疽者，起为吮之。卒母闻而哭之。人曰：“子卒也，而将，军自吮其疽，何哭为？”母曰：“非然也。往年吴公吮其父，其父战不旋踵，遂死于敌。吴公今又吮其子，妾不知其死所矣。是以哭之。”

注 索隐吮，邹氏音弋软反，又才软反。

文侯以吴起善用兵，廉平，尽能得士心，乃以为西河守，以拒秦、韩。

魏文侯既卒，起事其子武侯。武侯浮西河而下，中流，顾而谓吴起曰：“美哉乎山河之固，此魏国之宝也！”起对曰：“在德不在险。昔三苗氏左洞庭，右彭蠡，德义不修，禹灭之。夏桀之居，左河济，右泰华，伊阙在其南，羊肠在其北，修政不仁，汤放之。殷纣之国，左孟门，右太行，常山在其北，大河经其南，修政不德，武王杀之。

由此观之，在德不在险。若君不修德，舟中之人尽为敌国也。”武侯曰：“善。”

注 集解瓚曰：“今河南城为直之。”皇甫谧曰：“壶关有羊肠阪，在太原晋阳西北九十里。”

注 索隐刘氏按：纣都朝歌，今孟山在其西。今言左，则东边别有孟门也。

注 集解杨子法言曰：“美哉言乎！使起之用兵每若斯，则太公何以加诸！”

(即封)吴起为西河守，甚有声名。魏置相，相田文。

吴起不悦，谓田文曰：“请与子论功，可乎？”田文曰：“可。”起曰：“将三军，使士卒乐死，敌国不敢谋，子孰与起？”文曰：“不如子。”起曰：“治百官，亲万民，实府库，子孰与起？”文曰：“不如子。”起曰：“守西河而秦兵不敢东乡，韩赵宾从，子孰与起？”文曰：“不如子。”起曰：“此三者，子皆出吾下，而位加吾上，何也？”文曰：“主少国疑，大臣未附，百姓不信，方是之时，属之于子乎？属之于我乎？”起默然良久，曰：“属之子矣。”文曰：“此乃吾所以居子之上

也。”

吴起乃自知弗如田文。

注 索隐按：吕氏春秋作“商文”。

田文既死，公叔为相，尚魏公主，而害吴起。公叔之仆曰：“起易去也。”

公叔曰：“柰何？”其仆曰：“吴起为人节廉而自喜名也。君因先与武侯言曰：‘夫吴起贤人也，而侯之國小，又与强秦壤界，臣窃恐起之无留心也。’武侯即曰：‘柰何？’君因谓武侯曰：‘试延以公主，起有留心则必受之。无留心则必辞矣。以此卜之。’君因召吴起而与归，即令公主怒而轻君。吴起见公主之贱君也，则必辞。”于是吴起见公主之贱魏相，果辞魏武侯。武侯疑之而弗信也。吴起惧得罪，遂去，即之楚。

注 索隐韩之公族。

楚悼王素闻起贤，至则相楚。明法审令，捐不急之官，废公族疏远者，以抚养战斗之士。要在强兵，破驰说之言从横者。于是南平百越；北并陈蔡，却三晋；

西伐秦。诸侯患楚之强。故楚之贵戚尽欲害吴起。及悼王死，宗室大臣作乱而攻吴起，吴起走之王尸而伏之。击起之徒因射刺吴起，并中悼王。悼王既葬，太子立，乃使令尹尽诛射吴起而并中王尸者。坐射起而夷宗死者七十余家。

注 索隐楚系家悼王名疑也。

注 索隐肃王臧也。

太史公曰：世俗所称师旅，皆道孙子十三篇，吴起兵法，世多有，故弗论，论其行事所施設者。语曰：“能行之者未必

能言，能言之者未必能行。”孙子筹策庞涓明矣，然不能蚤救患于被刑。吴起说武侯以形势不如德，然行之于楚，以刻暴少恩亡其躯。悲夫！

【索隐述赞】孙子兵法，一十三篇。美人既斩，良将得焉。其孙臆篡，筹策庞涓。吴起相魏，西河称贤；惨礲事楚，死后留权。

史记卷六十六

列传六 伍子胥列传

伍子胥者，楚人也，名员。员父曰伍奢。员兄曰伍尚。其先曰伍举，以直谏事楚庄王，有显，故其后世有名于楚。

注 索隐按：举直谏，见左氏、楚系家。

楚平王有太子名曰建，使伍奢为太傅，费无忌为少傅。无忌不忠于太子建。

平王使无忌为太子取妇于秦，秦女好，无忌驰归报平王曰：“秦女绝美，王可自取，而更为太子取妇。”平王遂自取秦女而绝爱幸之，生子轸。更为太子取妇。

注 索隐按：左传作“费无极”。

无忌既以秦女自媚于平王，因去太子而事平王。恐一旦平王卒而太子立，杀己，乃因谗太子建。建母，蔡女也，无宠于平王。平王稍益疏建，使建守城父，备边兵。

注 集解地理志颖川有城父县。索隐本陈邑，楚伐陈而有之。地理志颖川有城父县。

顷之，无忌又日夜言太子短于王曰：“太子以秦女之故，不能无怨望，愿王少自备也。自太子居城父，将兵，外交诸侯，

且欲入为乱矣。”平王乃召其太傅伍奢考问之。伍奢知无忌谗太子于平王，因曰：“王独柰何以谗贼小臣疏骨肉之亲乎？”无忌曰：“王今不制，其事成矣。王且见禽。”于是平王怒，囚伍奢，而使城父司马奋扬往杀太子。行未至，奋扬使人先告太子：“太子急去，不然将诛。”太子建亡奔宋。

注 索隐城父司马之姓名也。

无忌言于平王曰：“伍奢有二子，皆贤，不诛且为楚忧。可以其父质而召之，不然且为楚患。”王使使谓伍奢曰：“能致汝二子则生，不能则死。”伍奢曰：“尚为人仁，呼必来。员为人刚戾忍劬，能成大事，彼见来之并禽，其势必不来。”王不听，使人召二子曰：“来，吾生汝父；不来，今杀奢也。”伍尚欲往，员曰：“楚之召我兄弟，非欲以生我父也，恐有脱者后生患，故以父为质，诈召二子。二子到，则父子俱死。何益父之死？往而令讎不得报耳。不如奔他国，借力以雪父之耻，俱灭，无为也。”伍尚曰：“我知往终不能全父命。然恨父召我以求生而不往，后不能雪耻，终为天下笑耳。”谓员：“可去矣！汝能报杀父之讎，我将归死。”尚既就执，使者捕伍胥。伍胥贯弓，执矢向使者，使者不敢进，伍胥遂亡。闻太子建之在宋，往从之。奢闻子胥之亡也，曰：“楚国君臣且苦兵矣。”伍尚至楚，楚并杀奢与尚也。

注 集解音火候反。索隐邹氏云：“一作‘诟’，骂也，音逅。”刘氏音火候反。

注 集解贯，乌还反。索隐刘氏音贯为弯，又音古患反。贯谓满张弓。

伍胥既至宋，宋有华氏之乱，乃与太子建俱奔于郑。郑

人甚善之。太子建又适晋，晋顷公曰：“太子既善郑，郑信太子。太子能为我内应，而我攻其外，灭郑必矣。灭郑而封太子。”太子乃还郑。事未会，会自私欲杀其从者，从者知其谋，乃告之于郑。郑定公与子产诛杀太子建。建有子名胜。伍胥惧，乃与胜俱奔吴。到昭关，昭关欲执之。伍胥遂与胜独身步走，几不得脱。追者在后。至江，江上有一渔父乘船，知伍胥之急，乃渡伍胥。伍胥既渡，解其剑曰：“此剑直百金，以与父。”父曰：“楚国之法，得伍胥者赐粟五万石，爵执珪，岂徒百金剑邪！”不受。伍胥未至吴而疾，止中道，乞食。至于吴，吴王僚方用事，公子光为将。伍胥乃因公子光以求见吴王。

注 索隐春秋昭二十年，宋华亥、向宁、华定与君争而出奔是也。

注 索隐其关在江西、乃吴楚之境也。

注 集解张勃曰：“子胥乞食处在丹阳溧阳县。”索隐按：张勃，晋人，吴鸿胪严之子也，作吴录，裴氏注引之是也。溧音栗，水名也。

久之，楚平王以其边邑钟离与吴边邑卑梁氏俱蚕，两女子争桑相攻，乃大怒，至于两国举兵相伐。吴使公子光伐楚，拔其钟离、居巢而归。伍子胥说吴王僚曰：“楚可破也。愿复遣公子光。”公子光谓吴王曰：“彼伍胥父兄为戮于楚，而劝王伐楚者，欲以自报其讎耳。伐楚未可破也。”伍胥知公子光有内志，欲杀王而自立，未可说以外事，乃进专诸于公子光，退而与太子建之子胜耕于野。

注 索隐二邑，楚县也。按：钟离县在六安，古钟离子之国，系本谓之“终儻”，嬴姓之国。居巢亦国也。桀奔南巢，

其国盖远。尚书序“巢伯来朝”，盖因居之于淮南楚地也。

注 索隐左传谓之“专设诸”。

五年而楚平王卒。初，平王所夺太子建秦女生子轸，及平王卒，轸竟立为后，是为昭王。吴王僚因楚丧，使二公子将兵往袭楚。楚发兵绝吴兵之后，不得归。

吴国内空，而公子光乃令专诸袭刺吴王僚而自立，是为吴王阖庐。阖庐既立，得志，乃召伍员以为行人，而与谋国事。

楚诛其大臣郢宛、伯州犇，伯州犇之孙伯嚭亡奔吴，吴亦以嚭为大夫。前王僚所遣二公子将兵伐楚者，道绝不得归。后闻阖庐弑王僚自立，遂以其兵降楚，楚封之于舒。阖庐立三年，乃兴师与伍胥、伯嚭伐楚，拔舒，遂禽故吴反二将军。因欲至郢，将军孙武曰：“民劳，未可，且待之。”乃归。

注 集解徐广曰：“伯州犇者，晋伯宗之子也。伯州犇之子曰郢宛，郢宛之子曰伯嚭。宛亦姓伯，又别氏郢。楚世家云杀郢宛，宛之宗姓伯氏子曰嚭。吴世家云楚诛伯州犇，其孙伯嚭奔吴也。”索隐按：州犁，伯宗子也。郢宛，州犁子。伯嚭，蚡宛子。嚭音喜。伯氏别姓蚡。

注 索隐公子烛庸及盖余也。

四年，吴伐楚，取六与濞。五年，伐越，败之。六年，楚昭王使公子囊瓦将兵伐吴。吴使伍员迎击，大破楚军于豫章，取楚之居巢。

注 集解六，古国，皋陶之后所封。濞县有天柱山。索隐六，古国也，皋陶之后所封。濞县有天柱山。

注 集解案：左传楚公子贞字子囊，其孙名瓦，字子常。此言公子，又兼称囊瓦，误也。索隐按：左氏楚公子贞字子囊，

其孙名瓦，字子常。此言公子，又兼称囊瓦，盖误。

注 集解豫章在江南。索隐按：杜预云“昔豫章在江北，盖分后徙之于江南也”。

九年，吴王阖庐谓子胥、孙武曰：“始子言郢未可入，今果何如？”二子对曰：

“楚将囊瓦贪，而唐、蔡皆怨之。王必欲大伐之，必先得唐、蔡乃可。”阖庐听之，悉兴师与唐、蔡伐楚，与楚夹汉水而陈。吴王之弟夫概将兵请从，王不听，遂以其属五千人击楚将子常。子常败走，奔郑。于是吴乘胜而前，五战，遂至郢。己卯，楚昭王出奔。庚辰，吴王入郢。

注 索隐古赧反。

注 集解子常，公孙瓦。索隐公孙瓦也。

注 集解郢，楚都。索隐郢，楚都也。音以正反，又一音以井反。

昭王出亡，入云梦；盗击王，王走郢。郢公弟怀曰：“平王杀我父，我杀其子，不亦可乎！”郢公恐其弟杀王，与王奔随。吴兵围随，谓随人曰：“周之子孙在汉川者，楚尽灭之。”随人欲杀王，王子綦匿王，己自为王以当之。

随人卜与王于吴，不吉，乃谢吴不与王。

注 集解音云，国名。索隐奏云二音。走，向也。郢，国名。

注 正义今有楚昭王故城，昭王奔随之处，宫之北城即是。

始伍员与申包胥为交，员之亡也，谓包胥曰：“我必覆楚。”包胥曰：“我必存之。”及吴兵入郢，伍子胥求昭王。既不得，乃掘楚平王墓，出其尸，鞭之三百，然后已。申包胥亡于

山中，使人谓子胥曰：“子之报讎，其以甚乎！吾闻之，人觴者胜天，天定亦能破人。今子故平王之臣，亲北面而事之，今至于僇死人，此岂其无天道之极乎！”伍子胥曰：“为我谢申包胥曰，吾日莫途远，吾故倒行而逆施之。”于是申包胥走秦告急，求救于秦。秦不许。包胥立于秦廷，昼夜哭，七日七夜不绝其声。秦哀公怜之，曰：“楚虽无道，有臣若是，可无存乎！”乃遣车五百乘救楚击吴。六月，败吴兵于稷。会吴王久留楚求昭王，而阖庐弟夫概乃亡归，自立为王。阖庐闻之，乃释楚而归，击其弟夫概。夫概败走，遂奔楚。楚昭王见吴有内乱，乃复入郢。封夫概于堂溪，为堂溪氏。楚复与吴战，败吴，吴王乃归。

注 正义申包胥言闻人觴者虽一时凶暴胜天，及天降其凶，亦破于强暴之人。

注 索隐按：倒音丁老反。施音如字。子胥言志在复讎，常恐且死，不遂本心，今幸而报，岂论理乎！譬如人行，前途尚远，而日势已莫，其在颠倒疾行，逆理施事，何得责吾顺理乎！

注 集解稷丘，地名，在郊外。索隐按：左传作“稷丘”。杜预云“稷丘，地名，在郊外”。

注 集解徐广曰：“在慎县。”骊案：地理志汝南有吴房县。应劭曰“夫概奔楚，封于堂溪，本房子国，以封吴，故曰吴房”，然则不得在慎县也。正义案：

今豫州吴房县在州西北九十里。

后二岁，阖庐使太子夫差将兵伐楚，取番。楚惧吴复大来，乃去郢，徙于都。当是时，吴以伍子胥、孙武之谋，西破强楚，北威齐晋，南服越人。

注 集解音普寒反，又音婆。索隐音普寒反，又音婆。盖鄱阳也。

注 集解楚地，音若。索隐音若。郢，楚地，今阙。

其后四年，孔子相鲁。

后五年，伐越。越王句践迎击，败吴于姑苏，伤阖庐指，军却。阖庐病创将死，谓太子夫差曰：“尔忘句践杀尔父乎？”夫差对曰：“不敢忘。”是夕，阖庐死。夫差既立为王，以伯嚭为太宰，习战射。二年后伐越，败越于夫湫。越王句践乃以余兵五千人栖于会稽之上，使大夫种厚币遗吴太宰嚭以请和，求委国为臣妾。吴王将许之。伍子胥谏曰：“越王为人能辛苦。今王不灭，后必悔之。”吴王不听，用太宰嚭计，与越平。

注 正义姑苏当作“槁李”，乃文误也。左传云“战槁李，伤将指，卒于陜”是也。解在吴世家。

注 集解楚良反。索隐音疮。

注 集解音椒。索隐音椒，又如字。正义太湖中椒山也。解在吴世家。

注 正义土地名，在越州会稽县东南十二里。

注 索隐刘氏云“大夫姓，种名”，非也。按：今吴南有文种埭，则种姓文，为大夫官也。正义高诱云：“大夫种，姓文氏，字子禽，楚之郢人。”

其后五年，而吴王闻齐景公死而大臣争宠，新君弱，乃兴师北伐齐。伍子胥谏曰：“句践食不重味，吊死问疾，且欲有所用之也。此人不死，必为吴患。今吴之有越，犹人之有腹心疾也。而王不先越而乃务齐，不亦谬乎！”吴王不听，伐齐，大败齐师于艾陵，遂威邹鲁之君以归。益疏子胥之谋。

注 正义括地志云：“艾山在兖州博城县南百六十里，本齐博邑。”

注 正义邹君居兖州邹县。鲁，曲阜县。

其后四年，吴王将北伐齐，越王句践用子贡之谋，乃率其觥以助吴，而重宝以献遗太宰嚭。太宰嚭既数受越赂，其爱信越殊甚，日夜为言于吴王。吴王信用嚭之计。伍子胥谏曰：“夫越，腹心之病，今信其浮辞诈伪而贪齐。破齐，譬犹石田，无所用之。且盘庚之诰曰：‘有颠越不恭，剿殄灭之，俾无遗育，无使易种于兹邑。’此商之所以兴。愿王释齐而先越；若不然，后将悔之无及。”而吴王不听，使子胥于齐。子胥临行，谓其子曰：“吾数谏王，王不用，吾今见吴之亡矣。汝与吴俱亡，无益也。”乃属其子于齐鲍牧，而还报吴。

吴太宰嚭既与子胥有隙，因谗曰：“子胥为人刚暴，少恩，猜贼，其怨望恐为深祸也。前日王欲伐齐，子胥以为不可，王卒伐之而有大功。子胥耻其计谋不用，乃反怨望。而今王又复伐齐，子胥专悻强谏，沮毁用事，徒幸吴之败以自胜其计谋耳。今王自行，悉国中武力以伐齐，而子胥谏不用，因辍谢，详病不行。王不可不备，此起祸不难。且嚭使人微伺之，其使于齐也，乃属其子于齐之鲍氏。夫为人臣，内不得意，外倚诸侯，自以为先王之谋臣，今不见用，常鞅鞅怨望。愿王早图之。”吴王曰：“微子之言，吾亦疑之。”

乃使使赐伍子胥属镂之剑，曰：“子以此死。”伍子胥仰天叹曰：“嗟乎！”

谗臣嚭为乱矣，王乃反诛我。我令若父霸。自若未立时，诸公子争立，我以死争之于先王，几不得立。若既得立，欲分吴国予我，我顾不敢望也。然今若听谏臣言以杀长者。”乃告其舍人曰：“必树吾墓上以梓，令可以为器；而抉吾眼

县吴东门之上，以观越寇之入灭吴也。”乃自刭死。吴王闻之大怒，乃取子胥尸盛以鸱夷革，浮之江中。吴人怜之，为立祠于江上，因命曰胥山。

注 索隐皮逼反。

注 集解自吕反。

注 集解录于反。

注 正义几音祈。

注 正义器谓棺也，以吴必亡也。左传云：“树吾墓楨，楨可材也，吴其亡乎！”

注 索隐乌穴反。抉亦决也。

注 正义东门，媵门，谓囊门也，今名葑门。媵音普姑反。囊音覆浮反。越军开示浦，子胥涛荡罗城，开此门，有媵媵随涛入，故以名门。顾野王云“囊鱼一名江豚，欲风则涌”也。

注 集解应劭曰：“取马革为鸱夷，鸱夷，榼形。”正义盛音成。榼，古曷反。

注 集解徐广曰：“鲁哀公十一年。”正义案：年表云吴王夫差十一年也。

注 正义吴地记曰：“越军于苏州东南三十里三江口，又向下三里，临江北岸立坛，杀白马祭子胥，杯动酒尽，后因立庙于此江上。今其侧有浦名上坛浦。

至晋会稽太守麋豹，移庙吴郭东门内道南，今庙见在。”

注 集解张晏曰：“胥山在太湖边，去江不远百里，故云江上。”正义吴地记云：“胥山，太湖边胥湖东岸山，西临胥湖，山有古丞胥二王庙。”按：其庙不干子胥事，太史误矣，张注又非。

吴王既诛伍子胥，遂伐齐。齐鲍氏杀其君悼公而立阳生。

吴王欲讨其贼，不胜而去。其后二年，吴王召鲁卫之君会之橐皋。其明年，因北大会诸侯于黄池，以令周室。越王句践袭杀吴太子，破吴兵。吴王闻之，乃归，使使厚币与越平。后九年，越王句践遂灭吴，杀王夫差；而诛太宰嚭，以不忠于其君，而外受重赂，与己比周也。

注 索隐音拓皋二音。杜预云：“地名，在淮南谯县东南。”正义橐皋故县在庐州巢县西北五十六里。

注 正义在汴州封丘县南七里。

注 索隐左传太子名友。

注 正义纪鼻二音。

伍子胥初所与俱亡故楚太子建之子胜者，在于吴。吴王夫差之时，楚惠王欲召胜归楚。叶公谏曰：“胜好勇而阴求死士，殆有私乎！”惠王不听。遂召胜，使居楚之边邑鄢，号为白公。白公归楚三年而吴诛子胥。

注 正义上式涉反。杜预云：“子高，沈诸梁。”

注 集解徐广曰：“颍川鄢陵是。”正义鄢音偃。括地志云：“故鄢城在豫州鄢城县南五里，与驪信白亭相近。”

注 集解徐广曰：“汝南驪信县有白亭。”正义括地志云：“白亭在豫州驪信县南四十二里，又有白公故城。又许州扶沟县北四十五里北又有白亭也。”

白公胜既归楚，怨郑之杀其父，乃阴养死士求报郑。归楚五年，请伐郑，楚令尹子西许之。兵未发而晋伐郑，郑求救于楚。楚使子西往救，与盟而还。白公胜怒曰：“非郑之仇，乃子西也。”胜自砺剑，人问曰：“何以为？”胜曰：

“欲以杀子西。”子西闻之，笑曰：“胜如卵耳，何能为

也。”

注 索隐左传作“子期之子平见曰‘王孙何自砺也’”。

其后四岁，白公胜与石乞袭杀楚令尹子西、司马子綦于朝。石乞曰：“不杀王，不可。”乃劫(之)王如高府。石乞从者屈固负楚惠王亡走昭夫人之宫。叶公闻白公为乱，率其国人攻白公。白公之徒败，亡走山中，自杀。而虜石乞，而问白公尸处，不言将亨。石乞曰：“事成为卿，不成而亨，固其职也。”终不肯告其尸处。遂亨石乞，而求惠王复立之。

注 索隐左传作“子期”也。

注 索隐杜预云：“楚之别府也。”

注 集解徐广曰：“一作‘惠王从者屈固’。楚世家亦云‘王从者’。”索隐按：

徐广曰一作“惠王从者屈固”，盖此本为得。而左传云“石乞尹门，圉公阳穴宫，负王以如昭夫人之宫”，则公阳是楚之大夫，王之从者也。

注 索隐昭王夫人即惠王母，越女也。

注 正义左传云白公奔而缢。

太史公曰：怨毒之于人甚矣哉！王者尚不能行之于臣下，况同列乎！向令伍子胥从奢俱死，何异蝼蚁。弃小义，雪大耻，名垂于后世，悲夫！方子胥窘于江上，道乞食，志岂尝须臾忘郢邪？故隐忍就功名，非烈丈夫孰能致此哉？

白公如不自立为君者，其功谋亦不可胜道者哉！

注 索隐寤音求殒反。

【索隐述赞】谗人罔极，交乱四国。嗟彼伍氏，被兹凶慝！
员独忍诟，志复冤毒。霸吴起师，伐楚逐北。鞭尸雪耻，抉眼
弃德。

史记卷六十七

列传七 仲尼弟子列传

孔子曰“受业身通者七十有七人”，皆异能之士也。德行：颜渊，闵子骞，炘伯牛，仲弓。政事：炘有，季路。言语：宰我，子贡。文学：子游，子夏。师也辟，参也鲁，柴也愚，由也喭，回也屡空。赐不受命而货殖焉，亿则屡中。

注 索隐孔子家语亦有七十七人，唯文翁孔庙图作七十二人。

注 索隐论语一曰德行，二曰言语，三曰政事，四曰文学。今此文政事在言语上，是其记有异也。

注 集解马融曰：“子张才过人，失于邪辟文过。”正义音癖。

注 集解孔安国曰：“鲁，钝也。曾子迟钝。”

注 集解何晏曰：“愚直之愚。”

注 集解郑玄曰：“子路之行，失于困喭。”索隐论语先言柴，次参，次师，次由。今此传序之亦与论语不同，不得辄言其误也。正义困音畔。喭音岸。

注 集解何晏曰：“言回庶几于圣道，虽数空匮而乐在其中。赐不受教命，唯财货是殖，亿度是非。盖美回所以励赐也。

一曰屡犹每也，空犹虚中也。以圣人之善道，教数子之庶几，犹不至于知道者，各内有此害也。其于庶几每能虚中者唯回，怀道深远。不虚心不能知道。子贡无数子之病，然亦不知道者，虽不穷理而幸中，虽非天命而偶富，亦所以不虚心也。”

孔子之所严事：于周则老子；于卫，蘧伯玉；于齐，晏平仲；于楚，老莱子；于郑，子产；于鲁，孟公绰。数称臧文仲、柳下惠、铜鞮伯华、介山子然，孔子皆后之，不并世。

注 集解外宽而内直，自设于隐括之中，直己而不直人，汲汲于仁，以善自终，盖蘧伯玉之行。索隐按：大戴礼又云“外宽而内直，自娱于隐括之中，直己而不直人，汲汲于仁，以善存亡，盖蘧伯玉之行也”。

注 集解君择臣而使之，臣择君而事之，有道顺命，无道衡命，盖晏平仲之行也。索隐大戴记曰：“君择臣而使之，臣择君而事之，有道顺命，无道衡命，盖晏平仲之行也。”

注 索隐大戴记又云：“德恭而行信，终日言不在悔尤之内，贫而乐也，盖老莱子之行也。”

注 集解孝恭慈仁，允德图义，约货去怨，盖柳下惠之行。索隐大戴记又云：

“孝恭慈仁，允德图义，约货亡怨，盖柳下惠之行也。”

注 索隐地理志县名，属上党。正义鞮，丁奚反。按：铜鞮，潞州县。

注 集解大戴礼曰：“孔子云‘国家有道，其言足以兴，国家无道，其默足以容，盖铜鞮伯华之所行。观于四方，不忘其亲，苟思其亲，不尽其乐，盖介山子然之行也’。”说苑曰：“孔子叹曰‘铜鞮伯华无死，天下有定矣’。”晋太康地记云：

“铜鞮，晋大夫羊舌赤之邑，世号赤曰铜鞮伯华。”索隐按：自臧文仲已下，孔子皆后之，不并代。其所严事，自老子及公绰已上，皆孔子同时人也。按：戴德撰礼，号曰大戴礼，合八十五篇，其四十七篇亡，见今存者有三十八篇。今裴氏所引在卫将军篇。孔子称祁奚对晋平公之辞，唯举铜鞮、介山二人行耳。家语又云：“不克不忌，不念旧怨，盖伯夷、叔齐之行。思天而敬人，服义而行信，盖赵文子之行。事君不爱其死，谋身不遗其友，盖随武子之行。”

颜回者，鲁人也，字子渊。少孔子三十岁。

注 正义少，戍妙反。

颜渊问仁，孔子曰：“克己复礼，天下归仁焉。”

注 集解马融曰：“克己，约身也。”孔安国曰：“复，反也。身能反礼，则为仁矣。”

孔子曰：“贤哉回也！一箪食，一瓢饮，在陋巷，人不堪其忧，回也不改其乐。”“回也如愚；退而省其私，亦足以发，回也不愚。”“用之则行，舍之则藏，唯我与尔有是夫！”

注 集解卫瓘曰：“非大贤乐道，不能若此，故以称之。”索隐卫瓘字伯玉，晋太保，亦注论语，故裴引之。

注 集解孔安国曰：“箪，笥也。”

注 集解孔安国曰：“颜回乐道，虽箪食在陋巷，不改其所乐也。”

注 集解孔安国曰：“于孔子之言，默而识之，如愚也。”

注 集解孔安国曰：“察其退还与二三子说释道义，发明

大体，知其不愚。”

注 集解孔安国曰：“言可行则行，可止则止，唯我与颜回同也。”栾肇曰：

“用己而后行，不假隐以自高，不屈道以要名，时人无知其实者，唯我与尔有是行。”正义肇字永初，高平人，晋尚书郎，作论语疑释十卷，论语驳二卷。

回年二十九，发尽白，蚤死。孔子哭之恸，曰：“自吾有回，门人益亲。”

鲁哀公问：“弟子孰为好学？”孔子对曰：“有颜回者好学，不迁怒，不贰过。不幸短命死矣，今也则亡。”

注 索隐按：家语亦云“年二十九而发白，三十二而死”。王肃云“此久远之书，年数错误，未可详也。校其年，则颜回死时，孔子年六十一。然则伯鱼年五十先孔子卒时，孔子且七十也。今此为颜回先伯鱼死，而论语曰颜回死，颜路请子之车，孔子曰‘鲤也死，有棺而无椁’，或为设事之辞”。按：颜回死在伯鱼之前，故以论语为设词。

注 集解王肃曰：“颜回为孔子胥附之友，能使门人日亲孔子。”

注 集解何晏曰：“凡人任情，喜怒违理。颜回任道，怒不过分。迁者移也，怒当其理，不移易也。不贰过者，有不善未尝复行。”

闵损字子骞。少孔子十五岁。

注 集解郑玄曰：“孔子弟子目录云鲁人。”索隐家语亦云“鲁人。少孔子十五岁”。

孔子曰：“孝哉闵子骞！人不闲于其父母昆弟之言。”

不仕大夫，不食污君之禄。 “ 如有复我者， 必在汶上矣。”

注 集解陈骞曰：“言子骞上事父母，下顺兄弟，动静尽善，故人不得有非闲之言。”

注 索隐论语季氏使闵子骞为费宰，子骞曰“善为我辞焉”，是不仕大夫，不食污君之禄也。

注 集解孔安国曰：“复我者，重来召我。”

注 集解孔安国曰：“去之汶水上，欲北如齐。”

焜耕字伯牛。 孔子以为有德行。

注 集解郑玄曰鲁人。索隐按：家语云鲁人。

伯牛有恶疾，孔子往问之，自牖执其手， 曰：“命也夫！斯人也而有斯疾，命也夫！”

注 集解包氏曰：“牛有恶疾，不欲见人，孔子从牖执其手。”

注 集解包氏曰：“再言之者，痛之甚也。”

焜雍字仲弓。

注 集解郑玄曰：“鲁人。”索隐家语云：“伯牛之宗族，少孔子二十九岁。”

仲弓问政，孔子曰：“出门如见大宾，使民如承大祭。在邦无怨，在家无怨。”

注 集解孔安国曰：“莫尚乎敬。”

注 集解包氏曰：“在邦为诸侯，在为卿大夫。”
孔子以仲弓为有德行，曰：“雍也可使南面。”

注 集解包氏曰：“可使南面，言任诸侯之治。”
仲弓父，贱人。孔子曰：“儻牛之子骅且角，虽欲勿用，山川其舍诸？”

注 集解何晏曰：“儻，杂文。骅，赤色也，角者，角周正，中牺牲，虽欲以其所生儻而不用，山川宁肯舍之乎？言父虽不善，不害于子之美。”

焜求字子有，少孔子二十九岁。为季氏宰。

注 集解郑玄曰鲁人。

季康子问孔子曰：“焜求仁乎？”曰：“千室之邑，百乘之家，求也可使治其赋。仁则吾不知也。”复问：“子路仁乎？”孔子对曰：“如求。”

注 集解孔安国曰：“千室，卿大夫之邑。卿大夫称家。诸侯千乘，大夫故曰百乘。”

注 集解孔安国曰：“赋，兵赋也。仁道至大，不可全名也。”

求问曰：“闻斯行诸？”子曰：“行之。”子路问：“闻斯行诸？”子曰：“有父兄在，如之何其闻斯行之！”子华怪之，“敢问问同而答异？”孔子曰：

“求也退，故进之。由也兼人，故退之。”

注 集解包氏曰：“赈穷救乏之事也。”

注 集解孔安国曰：“当白父兄，不可自专。”

注 集解郑玄曰：“言焜有性谦退，子路务在胜尚人，各因其人之失而正之。”

仲由字子路，卞人也。少孔子九岁。

注 集解徐广曰：“尸子曰子路，卞之野人。”索隐家语一字季路，亦云是卞人也。

子路性鄙，好勇力，志伉直，冠雄鸡，佩豶豚，陵暴孔子。孔子设礼稍诱子路，子路后儒服委质，因门人请为弟子。

注 集解冠以雄鸡，佩以豶豚。二物皆勇，子路好勇，故冠带之。

注 索隐按：服虔注左氏云“古者始仕，必先书其名于策，委死之质于君，然后为臣，示必死节于其君也。”

子路问政，孔子曰：“先之，劳之。”请益。曰：“无倦。”

注 集解孔安国曰：“先导之以德，使民信之，然后劳之。易曰‘悦以使民，民忘其劳’。”

注 集解孔安国曰：“子路嫌其少，故请益。曰‘无倦’者，行此上事无倦则可。”

子路问：“君子尚勇乎？”孔子曰：“义之为上。君子好勇而无义则乱，小人好勇而无义则盗。”

注 集解李充曰：“既称君子，不职为乱阶也。若君亲失道，国家昏乱，其于赴患致命而不知正顾义者，则亦陷乎为乱而受不义之责也。”索隐按：充字弘度，晋中书侍郎，亦作论

语解。

子路有闻，未之能行，唯恐有闻。

注 集解孔安国曰：“前所闻未及行，故恐复有闻不得并行。”

孔子曰：“片言可以折狱者，其由也与！”“由也好勇过我，无所取材。”

“若由也，不得其死然。”“衣敝缁袍 与衣狐貉者立而不耻者，其由也与！”“由也升堂矣，未入于室也。”

注 集解孔安国曰：“片犹偏也。听讼必须两辞以定是非，偏信一言折狱者，唯子路可也。”

注 集解栾肇曰：“适用曰材，好勇过我用，故云‘无所取’。”索隐按：肇字永初，晋尚书郎，作论语义也。

注 集解孔安国曰：“不得以寿终也。”

注 集解孔安国曰：“缁，皂着也。”

注 集解马融曰：“升我堂矣，未入于室耳。”

季康子问：“仲由仁乎？”孔子曰：“千乘之国可使治其赋，不知其仁。”

子路喜从游，遇长沮、桀溺、荷蓑丈人。

子路为季氏宰，季孙问曰：“子路可谓大臣与？”孔子曰：“可谓具臣矣。”

注 集解孔安国曰：“言备臣数而已。”

子路为蒲大夫，辞孔子。孔子曰：“蒲多壮士，又难治。然吾语汝：恭以敬，可以执勇；宽以正，可以比觴；恭正以静，可以报上。”

注 索隐蒲，卫邑，子路为之宰也。

注 集解言恭谨谦敬，勇猛不能害，故曰“执”也。

注 集解音鼻。言宽大清正，觝必归近之。

初，卫灵公有宠姬曰南子。灵公太子蒯聩得过南子，惧诛出奔。及灵公卒而夫人欲立公子郢。郢不肯，曰：“亡人太子之子辄在。”于是卫立辄为君，是为出公。出公立十二年，其父蒯聩居外，不得入。子路为卫大夫孔悝之邑宰。蒯聩乃与孔悝作乱，谋入孔悝家，遂与其徒袭攻出公。出公奔鲁，而蒯聩入立，是为庄公。方孔悝作乱，子路在外，闻之而驰往。遇子羔出卫城门，谓子路曰：“出公去矣，而门已闭，子可还矣，毋空受其祸。”子路曰：“食其食者不避其难。”子羔卒去。有使者入城，城门开，子路随而入。造蒯聩，蒯聩与孔悝登台。子路曰：“君焉用孔悝？请得而杀之。”蒯聩弗听。于是子路欲燔台，蒯聩惧，乃下石乞、壶廙攻子路，击断子路之纓。子路曰：“君子死而冠不免。”

遂结纓而死。

注 索隐按：服虔云“为孔悝之邑宰”。

注 索隐按：左传蒯聩入孔悝家，悝母伯姬劫悝于厕，强与之盟而立蒯聩，非悝本心自作乱也。

孔子闻卫乱，曰：“嗟乎，由死矣！”已而果死。故孔子曰：“自吾得由，恶言不闻于耳。”是时子贡为鲁使于齐。

注 集解王肃曰：“子路为孔子侍卫，故侮慢之人不敢有恶言，是以恶言不闻于孔子耳。”

注 索隐按：左传子贡为鲁使齐在哀十五年，盖此文误也。

宰予字子我。利口辩辞。既受业，问：“三年之丧不已久乎？君子三年不为礼，礼必坏；三年不为乐，乐必崩。旧谷既没，新谷既升，钻燧改火，期可已矣。”子曰：“于汝安乎？”曰：“安。”“汝安则为之。君子居丧，食旨不甘，闻乐不乐，故弗为也。”宰我出，子曰：“予之不仁也！子生三年然后免于父母之怀。夫三年之丧，天下之通义也。”

注 集解郑玄曰鲁人。索隐家语亦云鲁人。

注 集解马融曰：“周书月令有更火之文。春取榆柳之火，夏取枣杏之火，季夏取桑柘之火，秋取柞楸之火，冬取槐檀之火。一年之中，钻火各异木，故曰‘改火’。”

注 集解孔安国曰：“旨，美也。责其无仁于亲，故言‘汝安则为之’。”

注 集解马融曰：“生未三岁，为父母所怀抱也。”

注 集解孔安国曰：“自天子达于庶人。”

宰予昼寝。子曰：“朽木不可雕也，粪土之墙不可圻也。”

注 集解包氏曰：“朽，腐也。雕，雕琢刻画。”

注 集解王肃曰：“圻，墁也。二者喻虽施功犹不成也。”

宰我问五帝之德，子曰：“予非其人也。”

注 集解王肃曰：“言不足以明五帝之德也。”

宰我为临菑大夫，与田常作乱，以夷其族，孔子耻之。

注 索隐按：谓仕齐。齐都临淄，故云“为临淄大夫”也。

注 索隐按：左氏传无宰我与田常作乱之文，然有阨止字子我，而因争宠，遂为陈恒所杀。恐字与宰予相涉，因误云然。
端木 赐，卫人，字子贡。少孔子三十一岁。

注 索隐家语作“木”。

子贡利口巧辞，孔子常黜其辩。问曰：“汝与回也孰愈？”
对曰：“赐也何敢望回！回也闻一以知十，赐也闻一以知二。”

注 集解孔安国曰：“愈犹胜也。”

子贡既已受业，问曰：“赐何人也？”孔子曰：“汝器也。”
曰：“何器也？”
曰：“瑚璉也。”

注 集解孔安国曰：“言汝器用之人。”

注 集解包氏曰：“瑚璉，黍稷器。夏曰瑚，殷曰璉，周曰簠簋，宗庙之贵器。”

陈子禽问子贡曰：“仲尼焉学？”子贡曰：“文武之道未坠于地，在人，贤者识其大者，不贤者识其小者，莫不有文武之道。夫子焉不学，而亦何常师之有！”又问曰：“孔子适是国必闻其政。求之与？抑与之与？”子贡曰：

“夫子温良恭俭让以得之。夫子之求之也，其诸异乎人之求之也。”

注 集解孔安国曰：“文武之道未坠落于地，贤与不贤各有所识，夫子无所不从学。”

注 集解孔安国曰：“无所不从学，故无常师。”

注 集解郑玄曰：“怪孔子所至之邦必与闻国政，求而得

之邪？抑人君自愿与之为治者？

注 集解郑玄曰：“言夫子行此五德而得之，与人求之异，明人君自与之。”

子贡问曰：“富而无骄，贫而无谄，何如？”孔子曰：“可也；不如贫而乐道，富而好礼。”

注 集解孔安国曰：“未足多也。”

注 集解郑玄曰：“乐谓志于道，不以贫为忧苦也。”

田常欲作乱于齐，惮高、国、鲍、晏，故移其兵欲以伐鲁。孔子闻之，谓门弟子曰：“夫鲁，坟墓所处，父母之国，国危如此，二三子何为莫出？”子路请出，孔子止之。子张、子石请行，孔子弗许。子贡请行，孔子许之。

注 索隐公孙龙也。

遂行，至齐，说田常曰：“君之伐鲁过矣。夫鲁，难伐之国，其城薄以卑，其地狭以泄，其君愚而不仁，大臣伪而无用，其士民又恶甲兵之事，此不可与战。君不如伐吴。夫吴，城高以厚，地广以深，甲坚以新，士选以饱，重器精兵尽在其中，又使明大夫守之，此易伐也。”田常忿然作色曰：“子之所难，人之所易；子之所易，人之所难；而以教常，何也？”子贡曰：“臣闻之，忧在内者攻强，忧在外者攻弱。今君忧在内。吾闻君三封而三不成者，大臣有不听者也。今君破鲁以广齐，战胜以骄主，破国以尊臣，而君之功不与焉，则交日于主。是君上骄主心，下恣鬻臣，求以成大事，难矣。夫上骄则恣，臣骄则争，是君上与主有却，下与大臣交争也。如此，则君之立于齐危矣。故曰不如伐吴。伐吴不胜，民人外死，大臣内空，是君上无强臣之敌，下无民人之过，孤主制齐者唯君

也。”田常曰：“善。虽然，吾兵业已加鲁矣，去而之吴，大臣疑我，柰何？”子贡曰：“君按兵无伐，臣请往使吴王，令之救鲁而伐齐，君因以兵迎之。”田常许之，使子贡南见吴王。

注 索隐按：越绝书其“泄”字作“浅”。

注 集解王肃曰：“鲍、晏等帅师，若破国则臣尊矣。”

说曰：“臣闻之，王者不绝世，霸者无强敌，千钧之重加铢两而移。今以万乘之齐而私千乘之鲁，与吴争强，窃为王危之。且夫救鲁，显名也；伐齐，大利也。

以抚泗上诸侯，诛暴齐以服强晋，利莫大焉。名存亡鲁，实困强齐。智者不疑也。”吴王曰：“善。虽然，吾尝与越战，栖之会稽。越王苦身养士，有报我心。

子待我伐越而听子。”子贡曰：“越之劲不过鲁，吴之强不过齐，王置齐而伐越，则齐已平鲁矣。且王方以存亡继绝为名，夫伐小越而畏强齐，非勇也。夫勇者不避难，仁者不穷约，智者不失时，王者不绝世，以立其义。今存越示诸侯以仁，救鲁伐齐，威加晋国，诸侯必相率而朝吴，霸业成矣。且王必恶越，臣请东见越王，令出兵以从，此实空越，名从诸侯以伐也。”吴王大说，乃使子贡之越。

注 索隐恶犹畏恶也。

越王除道郊迎，身御至舍而问曰：“此蛮夷之国，大夫何以俨然辱而临之？”子贡曰：“今者吾说吴王以救鲁伐齐，其志欲之而畏越，曰‘待我伐越乃可’。如此，破越必矣。且夫无报人之志而令人疑之，拙也；有报人之志，使人知之，殆也；事未发而先闻，危也。三者举事之大患。”句践顿首再拜曰：“孤尝不料力，乃与吴战，困于会稽，痛入于骨髓，日夜焦唇

干舌，徒欲与吴王接踵而死，孤之愿也。”遂问子贡。子贡曰：

“吴王为人猛暴，鬻臣不堪；国家敝以数战，士卒弗忍；百姓怨上，大臣内变；

子胥以谏死，太宰嚭用事，顺君之过以安其私：是残国之治也。今王诚发士卒佐之徼其志，重宝以说其心，卑辞以尊其礼，其伐齐必也。彼战不胜，王之福矣。战胜，必以兵临晋，臣请北见晋君，令共攻之，弱吴必矣。”

其锐兵尽于齐，重甲困于晋，而王制其敝，此灭吴必矣。”越王大说，许诺。

送子贡金百镒，剑一，良矛二。子贡不受，遂行。

注 索隐王劭按：家语、越绝并无此五字。是时子胥未死。

注 集解结尧反。

注 集解王肃曰：“激射其志。”

报吴王曰：“臣敬以大王之言告越王，越王大恐，曰：‘孤不幸，少失先人，内不自量，抵罪于吴，军败身辱，栖于会稽，国为虚莽，赖大王之赐，使得奉俎豆而修祭祀，死不敢忘，何谋之敢虑！’”后五日，越使大夫种顿首言于吴王曰：“东海役臣孤句践使者臣种，敢修下吏问于左右。今窃闻大王将兴大义，诛强救弱，困暴齐而抚周室，请悉起境内士卒三千人，孤请自被坚执锐，以先受矢石。因越贱臣种奉先人藏器，甲二十领，鈇屈卢之矛，步光之剑，以贺军吏。”吴王大说，以告子贡曰：“越王欲身从寡人伐齐，可乎？”

子贡曰：“不可。夫空人之国，悉人之觴，又从其君，不义。君受其币，许其师，而辞其君。”吴王许诺，乃谢越王。于是吴王乃遂发九郡兵伐齐。

注 集解虚音墟。莽，莫朗反。索隐有本作“棘”，恐误也。

注 索隐鈇音肤，斧也。刘氏云一本无此字。屈卢，矛名。子贡因去之晋，谓晋君曰：“臣闻之，虑不先定不可以应卒，兵不先辨不可以胜敌。今夫齐与吴将战，彼战而不胜，越乱之必矣；与齐战而胜，必以其兵临晋。”晋君大恐，曰：“为之柰何？”子贡曰：“修兵休卒以待之。”晋君许诺。

注 索隐按：卒谓急卒也。言计虑不先定，不可以应卒有非常之事。

子贡去而之鲁。吴王果与齐人战于艾陵，大破齐师，获七将军之兵而不归，果以兵临晋，与晋人相遇黄池之上。吴晋争强。晋人击之，大败吴师。越王闻之，涉江袭吴，去城七里而军。吴王闻之，去晋而归，与越战于五湖。三战不胜，城门不守，越遂围王宫，杀夫差而戮其相。破吴三年，东向而霸。

注 索隐按：左传在哀十一年。

注 索隐左传黄池之会在哀十三年。越入吴，吴与越平也。

注 索隐按：左传越灭吴在哀二十二年，则事并悬隔数年。盖此文欲终说其事，故其辞相连。

故子贡一出，存鲁，乱齐，破吴，强晋而霸越。子贡一使，使势相破，十年之中，五国各有变。

注 索隐按：左传谓鲁、齐、晋、吴、越也，故云“子贡出，存鲁，乱齐，破吴，强晋而霸越”。

子贡好废举，与时转货货。喜扬人之美，不能匿人之过。

常相鲁卫，家累千金，卒终于齐。

注 集解废举谓停贮也。与时谓逐时也。夫物贱则买而停贮，值贵即逐时转易，货卖取资利也。索隐按：家语“货”作“化”。王肃云：“废举谓买贱卖贵也，转化谓随时转货以殖其资也。”刘氏云：“废谓物贵而卖之，举谓物贱而收买之，转货谓转贵收贱也。”

言偃，吴人，字子游。少孔子四十五岁。

注 索隐家语云鲁人。按：偃仕鲁为武城宰耳。今吴郡有言偃顷，盖吴郡人为是也。

子游既已受业，为武城宰。孔子过，闻弦歌之声。孔子莞尔而笑曰：“割鸡焉用牛刀？”子游曰：“昔者偃闻诸夫子曰，君子学道则爱人，小人学道则易使。”孔子曰：“二三子，偃之言是也。前言戏之耳。”孔子以为子游习于文学。

注 正义括地志云：“在兖州，即南城也。舆地志云南武城县，鲁武城邑，子游为宰者也，在泰山郡。”

注 集解何晏曰：“莞尔，小笑貌。”

注 集解孔安国曰：“言治小何须用大道。”

注 集解孔安国曰：“道谓礼乐也。乐以和人，人和则易使。”

注 集解孔安国曰：“从行者。”

注 集解孔安国曰：“戏以治小而用大。”

卜商 字子夏。少孔子四十四岁。

注 集解家语云卫人。郑玄曰温国卜商。索隐按：家语云卫人，郑玄云温国人，不同者，温国今河内温县，元属卫故。

子夏问：“‘巧笑倩兮，美目盼兮，素以为绚兮’，何谓也？”子曰：“绘事后素。”曰：“礼后乎？”孔子曰：“商始可与言诗已矣。”

注 集解马融曰：“倩，笑貌。盼，动目貌。绚，文貌。此上二句在卫风硕人之二章，其下一句逸诗。”

注 集解郑玄曰：“绘，画文也。凡昼绘先布黼色，然后以素分布其闲以成其文，喻美女虽有倩盼美质，亦须礼以成也。”

注 集解何晏曰：“孔言绘事后素，子夏闻而解知以素喻礼，故曰‘礼后乎’。”

注 集解包氏曰：“能发明我意，可与言诗矣。”

子贡问：“师与商孰贤？”子曰：“师也过，商也不及。”

“然则师愈与？”

曰：“过犹不及。”

注 集解孔安国曰：“言俱不得中。”

子谓子夏曰：“汝为君子儒，无为小人儒。”

注 集解何晏曰：“君子之儒将以明道，小人为儒则矜其名。”

孔子既没，子夏居西河 教授，为魏文侯师。 其子死，哭之失明。

注 索隐在河东郡之西界，盖近龙门。刘氏云：“今同州河西县有子夏石室学堂也。”正义西河郡，今汾州也。尔雅云：

“两河闲曰冀州。”礼记云：“自东河至于西河。”河东故号龙门河为西河，汉因为西河郡，汾州也，子夏所教处。

括地志云：“谒泉山一名隐泉山，在汾州隰城县北四十里。注水经云‘其山崖壁五，崖半有一石室，去地五十丈，顶上平地十许顷。随国集记云此为子夏石室，退老西河居此’。有卜商神祠，今见在。”

注 索隐按：子夏文学着于四科，序诗，传易。又孔子以春秋属商。又传礼，着在礼志。而此史并不论，空记论语小事，亦其疏也。正义文侯都安邑。孔子卒后，子夏教于西河之上，文侯师事之，咨问国政焉。

颛孙师，陈人，字子张。少孔子四十八岁。

注 索隐郑玄目录阳城人。阳城，县名，属陈郡。

子张问干禄，孔子曰：“多闻阙疑，慎言其余，则寡尤；多见阙殆，慎行其余，则寡悔。言寡尤，行寡悔，禄在其中矣。”

注 集解郑玄曰：“干，求也。禄，禄位也。”

注 集解包氏曰：“尤，过也。疑则阙之；其余不疑，犹慎言之，则少过。”

注 集解包氏曰：“殆，危也。所见危者，阙而不行，则少悔。”

注 集解郑玄曰：“言行如此，虽不得禄，得禄之道。”

他日从在陈蔡闲，困，问行。孔子曰：“言忠信，行笃敬，虽蛮貊之国行也；言不忠信，行不笃敬，虽州里行乎哉！立则见其参于前也，在舆则见其倚于衡，夫然后行。”子张书诸绅。

注 集解郑玄曰：“二千五百家为州，五家为邻，五邻为里。行乎哉，言不可行。”

注 集解包氏曰：“衡，輶也。言思念忠信，立则常想见，参然在前；在舆则若倚于车輶。”

注 集解孔安国曰：“绅，大带也。”

子张问：“士何如斯可谓之达矣？”孔子曰：“何哉，尔所谓达者？”子张对曰：

“在国必闻，在家必闻。”孔子曰：“是闻也，非达也。夫达者，质直而好义，察言而观色，虑以下人，在国及家必达。夫闻也者，色取仁而行违，居之不疑，在国及家必闻。”

注 集解郑玄曰：“言士之所在，皆能有名誉。”

注 集解马融曰：“常有谦退之志，察言语，观颜色，知其所欲，其念虑常欲下于人。”

注 集解马融曰：“谦尊而光，卑而不可踰。”

注 集解马融曰：“此言佞人也。佞人假仁者之色，行之则违；安居其伪而不自疑。”

注 集解马融曰：“佞人党多。”

曾参，南武城人，字子舆。少孔子四十六岁。

注 索隐按：武城属鲁。当时鲁更有北武城，故言南也。正义括地志云：“南武城在兖州，子游为宰者。地理志云定襄有武城，清河有武城，故此云南武城也。”

孔子以为能通孝道，故授之业。作孝经。死于鲁。

注 正义韩诗外传云：“曾子曰：‘吾尝仕为吏，禄不过

钟釜，尚犹欣欣而喜者，非以为多也，乐道养亲也。亲没之后，吾尝南游于越，得尊官，堂高九仞，椳提三尺，达穀百乘，然犹北向而泣者，非为贱也，悲不见吾亲也。”

澹台灭明，武城人，字子羽。少孔子三十九岁。

注 集解包氏曰：“澹台，姓；灭明，名。”正义括地志云：“延津在滑州灵昌县东七里。注水经云：‘黄河水至此为之延津。昔澹台子羽赍千金之璧渡河，阳侯波起，两蛟夹舟。子羽曰：‘吾可以义求，不可以威劫。’操剑斩蛟。蛟死，乃投璧于河，三投而辄跃出，乃毁璧而去，亦无怪意。’即此津也。”

注 正义括地志云亦在兖州。

状貌甚恶。欲事孔子，孔子以为材薄。既已受业，退而修行，行不由径，非公事不见卿大夫。

注 集解包氏曰：“言其公且方。”

南游至江，从弟子三百人，设取予去就，名施乎诸侯。孔子闻之，曰：“吾以言取人，失之宰予；以貌取人，失之子羽。”

注 索隐按：今吴国东南有澹台湖，即其遗结所在。

注 索隐按：家语“子羽有君子之容，而行不胜其貌”。而上文云“灭明状貌甚恶”，则以子羽形陋也。今此孔子云“以貌取人，失之子羽”，与家语正相反。

正义按：澹子羽墓在兖州邹城县。

宓不齐字子贱。少孔子三十岁。

注 集解孔安国曰鲁人。正义颜氏家训云：“兖州永昌郡城，旧单父县地也。”

东门有子贱碑，汉世所立，乃云济南伏生即子贱之后，是‘慮’之与‘伏’古来通，字误为‘宓’，较可明矣。慮字从‘虍’，音呼；宓从‘宀’。音挠。下俱为‘必’，世传写误也。”

注 索隐家语云“鲁人，字子贱，少孔子四十九岁”。此云“三十”，不同。

孔子谓“子贱君子哉！鲁无君子，斯焉取斯？”

注 集解包氏曰：“如鲁无君子，子贱安得此行而学？”

子贱为单父宰，反命于孔子，曰：“此国有贤不齐者五人，教不齐所以治者。”孔子曰：“惜哉不齐所治者小，所治者大则庶几矣。”

注 正义宋州县也。说苑云：“宓子贱理单父，弹琴，身不下堂，单父理。巫马期以星出，以星入，而单父亦理。巫马期问其故。宓子贱曰：‘我之谓任人，子之谓任力。任力者劳，任人者逸。’”注 索隐按：家语云“不齐所父事者三人，所兄事者五人，所友者十一人”，不同也。

原宪 字子思。

注 集解郑玄曰鲁人。索隐郑玄云鲁人。家语云：“宋人。少孔子三十六岁。”

子思问耻。孔子曰：“国有道，谷。 国无道，谷，耻也。”

注 集解孔安国曰：“谷，禄也。邦有道，当食禄。”

注 集解孔安国曰：“君无道而在其朝，食其禄，是耻辱也。”

子思曰：“克伐怨欲不行焉，可以为仁乎？”孔子曰：“可以为难矣，仁则吾弗知也。”

注 集解马融曰：“克，好胜人也。伐，自伐其功。怨，忌也。欲，贪欲也。”

注 集解包氏曰：“四者行之难，未足以为仁。”

孔子卒，原宪遂亡在草泽中。子贡相卫，而结驷连骑，排藜藿入穷阎，过谢原宪。宪摄敝衣冠见子贡。子贡耻之，曰：“夫子岂病乎？”原宪曰：“吾闻之，无财者谓之贫，学道而不能行者谓之病。若宪，贫也，非病也。”子贡鼻，不怪而去，终身耻其言之过也。

注 索隐家语云：“隐居卫。”

公冶长，齐人，字子长。

注 索隐家语云：“鲁人，名苕，字子长。”范宁云：“字子芝。”

孔子曰：“长可妻也，虽在累继之中，非其罪也。”以其子妻之。

注 集解孔安国曰：“累，黑索也。继，挛也。所以拘罪人。”

注 集解张华曰：“公冶长墓在城阳姑幕城东南五里所，墓极高。”

南宫括字子容。

注 集解孔安国曰：“容，鲁人”。索隐家语作“南宫绌”。按：其人是孟僖子之子仲孙阅也，盖居南宫因姓焉。

问孔子曰：“羿善射，奭荡舟，俱不得其死然；禹稷躬稼而有天下？”孔子弗答。容出，孔子曰：“君子哉若人！上德哉若人！”“国有道，不废；

国无道，免于刑戮。”三复“白珪之玷”，以其兄之子妻之。

注 集解孔安国曰：“羿，有穷之君，篡夏后位，其徒寒浞杀之，因其室而生奭。奭多力，能陆地行舟，为夏后少康所杀。”正义羿音诣。荡，大浪反。

注 集解马融曰：“禹尽力于沟洫，稷播百谷，故曰‘躬稼’也。禹及其身，稷及后世，皆王。括意欲以禹稷比孔子，孔子谦，故不答。”

注 集解孔安国曰：“贱不义而贵有德，故曰君子。”

注 集解孔安国曰：“不废，言见用。”

注 集解孔安国曰：“诗云‘白珪之玷，尚可磨也；斯言之玷，不可为也’。

南容读诗至此，三反之，是其心敬慎于言。”

公皙哀字季次。

注 集解孔子家语云齐人。索隐家语作“公皙克”。

孔子曰：“天下无行，多为家臣，仕于都；唯季次未尝仕。”

注 索隐家语云：“未尝屈节为人臣，故子特赏叹之。”亦见游侠传也。

曾蒧 字皙。

注 集解音点。索隐音点，又音其炎反。

注 集解孔安国曰：“皙，曾参父。”索隐家语云：“曾点字子皙，曾参之父。”

侍孔子，孔子曰：“言尔志。”蒧曰：“春服既成，冠者五六人，童子六七人，浴乎沂，风乎舞雩，咏而归。”孔子喟尔叹曰：“吾与蒧也！”

注 集解徐广曰：“一作‘馈’。”驷案：包氏曰“暮春者，季春三月也。春服既成，衣单袷之时，我欲得冠者五六人，童子六七人，浴于沂水之上，风凉于舞雩之下，歌咏先王之道，归于夫子之门”。

注 集解周氏曰：“善蒧之独知时也。”

颜无繇 字路。路者，颜回父，父子尝各异时事孔子。

注 集解音遥。正义繇音由。

注 索隐家语云“颜由字路，回之父也。孔子始教于阙里而受学焉。少孔子六岁”，故此传云“父子异时事孔子”，故易称“颜氏之子”者，是父子俱学孔门也。

颜回死，颜路贫，请孔子车以葬。孔子曰：“材不材，亦各言其子也。鲤也死，有棺而无斂，吾不徒行以为之斂，以吾从大夫之后，不可以徒行。”

注 集解孔安国曰：“卖以作斂。”

注 集解孔安国曰：“鲤，孔子子伯鱼。孔子时为大夫，言从大夫之后，不可徒行，谦辞也。”

商瞿，鲁人，字子木。少孔子二十九岁。

注 正义具俱反。

注 索隐家语云：“瞿年三十八无子，母欲更娶室。孔子曰‘瞿过四十当有五丈夫子’，果然。瞿谓梁鳢勿娶，‘吾恐子或晚生，非妻之过也’。”

孔子传易于瞿，瞿传楚人馯臂子弘，弘传江东人矫子庸疵，疵传燕人周子家竖，竖传淳于人光子乘羽，羽传齐人田子庄何，何传东武人王子中同，同传菑川人杨何。何元朔中以治易为汉中大夫。

注 集解徐广曰：“音寒。”

注 索隐馯，徐广音韩，邹诞生音汗。按：儒林传、荀卿子及汉书皆云馯臂字子弓，今此独作“弘”，盖误耳。应劭云子弓是子夏门人。正义馯音汗。颜师古云：“馯，姓也。”汉书及荀卿子皆云字子弓，此作“弘”，盖误也。应劭云：

“子弓，子夏门人。”

注 集解音桥。

注 集解自移反。索隐儒林传及系本皆作“螯”。疵音自移反。疵字或作“疵”。

螯是姓，疵，名也，字子肩。然螯姓，鲁庄公族也，礼记“螯固见季武子”。盖鲁人，史儒林传皆云鲁人，独此云江东人，盖亦误耳。儒林传云馯臂，江东人；桥疵，楚人也。正义汉书作“桥疵”，云鲁人。颜师古云桥疵字子庸。

注 索隐周竖字子家，有本作“林”。正义竖音时与反。

周竖字子家，汉书作“周丑”也。

注 索隐淳于，县名，在北海。光羽字子乘。正义光乘字羽。括地志云：“淳于，国[名]，在密州安丘县东三十里，古之州国，周武王封淳于国。”

注 索隐田何字子庄。正义儒林传云：“田何字子庄。”

注 集解徐广曰：“属琅邪。”

注 索隐王同字子中。正义括地志云：“东武县今密州诸城县是也。”汉[书]作“王同字子仲”。

注 索隐自商瞿传易至杨何，凡八代相传。儒林传何字叔元。正义汉书云字叔元。按：商瞿至杨何凡八代。

高柴字子羔。少孔子三十岁。

注 集解郑玄曰卫人。索隐郑玄云卫人。家语“齐人，高氏之别族。长不盈六尺，状貌甚恶”。此传作“五尺”。误也。正义家语云齐人。

子羔长不盈五尺，受业孔子，孔子以为愚。

子路使子羔为费邱宰，孔子曰：“贼夫人之子！”子路曰：“有民人焉，有社稷焉，何必读书然后为学！”孔子曰：“是故恶夫佞者。”

注 正义括地志云：“郢州宿县二十三里邱亭。”

注 集解包氏曰：“子羔学未孰习而使为政，所以贼害人。”

注 集解孔安国曰：“言治人事神，于是而习，亦学也。”

注 集解孔安国曰：“疾其以给应，遂己非而不知穷也。”

漆雕开字子开。

注 集解郑玄曰鲁人也。索隐郑玄云鲁人。家语云：“蔡人，字子若，少孔子十一岁。”又曰：“习尚书，不乐仕。孔子曰：‘可以仕矣。’对曰：‘吾斯之未能信。’”王肃云：“未得用斯书之意，故曰‘未能信’也。”正义家语云：“蔡人，字子若，少孔子十一岁。习尚书，不乐仕。”

孔子使开仕，对曰：“吾斯之未能信。”孔子说。

注 集解孔安国曰：“仕进之道。未能信者，未能究习。”

注 集解郑玄曰：“善其志道深。”

公伯僚字子周。

注 集解马融曰鲁人。索隐马融云鲁人。家语无公伯僚而有申僚子周。而谯周云“疑公伯僚是谗愬之人，孔子不责，而云‘其如命何’，非弟子之流也”。

今亦列比在七十二贤之数，盖太史公误。且“僚”亦作“辽”也。

正义家语有申僚子周。古史考云：“疑公伯僚是谗愬之人，孔子不责，而云命，非弟子之流也。”

周愬子路于季孙，子服景伯以告孔子，曰：“夫子固有惑志，僚也，吾力犹能肆诸市朝。”孔子曰：“道之将行，命也；道之将废，命也。公伯僚其如命何！”

注 集解孔安国曰：“季孙信谮，愬子路也。”

注 集解郑玄曰：“吾势犹能辨子路之无罪于季孙，使人诛僚而肆之也。有罪既刑，陈其尸曰肆。”

司马耕字子牛。

注 集解孔安国曰宋人。索隐家语云“宋人，字子牛”，孔安国亦云“宋人，弟安子曰司马儻”也。牛是桓魋之弟，以魋为宋司马，故牛遂以司马为氏也。

牛多言而躁。问仁于孔子，孔子曰：“仁者其言也诤。”

曰：“其言也诤，斯可谓之仁乎？”子曰：“为之难，言之得无诤乎！”

注 集解孔安国曰：“诤，难也。”

注 集解孔安国曰：“行仁难，言仁亦不得不诤也。”

问君子，子曰：“君子不忧不惧。”曰：“不忧不惧，斯可谓之君子乎？”

子曰：“内省不疚，夫何忧何惧！”

注 集解孔安国曰：“牛兄桓魋将为乱，牛自宋来学，常忧惧，故孔子解之也。”

注 集解包氏曰：“疚，病。自省无罪恶，无可忧惧。”

樊须字子迟。少孔子三十六岁。

注 集解郑玄曰齐人。索隐家语云鲁人也。正义家语云鲁人。

樊迟请学稼，孔子曰：“吾不如老农。”请学圃，曰：“吾不如老圃。”樊迟出，孔子曰：“小人哉樊须也！上好礼，则民莫敢不敬；上好义，则民莫敢不服；上好信，则民莫敢不用情。夫如是，则四方之民襁负其子而至矣，焉用稼！”

注 集解马融曰：“树五谷曰稼，树菜蔬曰圃。”

注 集解孔安国曰：“情，实也。言民化上各以实应。”

注 集解包氏曰：“礼义与信足以成德，何用学稼以教民乎！负子之器曰襁。”

樊迟问仁，子曰：“爱人。”问智，曰：“知人。”

有若 少孔子四十三岁。有若曰：“礼之用，和为贵，先王之道斯为美。”

小大由之，有所不行；知和而和，不以礼节之，亦不可行也。” “信近于义，言可复也；恭近于礼，远耻辱也；因不失其亲，亦可宗也。”

注 集解郑玄曰鲁人。

注 索隐家语云：“鲁人，字子有，少孔子三十三岁。”今此传云“四十二岁”，不知传误，又所见不同也？正义家语云“鲁人，字有，少孔子三十三岁”，不同。

注 集解马融曰：“人知礼贵和，而每事从和，不以礼为节，亦不可以行也。”

注 集解何晏曰：“复犹覆也。义不必信，信非义也。以其言可覆，故曰近义。”

注 集解何晏曰：“恭不合礼，非礼也。以其能远耻辱，故曰近礼。”

注 集解孔安国曰：“因，亲也。言所亲不失其亲，亦可宗敬。”

孔子既没，弟子思慕，有若状似孔子，弟子相与共立为师，师之如夫子时也。

他日，弟子进问曰：“昔夫子当行，使弟子持雨具，已而果雨。弟子问曰：‘夫子何以知之？’夫子曰：‘诗不云乎？’

“月离于毕，俾滂沱矣。” 昨暮月不宿毕乎？’他日，月宿毕，竟不雨。商瞿年长无子，其母为取室。孔子使之齐，瞿母请之。孔子曰：‘无忧，瞿年四十后当有五丈夫子。’已而果然。问夫子何以知此？”有若默然无以应。弟子起曰：“有子避之，此非子之座也！”

注 集解毛传曰：“毕，囑也。月离阴星则雨。”

注 正义家语云：“瞿年三十八无子，母欲更娶室。孔子曰：‘瞿年过四十当有五丈夫子。’果然。”中备云：“鲁人商瞿使向齐国，瞿年四十，今后使行远路，畏虑，恐绝无子。夫子正月与瞿母筮，告曰：‘后有五丈夫子。’子贡曰：

‘何以知？’子曰：‘卦遇大畜，艮之二世。九二甲寅木为世，六五景子水为应。

世生外象生象来爻生互内象，艮别子，应有五子，一子短命。’颜回云：‘何以知之？’‘内象是本子，一艮变为二丑三阳爻五，于是五子，一子短命。’‘何以知短命？’‘他以故也。’”注 集解五男也。索隐谓五男也。

公西赤字子华。少孔子四十二岁。

注 集解郑玄曰鲁人。

子华使于齐，焜有为其母请粟。孔子曰：“与之釜。”请益，曰：“与之庾。”

焜子与之粟五秉。孔子曰：“赤之适齐也，乘肥马，衣轻裘。吾闻君子周急不继富。”

注 集解马融曰：“六斗四升曰釜。”

注 集解包氏曰：“十六斗曰庾。”

注 集解马融曰：“十六斛曰秉，五秉合八十斛。”

注 集解郑玄曰：“非焜有与之太多。”
巫马施字子旗。少孔子三十岁。

注 集解郑玄曰鲁人，索隐郑玄云鲁人。家语云：“陈人，字子期。”正义音其。

陈司败问孔子曰：“鲁昭公知礼乎？”孔子曰：“知礼”退而揖巫马旗曰：

“吾闻君子不党，君子亦党乎？鲁君娶吴女为夫人，命之为孟子。孟子姓姬，讳称同姓，故谓之孟子。鲁君而知礼，孰不知礼！”施以告孔子，孔子曰：

“丘也幸，苟有过，人必知之。臣不可言君亲之恶，为讳者，礼也。”

注 集解孔安国曰：“司败，官名。陈大夫也。”

注 集解孔安国曰：“相助匿非曰党。礼同姓不婚，而君娶之。当称‘吴姬’，讳曰‘孟子’。”

注 集解孔安国曰：“以司败之言告也。讳国恶，礼也。圣人之道弘，故受之为过也。”

梁鱣字叔鱼。少孔子二十九岁。

注 集解一作“鲤”。

注 集解孔子家语曰齐人。索隐家语云齐人，字叔鱼也。

颜幸字子柳。少孔子四十六岁。

注 集解郑玄曰鲁人。索隐家语云：“颜幸，字柳。”按：礼记有颜柳，或此人。

注 索隐家语云“少三十六岁”，与郑玄同。

焜孺字子鲁，少孔子五十岁。

注 集解一作“曾”。索隐家语字子鲁，鲁人。作“焜孺”。曹恤字子循。少孔子五十岁。

注 索隐曹恤少孔子五十岁。家语同。伯虔字子析，少孔子五十岁。

注 索隐伯虔字子折。家语作“伯处字子鵠”，皆转写字误，未知适从。正义家语云“子哲”。

公孙龙字子石。少孔子五十三岁。

注 集解郑玄曰楚人。索隐家语或作“宠”，又云“荅”，七十子图非“荅”也。按：字子石，则“荅”或非谬。郑玄云楚人，家语卫人。然庄子所云“坚白之谈”，则其人也。正义家语云卫人，孟子云赵人，庄子云“坚白之谈”也。

自子石已右三十五人，显有年名及受业见于书传。其四十有二人，无年及不见书传者纪于左：

注 索隐按：家语此例唯有三十七人。其公良孺、秦商、颜亥、叔仲会四人，家语有事结，史记阙。然自公伯辽、秦焜、鄒单三人，家语不载，而别有琴牢、陈亢、县亶当此三人数，皆互有也。如文翁图所记，又有林放、蘧伯玉、申枨、申堂，俱是后人所以见增益，于今殆不可考。

焜季字子产。

注 集解郑玄曰鲁人。索隐家语焜季字产。正义家语云焜

季字子产。

公祖句兹字子之。

注 索隐句音钩。正义句音钩。

秦祖字子南。

注 集解郑玄曰秦人。索隐家语字子南。

漆雕哆 字子敛。

注 集解音赤者反。索隐赤者反。家语字子敛。

注 集解郑玄曰鲁人。

颜高字子骄。

注 索隐家语名产。孔子在卫，南子招夫子为次过市，时产为御也。正义孔子在卫，南子招夫子为次乘过市，颜高为御。

漆雕徒父。

注 索隐家语字固也。

壤驷赤字子徒。

注 集解郑玄曰秦人。索隐家语字子徒者。

商泽。

注 集解家语曰字子季。索隐家语字季。

石作蜀字子明。

注 索隐家语同。

任不齐字选。

注 集解郑玄曰楚人。索隐家语字子选也。
公良孺字子正。

注 集解郑玄曰：“陈人，贤而有勇。”索隐家语作“良孺”。陈人，字子正，贤而有勇。孔子周游，常以家车五乘从孔子游。家语在三十五人之中。亦见系家，在三十二人不见，盖传之数亦误也。邹诞本作“公襄孺”。

正义孔子周游，常以家车五乘从孔子。孔子世家亦云语在三十五人中，今在四十二人数，恐太史公误也。
后处字子里。

注 集解郑玄曰齐人。索隐家语同也。
秦焜字开。

注 正义家语无此人。王肃家语此等惟三十七人，其公良孺、秦商、颜亥、仲叔会四人，家语有事结，而史记阙。公伯寮、秦焜、鄆单，家语不载，而别有琴牢、陈亢、县亶三人。
公夏首字乘。

注 集解郑玄曰鲁人。索隐家语同也。
奚容箴字子皙。

注 索隐家语同也。正义卫人。
公肩定字子中。

注 集解郑玄曰鲁人。或曰晋人。索隐家语同也。
颜祖字襄。

注 索隐家语无此人也。正义鲁人。
鄡单 字子家。

注 集解苦尧反。

注 集解音善。

注 集解徐广曰：“一云‘鄡单’。钜鹿有鄡县，太原有鄡县。”索隐鄡音苦尧反，单音善，则单名。徐广云“一作‘鄡单’，钜鹿有鄡县，太原有鄡县”。

家语无此人也。

句井疆。

注 集解郑玄曰卫人。正义句作“钩”。

罕父黑字子索。

注 集解家语曰：“罕父黑字索。”索隐家语作“罕父黑字索”。

秦商字子丕。

注 集解郑玄曰楚人。索隐家语：“鲁人，字丕慈。少孔子四岁。其父董，与孔子父纥俱以力闻也。”正义家语云：“鲁人，字丕兹。”

申党字周。

注 索隐家语有申繇，字周。论语有申枋。郑玄云“申枋，

鲁人，弟子也”。

盖申堂是柎不疑，以柎堂声相近。上又有公伯繇，亦字周。家语则无伯繇，是史记述伯繇一人者也。正义鲁人。

颜之仆字叔。

注 集解郑玄曰鲁人。索隐家语并同。
荣旗字子祈。

注 索隐家语荣祈字子颜也。
县成字子祺。

注 集解郑玄曰鲁人。索隐家语作“子谋”也。正义县音玄。

左人郢字行。

注 集解郑玄曰鲁人。索隐家语同也。
燕伋字思。

注 索隐家语同也。
郑国字子徒。

注 索隐家语薛邦字徒，史记作“国”而家语称“邦”者，盖避汉祖讳而改。

“邦”与“薛”，字误也。正义家语云薛邦字徒，史记作“国”者，避高祖讳。

“薛”字与“邦”字误耳。
秦非字子之。

注 集解郑玄曰鲁人。
施之常字子恒。
颜哱字子声。

注 集解郑玄曰鲁人。
步叔乘字子车。

注 集解郑玄曰齐人。
原亢籍。

注 集解家语曰：“名亢，字籍。”索隐家语名亢字籍。
正义亢，作“伉”，仁勇反。
乐欬字子声。

注 索隐家语同也。正义鲁人。
廉絜字庸。

注 集解郑玄曰卫人。索隐家语同也。
叔仲会字子期。

注 集解郑玄曰晋人。索隐郑玄云晋人。家语“鲁人。少孔子五十四岁。与孔璇年相比，二孺子俱执笔迭侍于夫子，孟武伯见而放之”是也。
颜何字焜。

注 集解郑玄曰鲁人。索隐家语字称。
狄黑字皙。

注 索隐家语同。
邦巽字子敛。

注 集解郑玄曰鲁人。索隐家语“巽”作“选”，字子敛。文翁图作“国选”，盖亦避汉讳改之。刘氏作“邽巽”，音圭，所见各异。
孔忠。

注 集解家语曰：“忠字子蔑，孔子兄之子。”索隐家语云“忠字子蔑，孔子兄之子”也。
公西舆如字子上。

注 索隐家语同。
公西箴字子上。

注 集解郑玄曰鲁人。索隐公西箴字子上，家语子上作“子尚”也。

太史公曰：学者多称七十子之徒，誉者或过其实，毁者或损其真，钧之未鬻厥容貌，则论言弟子籍，出孔氏古文近是。余以弟子名姓文字悉取论语弟子问并次为篇，疑者阙焉。

【索隐述赞】教兴阙里，道在聊乡。异能就列，秀士升堂。依仁游艺，合志同方。将师宫尹，俎豆琳琅。惜哉不霸，空臣素王！

史记卷六十八

列传八 商君列传

商君者，卫之诸庶馭公子也，名鞅，姓公孙氏，其祖本姬姓也。鞅少好刑名之学，事魏相公叔座为中庶子。公叔座知其贤，未及进。会座病，魏惠王亲往问病，曰：“公叔病有如不可讳，将柰社稷何？”公叔曰：“座之中庶子公孙鞅，年虽少，有奇才，愿王举国而听之。”王嘿然。王且去，座屏人言曰：“王即不听用鞅，必杀之，无令出境。”王许诺而去。公叔座召鞅谢曰：“今者王问可以为相者，我言若，王色不许我。我方先君后臣，因谓王即弗用鞅，当杀之。王许我，汝可疾去矣，且见禽。”鞅曰：“彼王不能用君之言任臣，又安能用君之言杀臣乎？”卒不去。惠王既去，而谓左右曰：“公叔病甚，悲乎，欲令寡人以国听公孙鞅也，岂不悖哉！”

注 正义秦封于商，故号商君。

注 索隐公叔，氏；座，名也。座音在戈反。

注 索隐官名也。魏已置之，非自秦也。周礼夏官谓之“诸子”，礼记文王世子谓之“庶子”，掌公族也。

注 索隐即魏侯之子，名瑩，后徙大梁而称梁也。

注 索隐战国策云卫庶子也。

注 索隐疾重而悖乱也。正义悖音背。

公叔既死，公孙鞅闻秦孝公下令国中求贤者，将修繆公之业，东复侵地，乃遂西入秦，因孝公宠臣景监以求见孝公。孝公既见卫鞅，语事良久，孝公时时睡，弗听。罢而孝公怒景监曰：“子之客妄人耳，安足用邪！”景监以让卫鞅。

卫鞅曰：“吾说公以帝道，其志不开悟矣。”后五日，复求见鞅。鞅复见孝公，益愈，然而未中旨。罢而孝公复让景监，景监亦让鞅。鞅曰：“吾说公以王道而未入也。请复见鞅。”鞅复见孝公，孝公善之而未用也。罢而去。孝公谓景监曰：“汝客善，可与语矣。”鞅曰：“吾说公以霸道，其意欲用之矣。诚复见我，我知之矣。”卫鞅复见孝公。公与语，不自知屈之前于席也。语数日不厌。景监曰：“子何以中吾君？吾君之驩甚也。”鞅曰：“吾说君以帝王之道比三代，而君曰：‘久远，吾不能待。且贤君者，各及其身显名天下，安能邑邑待数十百年以成帝王乎？’故吾以强国之术说君，君大说之。然亦难以比德于殷周矣。”

注 索隐景姓，楚之族也。监音去声平声并通。

注 索隐音税，下同。

注 索隐比三。比者，频也。谓频三见孝公，言帝王之道也。比音必耳反。

正义比，必寐反。说者以五帝三王之事比至孝公，以三代帝王之道方兴。孝公曰“太久远，吾不能”。

注 索隐音悦。

孝公既用卫鞅，鞅欲变法，恐天下议己。卫鞅曰：“疑行无名，疑事无功。且夫有高人之行者，固见非于世；有独知之虑者，必见敖于民。愚者闇于成事，知者见于未萌。民不可与虑始而可与乐成。论至德者不和于俗，成大功者不谋于觴。”

是以圣人苟可以强国，不法其故；苟可以利民，不循其礼。”

孝公曰：“善。”甘龙曰：“不然。圣人不易民而教，知者不变法而治。因民而教，不劳而成功；缘法而治者，更习而民安之。”卫鞅曰：“龙之所言，世俗之言也。常人安于故俗，学者溺于所闻。以此两者居官守法可也，非所与论于法之外也。三代不同礼而王，五伯不同法而霸。智者作法，愚者制焉；贤者更礼，不肖者拘焉。”杜摯曰：“利不百，不变法；功不十，不易器。法古无过，循礼无邪。”卫鞅曰：“治世不一道，便国不法古。故汤武不循古而王，夏殷不易礼而亡。

反古者不可非，而循礼者不足多。”孝公曰：“善。”

以卫鞅为左庶长，卒定变法之令。

注 索隐商君书“非”作“负”。

注 索隐商君书作“必见惊于人”也。正义敖，五到反。

注 索隐言救弊为政之术，所为苟可以强国，则不必要须法于故事也。

注 索隐孝公之臣，甘姓，龙名也。甘氏出春秋时甘昭公王子带后。

注 索隐言贤智之人作法更礼，而愚不肖者不明变通，而辄拘制不使之行，斯亦信然矣。

注 索隐商君书作“修古”。

注 索隐指殷纣、夏桀也。

令民为什伍，而相牧司连坐。不告奸者腰斩，告奸者与斩敌首同赏，匿奸者与降敌同罚。民有二男以上不分异者，倍其赋。有军功者，各以率受上爵；为私斗者，各以轻重被刑大小。僇力本业，耕织致粟帛多者复其身。事未利及怠而贫者，举以为收孥。宗室非有军功论，不得为属籍。明

尊卑爵秩等级，各以差次名田宅，臣妾衣服以家次。有功者显荣，无功者虽富无所芬华。

注 索隐刘氏云：“五家为保，十保相连。”正义或为十保，或为五保。

注 索隐牧司谓相纠发也。一家有罪而九家连举发，若不纠举，则十家连坐。

恐变令不行，故设重禁。

注 索隐案：谓告奸一人则得爵一级，故云“与斩敌首同赏”也。

注 索隐案律，降敌者诛其身，没其家，今匿奸者，言当与之同罚也。

注 正义民有二男不别为活者，一人出两课。

注 集解音律。

注 索隐未谓工商也。盖农桑为本，故上云“本业耕织”也。怠者，懈也。

周礼谓之“疲民”。以言懈怠不事事之人而贫者，则纠举而收录其妻子，没为官奴婢，盖其法特重于古也。

注 索隐谓宗室若无军功，则不得入属籍。谓除其籍，则虽无功不及爵秩也。

注 索隐谓各随其家爵秩之班次，亦不使僭侈踰等也。

令既具，未布，恐民之不信，已乃立三丈之木于国都市南门，募民有能徙置北门者予十金。民怪之，莫敢徙。复曰“能徙者予五十金”。有一人徙之，辄予五十金，以明不欺。卒下令。

令行于民僮年，秦民之国都言初令之不便者以千数。于是太子犯法。卫鞅曰：“法之不行，自上犯之。”将法太子。

太子，君嗣也，不可施刑，刑其傅公子虔，黥其师公孙贾。明日，秦人皆趋令。行之十年，秦民大说，道不拾遗，山无盗贼，家给人足。民勇于公战，怯于私斗，乡邑大治。秦民初言令不便者有来言令便者，卫鞅曰“此皆乱化之民也”，尽迁之于边城。其后民莫敢议令。

注 索隐谓鞅新变之法令为“初令”。

注 索隐趋音七踰反。趋者，向也，附也。

于是以鞅为大良造。将兵围魏安邑，降之。居三年，作为筑冀阙宫庭于咸阳，秦自雍徙都之。而令民父子兄弟同室内息者为禁。而集小(都)乡邑聚为县，置令、丞，凡三十一县。为田开阡陌封疆，而赋税平。平斗桶 权衡丈尺。行之四年，公子虔复犯约，劓之。居五年，秦人富强，天子致胙于孝公，诸侯毕贺。

注 索隐即大上造也，秦之第十六爵名也。今云“良造”者，或后变其名耳。

注 索隐冀阙即魏阙也。冀，记也。出列教令，当记于此门阙。

注 正义南北曰阡，东西曰陌。按：谓驿滕也。疆音疆。封，聚土也；疆，界也：谓界上封记也。

注 集解郑玄曰：“音勇，今之斛也。”索隐音统，量器名。

注 正义音左故反。

其明年，齐败魏兵于马陵，虏其太子申，杀将军庞涓。其明年，卫鞅说孝公曰：

“秦之与魏，譬若人之有腹心疾，非魏并秦，秦即并魏。

何者？魏居领阨之西，都安邑，与秦界河而独擅山东之利。利则西侵秦，病则东收地。今以君之贤圣，国赖以盛。而魏往年大破于齐，诸侯畔之，可因此时伐魏。魏不支秦，必东徙。东徙，秦据河山之固，东乡以制诸侯，此帝王之业也。”孝公以为然，使卫鞅将而伐魏。魏使公子卬将而击之。军既相距，卫鞅遗魏将公子卬书曰：“吾始与公子驩，今俱为两国将，不忍相攻，可与公子面相见，盟，乐饮而罢兵，以安秦魏。”魏公子卬以为然。会盟已，饮，而卫鞅伏甲士而袭虜魏公子卬，因攻其军，尽破之以归秦。魏惠王兵数破于齐秦，国内空，日以削，恐，乃使使割河西之地献于秦以和。而魏遂去安邑，徙都大梁。梁惠王曰：“寡人恨不用公叔座之言也。”卫鞅既破魏还，秦封之于、商十五邑，号为商君。

注 索隐盖即安邑之东，山领险阨之地，即今蒲州之中条已东，连汾、晋之嶮嶷也。

注 索隐纪年曰：“梁惠王二十九年，秦卫鞅伐梁西鄙”，则徙大梁在惠王之二十九年也。正义从蒲州安邑徙汴州浚仪也。

注 集解徐广曰：“弘农商县也。”索隐于、商，二县名，在弘农。纪年云秦封鞅在惠王三十年，与此文合。正义于、商在邓州内乡县东七里，古于邑也。

商洛县在商州东八十九里，本商邑，周之商国。案：十五邑近此(三) 邑。

商君相秦十年，宗室贵戚多怨望者。赵良见商君。商君曰：“鞅之得见也，从孟兰皋，今鞅请得交，可乎？”赵良曰：“仆弗敢愿也。孔丘有言曰：‘推贤而戴者进，聚不肖而王者退。’仆不肖，故不敢受命。仆闻之曰：‘非其位而居之曰贪位，非其名而有之曰贪名。’仆听君之义，则恐仆贪位贪

名也。故不敢闻命。”商君曰：“子不说吾治秦与？”赵良曰：“反听之谓聪，内视之谓明，自胜之谓强。虞舜有言曰自卑也尚矣。”君不若道虞舜之道，无为问仆矣。”商君曰：“始秦戎翟之教，父子无别，同室而居。

今我更制其教，而为其男女之别，大筑冀阙，营如鲁卫矣。子观我治秦也，孰与五羖大夫贤？”赵良曰：“千羊之皮，不如一狐之腋；千人之诺诺，不如一士之谔谔。武王谔谔以昌，殷纣墨墨以亡。君若不非武王乎，则仆请终日正言而无诛，可乎？”商君曰：“语有之矣，貌言华也，至言实也，苦言药也，甘言疾也。夫子果肯终日正言，鞅之药也。鞅将事子，子又何辞焉！”赵良曰：“夫五羖大夫，荆之鄙人也。闻秦缪公之贤而愿望见，行而无资，自粥于秦客，被褐食牛。期年，缪公知之，举之牛口之下，而加之百姓之上，秦国莫敢望焉。

相秦六七年，而东伐郑，三置晋国之君，一救荆国之祸。

发教封内，而巴人致贡；施德诸侯，而八戎来服。由余闻之，款关请见。五羖大夫之相秦也，劳不坐乘，暑不张盖，行于国中，不从车乘，不操干戈，功名藏于府库，德行施于后世。五羖大夫死，秦国男女流涕，童子不歌谣，舂者不相杵。此五羖大夫之德也。今君之见秦王也，因嬖人景监以为主，非所以为名也。相秦不以百姓为事，而大筑冀阙，非所以为功也。刑黥太子之师傅，残伤民以峻刑，是积怨畜祸也。教之化民也深于命，民之效上也捷于令。

今君又左建外易，非所以为教也。君又南面而称寡人，日绳秦之贵公子。诗曰：‘相鼠有体，人而无礼，人而无礼，何不遄死。’以诗观之，非所以为寿也。公子虔杜门不出已八年矣，君又杀祝欢而黥公孙贾。诗曰：‘得人者兴，失人者崩。’此数事者，非所以得人也。君之出也，后车十数，从车载甲，

多力而骈胁者为骖乘，持矛而操闞 [一五] 戟者 旁车而趋。此一物不具，君固不出。书曰：‘恃德者昌，恃力者亡。’君之危若朝露，尚将欲延年益寿乎？则何不归十五都，灌园于鄙，劝秦王显岩穴之士，养老存孤，敬父兄，序有功，尊有德，可以少安。

君尚将贪商于之富，宠秦国之教，畜百姓之怨，秦王一旦捐宾客而不立朝，秦国之所以收君者，岂其微哉？亡可翘足而待。”商君弗从。

注 索隐战国策云孝公行商君法十八年而死，与此文不同者，案此直云相秦十年耳，而战国策乃云行商君法十八年，盖连其未作相之年耳。

注 索隐孟兰皋，人姓名也。言鞅前因兰皋得与赵良相见也。

注 索隐说音悦。与音予。

注 索隐谓守谦敬之人是为自胜，若是者乃为强。若争名得胜，此非强之道。

注 正义以殷纣比商君。

注 正义百里奚，南阳宛人。属楚，故云荆。

注 索隐谓立晋惠公、怀公、文公也。

注 索隐案(六国) [十二诸侯] 年表，穆公二十八年会晋，救楚，朝周是也。

注 集解韦昭曰：“款，叩也。”

注 正义音体。

注 集解郑玄曰：“相谓送杵声，以声音自劝也。”

注 索隐刘氏云：“教谓商鞅之令也，命谓秦君之命也。言人畏鞅甚于秦君。”

注 索隐上谓鞅之处分。今谓秦君之令。

注 索隐左建谓以左道建立威权也。外易谓在外革易君命也。

注 集解所及反。

注 集解徐广曰：“一作‘杂’。屈卢之劲矛，干将之雄戟。”索隐闕，亦作“钺”，同所及反。邹诞音吐殒反。杂音辽。屈音九勿反。按：屈卢、干将并古良匠造矛戟者名。正义顾野王云：“鋌也。”方言云：“矛，吴、扬、江、淮、南楚五湖之闲谓之鋌。其柄谓之矜。”释名云：“戟，格也。旁有格。”

注 索隐此是周书之言，孔子所删之余。

注 索隐卫鞅所封商于二县以为国，其中凡有十五都，故赵良劝令归之。

正义公孙鞅封商于十五邑，故云“十五都”。

注 索隐谓鞅于秦无仁恩，故秦国之所以将收录鞅者其效甚明，故云“岂其微哉”。

后五月而秦孝公卒，太子立。公子虔之徒告商君欲反，发吏捕商君。商君亡至关下，欲舍客舍。客人不知其是商君也，曰：“商君之法，舍人无验者坐之。”

商君喟然叹曰：“嗟乎，为法之敝一至此哉！”去之魏。魏人怨其欺公子卬而破魏师，弗受。商君欲之他国。魏人曰：“商君，秦之贼。秦强而贼入魏，弗归，不可。”遂内秦。

商君既复入秦，走商邑，与其徒属发邑兵北出击郑。秦发兵攻商君，杀之于郑黽池。秦惠王车裂商君以徇，曰：“莫如商鞅反者！”遂灭商君之家。

注 索隐走音奏。走，向也。

注 集解徐广曰：“京兆郑县也。”索隐地理志京兆有郑县。秦本纪云“初县杜、郑”，按其地是郑桓公友之所封。

注 集解徐广曰：“黽，或作‘彭’。”索隐郑黽池者，时黽池属郑故也。而徐广云“黽或作彭”者，按盐铁论云“商君困于彭池”故也。黽音亡忍反。正义黽池去郑三百里，盖秦兵至郑破商邑兵，而商君东走至黽，乃擒杀之。

太史公曰：商君，其天资刻薄人也。迹其欲干孝公以帝王术，挟持浮说，非其质矣。且所因由嬖臣，及得用，刑公子虔，欺魏将卬，不师赵良之言，亦足发明商君之少恩矣。余尝读商君开塞耕战书，与其人行事相类。卒受恶名于秦，有以也夫！

注 索隐谓天资其人为刻薄之行。刻谓用刑深刻；薄谓弃仁义，不愜诚也。

注 索隐说音如字。浮说即虚说也。谓鞅得用，刑政深刻，又欺魏将，是其天资自有狙诈，则初为孝公论帝王之术，是浮说耳，非本性也。

注 索隐按商君书，开谓刑严峻则政化开，塞谓布恩赏则政化塞，其意本于严刑少恩。又为田开阡陌，及言斩敌首赐爵，是耕战书也。

注 集解新序论曰：“秦孝公保崤函之固，以广雍州之地，东并河西，北收上郡，国富兵强，长雄诸侯，周室归籍，四方来贺，为战国霸君，秦遂以强，六世而并诸侯，亦皆商君之谋也。夫商君极身无二虑，尽公不顾私，使民内急耕织之业以富国，外重战伐之赏以劝戎士，法令必行，内不阿贵宠，外不偏疏远，是以令行而禁止，法出而奸息。故虽书云‘无偏无党’，诗云‘周道如砥，其直如矢’，司马法之励戎士，周后稷之劝

农业，无以易此。此所以并诸侯也。故孙卿曰：‘四世有胜，非幸也，数也。’然无信，诸侯畏而不亲。夫霸君若齐桓、晋文者，桓不倍柯之盟，文不负原之期，而诸侯畏其强而亲信之，存亡继绝，四方归之，此管仲、舅犯之谋也。今商君倍公子卬之旧恩，弃交魏之明信，诈取三军之觴，故诸侯畏其强而不亲信也。藉使孝公遇齐桓、晋文，得诸侯之统将，合诸侯之君，驱天下之兵以伐秦，秦则亡矣。天下无桓文之君，故秦得以兼诸侯。卫鞅始自以为知霸王之德，原其事不谕也。昔周召施善政，及其死也，后世思之，‘蔽芾甘棠’之诗是也。尝舍于树下，后世思其德不忍伐其树，况害其身乎！管仲夺伯氏邑三百户，无怨言。今卫鞅内刻刀锯之刑，外深鈇钺之诛，步过六尺者有罚，弃灰于道者被刑，一日临渭而论囚七百余，渭水尽赤，号哭之声动于天地，畜怨积讎比于丘山，所逃莫之隐，所归莫之容，身死车裂，灭族无姓，其去霸王之佐亦远矣。然惠王杀之亦非也，可辅而用也。使卫鞅施宽平之法，加之以恩，申之以信，庶几霸者之佐哉！”索隐新序是刘歆所撰，其中论商君，故裴氏引之。藉音胙，字合作“胙”，误为“藉”耳。按：本纪“周归文武胙于孝公者”是也。说苑云“秦法，弃灰于道者刑”，是其事也。

【索隐述赞】卫鞅入秦，景监是因。王道不用，霸术见亲。政必改革，礼岂因循。既欺魏将，亦怨秦人。如何作法，逆旅不宾！

史记卷六十九

列传九 苏秦列传

苏秦者，东周雒阳人也。东事师于齐，而习之于鬼谷先生。

注 索隐苏秦字季子，盖苏忿生之后，己姓也。谯周云：“秦兄弟五人，秦最少。兄代，代弟厉及辟、鹄，并为游说之士。”此下云“秦弟代，代弟厉”也。

正义战国策云：“苏秦，雒阳乘轩里人也。”艺文志云苏子三十一篇，在纵横流。

敬王以子朝之乱从王城东迁雒阳故城，乃号东周，以王城为西周。

注 集解徐广曰：“颍川阳城有鬼谷，盖是其所居，因为号。”骀案：风俗通义曰“鬼谷先生，六国时从横家”。索隐按：鬼谷，地名也。扶风池阳、颍川阳城并有鬼谷墟，盖是其所居，因为号。又乐壹注鬼谷子书云“苏秦欲神秘其道，故假名鬼谷”。

出游数岁，大困而归。兄弟嫂妹妻妾窃皆笑之，曰：“周人之俗，治产业，力工商，逐什二以为务。今子释本而事口舌，困，不亦宜乎！”苏秦闻之而鼻，自伤，乃闭室不出，出其书简观之。曰：“夫士业已屈首受书，而不能以取尊荣，

虽多亦奚以为！”于是得周书阴符，伏而读之。期年，以出揣摩，曰：“此可以说当世之君矣。”求说周显王。显王左右素习知苏秦，皆少之。弗信。

注 索隐按：战国策此语在说秦王之后。

注 索隐音遍官二音。按：谓尽观览其书也。

注 索隐按：谓士之立操。业者，素也，本也。言本已屈首低头，受书于师也。

注 集解战国策曰：“乃发书，陈篋数十，得太公阴符之谋，伏而诵之，简练以为揣摩。读书欲睡，引锥自刺其股，血流至踵。曰：‘安有说人主不能出其金玉锦绣，取卿相之尊者乎？’期年，揣摩成。”鬼谷子有揣摩篇也。索隐战国策云“得太公阴符之谋”，则阴符是太公之兵符也。揣音初委反，摩音姥何反。

邹诞本作“揣摩”，靡读亦为摩。王劭云“揣情、摩意是鬼谷之二章名，非为一篇也”。高诱曰“揣，定也。摩，合也。定诸侯使讎其术，以成六国之从也”。

江邃曰“揣人主之情，摩而近之”，其意当矣。

注 索隐谓王之左右素惯习知秦浮说，多不中当世，而以为苏秦智识浅，故云“少之”。刘氏云：“少谓轻之也。”

乃西至秦。秦孝公卒。说惠王曰：“秦四塞之国，被山带渭，东有关河，西有汉中，南有巴蜀，北有代马，此天府也。以秦士民之觴，兵法之教，可以吞天下，称帝而治。”秦王曰：“毛羽未成，不可以高蜚；文理未明，不可以并兼。”方诛商鞅，疾辩士，弗用。

注 正义东有黄河，有函谷、蒲津、龙门、合河等关；南

山及武关、峽关；

西有大陇山及陇山关、大震、乌兰等关；北有黄河南塞：是四塞之国，被山带渭(又)[以]为界。地里。江(渭)[谓]岷江，[西从]渭州陇山之西南流入蜀，东至荆阳入海也。河谓黄河，从同州小积石山东北流，至胜州即南流，至华州又东北流，经魏、沧等州入海。各是万里已下。

注 索隐按：谓代郡马邑也。地理志代郡又有马城县。一云代马，谓代郡兼有胡马之利。

注 索隐按：周礼春官有天府。郑玄曰：“府，物所藏。言天，尊此所藏若天府然。”

乃东之赵。赵肃侯令其弟成为相，号奉阳君。奉阳君弗说之。

去游燕，岁余而后得见。说燕文侯曰：“燕东有朝鲜、辽东，北有林胡、楼烦，西有云中、九原，南有赧沱、易水，地方二千余里，带甲数十万，车六百乘，骑六千匹，粟支数年。南有碣石、鴈门之饶，北有枣栗之利，民虽不佃作而足于枣栗矣。此所谓天府者也。”

注 索隐说音税，下并同。燕文侯，史失名。

注 索隐潮仙二音，水名。

注 索隐地理志楼烦属鴈门郡。正义二胡国名，朔、岚已北。

注 索隐按：地理志云中、九原二郡名。秦曰九原，汉武帝改曰五原郡。正义二郡并在胜州也。云中郡城在榆林县东北四十里。九原郡城在榆林县西界。

注 集解周礼曰：“正北曰并州，其川赧沱。”郑玄曰：“赧沱出鹵城。”索隐按：溲勃，水名，并州之川也，音呼沱。

又地理志卤城，县名，属代郡。溥勃河自县东至参合，又东至文安入海也。正义禄沱出代州繁峙县，东南流经五台山北，东南流过定州，流入海。易水出易州易县，东流过幽州归义县，东与呼沱河合也。

注 索隐按：战国策“车七百乘，粟支十年”。

注 索隐(战国策)碣石山在常山九门县。地理志大碣石山在右北平骊城县西南。

注 正义鴈门山在代，燕西门。

“夫安乐无事，不见覆军杀将，无过燕者。大王知其所以然乎？夫燕之所以不犯寇被甲兵者，以赵之为蔽其南也。秦赵五战，秦再胜而赵三胜。秦赵相毙，而王以全燕制其后，此燕之所以不犯寇也。且夫秦之攻燕也，踰云中、九原，过代、上谷，弥地数千里，虽得燕城，秦计固不能守也。秦之不能害燕亦明矣。

今赵之攻燕也，发号出令，不至十日而数十万之军军于东垣矣。渡禄沱，涉易水，不至四五日而距国都矣。故曰秦之攻燕也，战于千里之外；赵之攻燕也，战于百里之内。夫不忧百里之患而重千里之外，计无过于此者。是故愿大王与赵从亲，天下为一，则燕国必无患矣。”

注 索隐地理志高帝改曰真定也。正义赵之东邑，在恒州真定县南八里，故常山城是也。

文侯曰：“子言则可，然吾国小，西迫强赵，南近齐，齐、赵强国也。

子必欲合从以安燕，寡人请以国从。”

注 正义贝、冀、深、赵四州，七国时属赵，即燕西界。

注 正义河北博、沧、德三州，齐地北境，与燕相接，隔黄河。

于是资苏秦车马金帛以至赵。而奉阳君已死，即因说赵肃侯曰：“天下卿相人臣及布衣之士，皆高贤君之行义，皆愿奉教陈忠于前之日久矣。虽然，奉阳君妒而君不任事，是以宾客游士莫敢自尽于前者。今奉阳君捐馆舍，君乃今复与士民相亲也，臣故敢进其愚虑。”

注 索隐按：世本云肃侯名言。

注 正义奉，符用反。

“窃为君计者，莫若安民无事，且无庸有事于民也。安民之本，在于择交，择交而得则民安，择交而不得则民终身不安。请言外患：齐秦为两敌而民不得安，倚秦攻齐而民不得安，倚齐攻秦而民不得安。故夫谋人之主，伐人之国，常苦出辞断绝人之交也。愿君慎勿出于口。请别白黑所以异，阴阳而已矣。”

君诚能听臣，燕必致旃裘狗马之地，齐必致鱼盐之海，楚必致橘柚之园，韩、魏、中山皆可使致汤沐之奉，而贵戚父兄皆可以受封侯。夫割地包利，五伯之所以覆军禽将而求也；封侯贵戚，汤武之所以放弑而争也。今君高拱而两有之，此臣之所以为君愿也。”

注 索隐按：战国策云“请屏左右，白言所以异阴阳”，其说异此。然言别白黑者，苏秦言己今论赵国之利，必使分明，有如白黑分别，阴阳殊异也。

“今大王与秦，则秦必弱韩、魏；与齐，则齐必弱楚、魏。魏弱则割河外，韩弱则效宜阳，宜阳效则上郡绝，河外割则道不通，楚弱则无援。此三策者，不可不孰计也。”

注 正义楚东淮泗之上，与齐接境。

注 正义宜阳即韩城也，在洛州西，韩大郡也。上郡在同州西北。言韩弱，与秦宜阳城，则上郡路绝矣。

注 正义河外，同、华等地也。言魏弱，与秦河外地，则道路不通上郡矣。

华山记云：“此山分秦晋之境，晋之西鄙则曰阴晋，秦之东邑则曰宁秦。”

“夫秦下轹道，则南阳危；劫韩包周，则赵氏自操兵；据卫取卷，则齐必入朝秦。秦欲已得乎山东，则必举兵而向赵矣。秦甲渡河踰漳，据番吾，则兵必战于邯郸之下矣。此臣之所为君患也。”

注 正义轹音止。故亭在雍州万年县东北十六里苑中。

注 正义南阳，怀州河南也，七国时属韩。言秦兵下轹道，从东渭桥历北道过蒲津攻韩，即南阳危矣。

注 正义周都洛阳，秦若劫取韩南阳，是包裹周都也。赵邯郸危，故须起兵自守。

注 索隐战国策作“自销铄”。

注 集解丘权反。索隐地理志卷县属河南。按：战国策云“取淇”。正义卫地濮阳也。卷城在郑州武原县西北七里。言秦守卫得卷，则齐必来朝秦。

注 集解徐广曰：“常山有蒲吾县。”索隐按：徐氏所引，据地理志云然也。

正义番音婆，又音蒲，又音盘。疑古番吾公邑也。括地志云：“蒲吾故城在镇州常山县东二十里。”漳水在潞州。言秦兵渡河，历南阳，入羊肠，经泽、潞，渡漳水，守蒲吾城，则与赵战于都城下矣。

“当今之时，山东之建国莫强于赵。赵地方二千余里，带甲数十万，车千乘，骑万匹，粟支数年。西有常山，南有河漳，东有清河，北有燕国。

燕固弱国，不足畏也。秦之所害于天下者莫如赵，然而秦不敢举兵伐赵者，何也？畏韩、魏之议其后也。然则韩、魏，赵之南蔽也。秦之攻韩、魏也，无有南山大川之限，稍蚕食之，傅国都而止。韩、魏不能支秦，必入臣于秦。

秦无韩、魏之规，则祸必中于赵矣。此臣之所为君患也。

注 正义在镇州西。

注 正义“河”字一作“清”，即漳河也，在潞州。地理志浊漳出长子鹿谷山，东至邺，入清漳。

注 正义清河，今贝州也。

注 正义然三家分晋，赵得晋阳，襄子又伐戎取代。既云“西有常山者”，赵都邯郸近北燕也。

注 集解音附。

“臣闻尧无三夫之分，舜无咫尺之地，以有天下；禹无百人之聚，以王诸侯；

汤武之士不过三千，车不过三百乘，卒不过三万，立为天子：诚得其道也。是故明主外料其敌之强弱，内度其士卒贤不肖，不待两军相当而胜败存亡之机固已形于胸中矣，岂俟于觴人之言而以冥冥决事哉！

“臣窃以天下之地图案之，诸侯之地五倍于秦，料度诸侯之卒十倍于秦，六国为一，并力西乡而攻秦，秦必破矣。今西面而事之，见臣于秦。夫破人之与破于人也，臣人之与臣于人也，岂可同日而论哉！

注 正义破人谓破前敌也。破于人，为被前敌破。

注 索隐按：臣人谓己为彼臣也。臣于人者，谓我为主，使彼臣己也。正义臣人谓己得人为臣。臣于人谓己事他人。

“夫衡人者，皆欲割诸侯之地以予秦。秦成，则高台榭，美宫室，听竽瑟之音，前有楼阙轩轅，后有长姣美人，国被秦患而不与其忧。是故夫衡人日夜务以秦权恐惕诸侯，以求割地，故愿大王孰计之也。”

注 索隐按：衡人即游说从横之士也。东西为横，南北为从。秦地形东西横长，故张仪相秦，为秦连横。正义衡音横。谓为秦人。

注 索隐战国策云“前有轩轅”。又史记俗本亦有作“轩冕”者，非本文也。

注 索隐音交。说文云：“姣，美也。”

注 集解惕音呼曷反。索隐恐，起拱反。惕，许曷反。谓相恐胁也。邹氏惕音憩，其意疏。

“臣闻明主绝疑去谗，屏流言之结，塞朋党之门，故尊主广地强兵之计臣得陈忠于前矣。故窃为大王计，莫如一韩、魏、齐、楚、燕、赵以从亲，以畔秦。令天下之将相会于洹水之上，通质，剖白马而盟。要约曰：‘秦攻楚，齐、魏各出锐师以佐之，韩绝其粮道，赵涉河漳，燕守常山之北。秦攻韩魏，则楚绝其后，齐出锐师而佐之，赵涉河漳，燕守云中。秦攻齐，则楚绝其后，韩守城皋，魏塞其道，赵涉河漳、博关，燕出锐师以佐之。秦攻燕，则赵守常山，楚军武关，齐涉勃海，韩、魏皆出锐师以佐之。秦攻赵，则韩军宜阳，楚军武关，魏军河外，齐涉清河，燕出锐师以佐之。诸侯有不如约者，以五国之兵共伐之。’六国从亲以宾秦，[一

三] 则秦甲必不敢出于函谷以害山东矣。如此，则霸王之业成矣。”

注 集解徐广曰：“洹水出汲郡林虑县。”

注 索隐音如字，又音蹶。以言通其交质之情。

注 索隐谓拥兵于峽关之外，又守宜阳也。

注 索隐谓赵亦涉河漳而西，欲与韩作援，以阻秦军。

注 正义谓道蒲津之东攻之。

注 索隐谓出兵武关，以绝秦兵之后。

注 正义在洛州泛水县。

注 索隐按：其道即河内之道。战国策“其”作“午”。

注 集解徐广曰：“齐威王六年，晋伐齐到博陵。东郡有博平县。”

注 正义齐从沧州渡河至瀛州。

注 索隐河外谓陝及曲沃等处也。正义谓同、华州。

注 正义齐从贝州过河而西。

注 索隐谓六国之军共为合从相亲，独以秦为宾而共伐之。

赵王曰：“寡人年少，立国日浅，未尝得闻社稷之长计也。今上客有意存天下，安诸侯寡人敬以国从。”乃饰车百乘，黄金千溢，白璧百双，锦绣千纯，以约诸侯。

注 索隐战国策作“万溢”。一溢为一金，则二十两曰一溢，为米二升。郑玄以一溢为二十四分之一，其说异也。

注 集解纯，匹端名。周礼曰：“纯帛不过五两。”索隐音淳。裴氏云“纯，端疋名”。高诱注战国策音屯。屯，束也。又礼乡射云“某贤于某若干纯”。纯，数也，音旋。

是时周天子致文武之胙于秦惠王。惠王使犀首攻魏，禽将

龙贾，取魏之雕阴，且欲东兵。苏秦恐秦兵之至赵也，乃激怒张仪，入之于秦。

注 索隐魏地也。刘氏曰“在龙门河之西北”。按：地理志雕阴属上郡。正义在鄜州洛交县北三十四里。

于是说韩宣王曰：“韩北有巩、成皋之固，西有宜阳商阪之塞，东有宛、穰、洧水，南有陁山，地方九百余里，带甲数十万，天下之强弓劲弩皆从韩出。溪子、少府时力、距来者，皆射六百步之外。

韩卒超足而射，百发不暇止，远者括蔽洞胸，近者镝弇心。韩卒之剑戟皆出于冥山、棠溪、墨阳、合赙、邓师、宛冯、龙渊、太阿，皆陆断牛马，水截鹄雁，当敌则斩坚甲铁幕，革抉、芟芮，无不毕具。以韩卒之勇，被坚甲，跖劲弩，带利剑，一人当百，不足言也。夫以韩之劲与大王之贤，乃西面事秦，交臂而服，羞社稷而为天下笑，无大于此者矣。是故愿大王孰计之。

注 索隐按：世本韩宣王，昭侯之子也。

注 索隐二邑本属东周，后为韩邑。地理志二县并属河南。

注 集解徐广曰：“商，一作‘常’。”索隐刘氏云“盖在商洛之闲，适秦楚之险塞”是也。正义宜阳在洛州福昌县东十四里。商阪即商山也，在商洛县南一里，亦曰楚山，武关在焉。

注 集解宛，于袁反。索隐地理志宛、穰二县名，并属南阳。

注 集解洧，于鬼反。索隐音于轨反，水名，出南方。正义在新郑东南，流入颍。

注 集解徐广曰：“召陵有陜亭。密县有陜山。”正义在新郑西南三十里。

注 集解许慎云：“南方溪子蛮夷柘弩，皆善材。”索隐按：许慎注淮南子，以为南方溪子蛮出柘弩及竹弩。

注 集解韩有溪子弩，又有少府所造二种之弩。案：时力者，谓作之得时，力倍于常，故名时力也。距来者，谓弩执劲利，足以距来敌也。索隐韩又有少府所造时力、距来二种之弩。按：时力者，谓作之得时则力倍于常，故有时力也。距来者，谓以弩执劲利，足以距于来敌也。其名并见淮南子。

注 索隐按：超足谓超腾用执，盖起足蹋之而射也，故下云“跼劲弩”是也。

正义超足，齐足也。夫欲放弩，皆坐，举足踏弩，两手引揍机，然始发之。

注 集解徐广曰：“庄子云南行至郢，北面而不见冥山。”驷案：司马彪曰“冥山在朔州北”。索隐庄子云“南行至郢，北面而不见冥山”。司马彪云“冥山在朔州北”。郭象云“冥山在乎太极”。李轨云“在韩国”。

注 集解徐广曰：“汝南吴房有棠溪亭。”索隐地理志棠溪亭在汝南吴房县。

正义故城在豫州偃城县西八十里。盐铁论云“有棠溪之剑”是。

注 集解淮南子曰：“墨阳之莫邪也。”索隐淮南子云“服剑者贵于剡利，而不期于墨阳莫邪”，则墨阳匠名也。

注 集解音附。徐广曰：“一作‘伯’。”索隐按：战国策作“合伯”，春秋后语作“合相”。

注 索隐邓国有工铸剑，而师名焉。

注 集解徐广曰：“荥阳有冯池。”索隐徐广云“荥阳有

冯池”，谓宛人于冯池铸剑，故号宛冯。

注 集解吴越春秋曰：“楚王召风胡子而告之曰：‘寡人闻吴有干将，越有欧冶，寡人欲因子请此二人作剑，可乎？’风胡子曰：‘可。’乃往见二人，作剑，一曰龙渊，二曰太阿。”索隐按：吴越春秋楚王令风胡子请吴干将、越欧冶作剑二，其一曰龙泉，二曰太阿。又太康地记曰“汝南西平有龙泉水，可以淬刀剑，特坚利，故有龙泉之剑，楚之宝剑也。以特坚利，故有坚白之论云：

‘黄，所以为坚也；白，所以为利也。’齐辨之曰：‘白，所以为不坚；黄，所以为不利也。’故天下之宝剑韩为觶，一曰棠溪，二曰墨阳，三曰合伯，四曰邓师，五曰宛冯，六曰龙泉，七曰太阿，八曰莫邪，九曰干将也”。然干将、莫邪匠名也，其剑皆出西平县，今有铁官令一，别领户，是古铸剑之地也。

注 集解徐广曰：“阳城出铁。”索隐按：战国策云“当敌则斩甲盾鞮鍪铁幕”也。邹诞幕一作“陌”。刘云：

“谓以铁为臂胫之衣。言其剑利，能斩之也。”

注 集解徐广曰：“一作‘决’。”索隐音决。谓以革为射决。决，射鞬也。

注 集解式音伐。索隐式与“馘”同，音伐，谓楯也。芮音如字，谓系楯之绶也。正义方言云：“盾，自关东谓之馘，关西谓之盾。”

“大王事秦，秦必求宜阳、成皋。今兹效之，明年又复求割地。与则无地以给之，不与则弃前功而受后祸。且大王之地有尽而秦之求无已，以有尽之地而逆无已之求，此所谓市怨结祸者也，不战而地已削矣。臣闻鄙谚曰：‘宁为鸡口，无为牛后。’今西面交臂而臣事秦，何异于牛后乎？夫以大王之

贤，挟强韩之兵，而有牛后之名，臣窃为大王羞之。”

注 索隐按：郑玄注礼云“效犹呈也，见也”。

注 索隐按；战国策云“宁为鸡尸，不为牛从”。延笃注云“尸，鸡中主也。”

从谓牛子也。言宁为鸡中之主，不为牛之从后也”。正义鸡口虽小，犹进食；牛后虽大，乃出粪也。

于是韩王勃然作色，攘臂瞋目，按剑仰天太息曰：“寡人虽不肖，必不能事秦。今主君 诏以赵王之教，敬奉社稷以从。”

注 索隐太息谓久蓄气而大呼也。

注 索隐指苏秦也。礼，卿大夫称主。今嘉苏子合从诸侯，曜而美之，故称曰主。

又说魏襄王曰：“大王之地，南有鸿沟、陈、汝南、许、郾、昆阳、召陵、舞阳、新都、新鄴，东有淮、颍、煮枣、无胥，西有长城之界，北有河外、卷、衍、酸枣，地方千里。地名虽小，然而田舍庐庑之数，曾无所刍牧。人民之觝，车马之多，日夜行不绝，鞞鞞殷殷，若有三军之觝。臣窃量大王之国不下楚。然衡人怵王 交强虎狼之秦以侵天下，卒有秦患，不顾其祸。夫挟强秦之势以内劫其主，罪无过此者。魏，天下之强国也；王，天下之贤王也。今乃有意西面而事秦，称东藩，筑帝宫，受冠带，祠春秋，臣窃为大王耻之。”

注 索隐世本惠王子名嗣。

注 集解徐广曰：“在荥阳。”

注 集解徐广曰：“在颍川。于囂切。”索隐音偃，又于建反。战国策作“鄢”。

按：地理志颍川有许、鄆二县，又有僞陵县，故所称惑也。僞音焉。正义陈、汝南，今汝州、豫州县也。

注 集解地理志颍川有昆阳、舞阳县，汝南有新鄆县，南阳有新都县。索隐地理志昆阳、舞阳属颍川，召陵、新鄆属汝南。按：新鄆即鄆丘，章帝以封殷后于宋。新都属南阳。按：战国策直云新鄆，无“新都”二字。正义召陵在豫州，舞阳在许州。

注 正义淮阳、颍川二郡。

注 集解徐广曰：“在宛句。”正义在宛胸。按：宛胸，曹州县也。

注 索隐按；其地阙。

注 正义谓河南地。

注 集解徐广曰：“荥阳卷县有长城，经阳武到密。衍，地名。索隐徐广云“荥阳卷县有长城”，盖据地险为说也。正义卷在郑州原武县北七里。酸枣在滑州。

衍，徐云地名。

注 正义鞞，靡宏反。殷音隐。

注 正义衡音横。怵音恤。

注 正义卒音忽反。

注 索隐谓为秦筑宫，备其巡狩而舍之，故谓之“帝宫”。

注 索隐谓冠带制度皆受秦法。

注 索隐言春秋贡奉，以助秦祭祀。

“臣闻越王句践战敝卒三千人，禽夫差于干遂；武王卒三千人，革车三百乘，制纣于牧野；岂其士卒觴哉，诚能奋其威也。今窃闻大王之卒，武士二十万，苍头二十万，奋

击二十万，厮徒十万，车六百乘，骑五千匹。此其过越王句践、武王远矣，今乃听于髡臣之说而欲臣事秦。夫事秦必割地以效实，故兵未用而国已亏矣。凡髡臣之言事秦者，皆奸人，非忠臣也。夫为人臣，割其主之地以求外交，偷取一时之功而不顾其后，破公家而成私门，外挟强秦之势以内劫其主，以求割地，愿大王孰察之。

注 索隐按：干遂，地名，不知所在。然按干是水旁之高地，故有“江干”“河干”是也。又左思吴都赋云“长干延属”，是干为江旁之地。遂者，道也。于干有道，因为地名。正义在苏州吴县西北四十余里万安山西南一里太湖。夫差败于姑苏，禽于干遂，相去四十余里。

注 正义今卫州城是也。周武王伐纣于牧野，筑之。

注 集解汉书刑法志曰：“魏氏武卒衣三属之甲，操十二石之弩，负矢五十，置戈其上，冠青带剑，赢三日之粮，日中而趋百里，中试则复其户，利其田宅。”

索隐衣音意。属音烛。按：三属谓甲衣也。覆膊，一也；甲裳，二也；胫衣，三也。甲之有裳，见左传也。赢音盈。谓赍粮。中音竹仲反。谓其筋力能负重，所以得中试也。复音福。谓中试之人，国家当优复，赐之上田宅，故云“利其田宅”也。

注 索隐谓以青巾裹头，以异于髡。荀卿“魏有苍头二十万”是也。

注 索隐厮音斯。谓厮养之卒。斯，养马之贱者，今起为之卒。正义厮音斯。

谓炊烹供养杂役。

注 索隐谓割地献秦，以效己之诚实。

“周书曰：‘挠挠不绝，蔓蔓柰何？豪牦不伐，将用斧柯。’前虑不定，后有大患，将柰之何？大王诚能听臣，六国从亲，专心并力壹意，则必无强秦之患。

故敝邑赵王使臣效愚计，奉明约，在大王之诏诏之。”

注 索隐此“效”犹呈也，见也。

魏王曰：“寡人不肖，未尝得闻明教。今主君以赵王之诏诏之，敬以国从。”

因东说齐宣王曰：“齐南有泰山，东有琅邪，西有清河，北有勃海，北所谓四塞之国也。齐地方二千余里，带甲数十万，粟如丘山。三军之良，五家之兵，进如锋矢，战如雷霆，解如风雨。即有军役，未尝倍泰山，绝清河，涉勃海也。

临淄之中七万户，臣窃度之，不下户三男子，三七二十一万，不待发于远县，而临淄之卒固已二十一万矣。临淄甚富而实，其民无不吹竽鼓瑟，弹琴击筑，斗鸡走狗，六博蹋鞠者。临淄之涂，车毂击，人肩摩，连衽成帷，举袂成幕，挥汗成雨，家殷人足，志高气扬。夫以大王之贤与齐之强，天下莫能当。今乃西面而事秦，臣窃为大王羞之。

注 索隐世本名辟强，威王之子也。

注 正义即贝州。

注 索隐按：高诱注战国策云“五家即五国也”。

注 索隐按；战国策作“疾如锥矢”。高诱曰“锥矢，小矢，喻径疾也”。吕氏春秋曰“所贵锥矢者，为应声而至”。正义齐军之进，若锋芒之刀，良弓之矢，用之有进而无退。

注 正义言临淄自足也。绝，涉，皆度也。勃海，沧州也。齐有军役，不用度河取二部。

注 正义筑似琴而大，头圆，五弦，击之不鼓。

注 索隐按：王逸注楚词云“博，着也。行六瀉，故曰六博”。

注 集解刘向别录曰：“蹶鞠者，传言黄帝所作，或曰起战国之时。蹶鞠，兵势也，所以练武士，知有材也，皆因嬉戏而讲练之。”蹶，徒猎反。鞠，求六反。索隐上徒腊反，下居六反。别录注云：“蹴鞠，促六反。蹴亦蹶也。”

崔豹云：“起黄帝时，习兵之艺。”

“且夫韩、魏之所以重畏秦者，为与秦接境壤界也。兵出而相当，不出十日而战胜存亡之机决矣。韩、魏战而胜秦，则兵半折，四境不守；战而不胜，则国已危亡随其后。是故韩、魏之所以重与秦战，而轻为之臣也。今秦之攻齐则不然。倍韩、魏之地，过卫阳晋之道，径乎亢父之险，车不得方轨，骑不得比行，百人守险，千人不敢过也。秦虽欲深入，则狼顾，恐韩、魏之议其后也。是故恊疑虚猗，骄矜而不敢进，则秦之不能害齐亦明矣。”

注 集解徐广曰：“魏哀王十六年，秦拔魏蒲阪、阳晋、封陵。”索隐按：阳晋，魏邑也。魏系家“哀王十六年，秦拔魏蒲阪、阳晋、封陵”是也。刘氏云“阳晋，地名，盖适齐之道，卫国之西南也”。正义言秦伐齐，背韩、魏地而与齐战。徐说阳晋非也，乃是晋阳耳。卫地曹、濮等州也。杜预云“曹，卫下邑也”。阳晋故城在曹州乘氏县西北三十七里。

注 索隐亢音刚，又苦浪反。地理志县名，属梁国也。正义故县在兖州任城县南五十一里。

注 正义言不得两车并行。

注 正义狼性怯，走常还顾。

注 索隐上音通，一音洞。恐惧也。

注 集解呼葛反。索隐獨，本一作“喝”，并呼葛反。高诱曰：“虚獨，喘息惧貌也。”刘氏云：“秦自疑惧，不敢进兵，虚作恐惧之词，以胁韩、魏也。”

注 正义言秦虽至亢父，犹恐惧狼顾，虚作喝骂，骄溢矜夸，不敢进伐齐明矣。

“夫不深料秦之无柰齐何，而欲西面而事之，是鬻臣之计过也。今无臣事秦之名而有强国之实，臣是故愿大王少留意计之。”

齐王曰：“寡人不敏，僻远守海，穷道东境之国也，未尝得闻余教。今足下以赵王诏诏之，敬以国从。”

乃西南说楚威王曰：“楚，天下之强国也；王，天下之贤王也。西有黔中、巫郡，东有夏州、海阳，南有洞庭、苍梧，北有陜塞、郢阳，地方五千余里，带甲百万，车千乘，骑万匹，粟支十年。此霸王之资也。夫以楚之强与王之贤，天下莫能当也。今乃欲西面而事秦，则诸侯莫不西面而朝于章台之下矣。”

注 索隐威王名商，宣王之子。

注 集解徐广曰：“今之武陵也。”正义今朗州，楚黔中郡，其故城在辰州西二十里，皆盘瓠后也。

注 集解徐广曰：“巫郡者，南郡之西界。”正义巫郡，夔州巫山县是。

注 集解徐广曰：“楚考烈王元年，秦取夏州。”骀案：左传“楚庄王伐陈，乡取一人焉以归，谓之夏州”。而注者不说夏州所在。车胤撰桓温集云：“夏口城上数里有洲，名夏州。”“东有夏州”谓此也。索隐裴骀据左氏及车胤说夏州，其文

甚明，而刘伯庄以为夏州侯之本国，亦未为得也。正义大江中州也。夏水口在荆州江陵县东南二十五里。

注 索隐按：地理志无海阳。刘氏云“楚之东境”。

注 索隐今之青草湖是也，在岳州界也。

注 索隐地名。地理志有苍梧郡。正义苍梧山在道州南。

注 集解徐广曰：“春秋曰‘遂伐楚，次于陜’。楚威王十一年，魏败楚陜山。

析县有钧水，或者郇阳今之顺阳乎？一本‘北有汾、陜之塞’也。”索隐陜山在楚北境，威王十一年，魏败楚陜山是也。郇音荀。北有郇阳，其地当在汝南、颍川之界。检地理志及太康地记，北境并无郇邑。郇邑在河东，晋地。计郇阳当是新阳，声相近字变耳。汝南有新阳县，应劭云“在新水之阳”，犹豳邑变为枸，亦当然也。徐氏云“郇阳当是慎阳”，盖其疏也。正义陜山在郑州新郑县西南三十里。顺阳故城在郑州穰县西百四十里。

“秦之所害莫如楚，楚强则秦弱，秦强则楚弱，其势不两立。故为大王计，莫如从亲以孤秦。大王不从[亲]，秦必起两军，一军出武关，一军下黔中，则鄢郢动矣。

注 集解徐广曰：“今南郡宜城。”正义鄢乡故城在襄州率道县南九里。安郢城在荆州江陵县东北六里。秦兵出武关，则临鄢矣；兵下黔中，则临郢矣。

“臣闻治之其未乱也，为之其未有也。患至而后忧之，则无及已。故愿大王蚤孰计之。

“大王诚能听臣，臣请令山东之国奉四时之献，以承大王之明诏，委社稷，奉宗庙，练士厉兵，在大王之所用之。大王诚能用臣之愚计，则韩、魏、齐、燕、赵、卫之妙音美人必充

后宫，燕、代橐驼良马必实外厩。故从合则楚王，衡成则秦帝。今释霸王之业，而有事人之名，臣窃为大王不取也。

“夫秦，虎狼之国也，有吞天下之心。秦，天下之仇讎也。衡人皆欲割诸侯之地以事秦，此所谓养仇而奉讎者也。夫为人臣，割其主之地以外交强虎狼之秦，以侵天下，卒有秦患，不顾其祸。夫外挟强秦之威以内劫其主，以求割地，大逆不忠，无过此者。故从亲则诸侯割地以事楚，衡合则楚割地以事秦，此两策者相去远矣，二者大王何居焉？故敝邑赵王使臣效愚计，奉明约，在大王诏之。”

楚王曰：“寡人之国西与秦接境，秦有举巴蜀并汉中之心。秦，虎狼之国，不可亲也。而韩、魏迫于秦患，不可与深谋，与深谋恐反人以入于秦，故谋未发而国已危矣。寡人自料以楚当秦，不见胜也；内与媾臣谋，不足恃也。寡人卧不安席，食不甘味，心摇摇然如县旌而无所终薄。今主君欲一天下，收诸侯，存危国，寡人谨奉社稷以从。”

注 集解白洛反。

于是六国从合而并力焉。苏秦为从约长，并相六国。

北报赵王，乃行过雒阳，车骑辐重，诸侯各发使送之甚觶，疑于王者。周显王闻之恐惧，除道，使人郊劳。苏秦之昆弟妻嫂侧目不敢仰视，俯伏侍取食。苏秦笑谓其嫂曰：“何前倨而后恭也？”嫂委蕙蒲服，以面掩地而谢曰：“见季子位高金多也。”苏秦喟然叹曰：“此一人之身，富贵则亲戚畏惧之，贫贱则轻易之，况觶人乎！且使我有雒阳负郭田二顷，吾岂能佩六国相印乎！”

于是散千金以赐宗族朋友。初，苏秦之燕，贷人百钱为资，乃得富贵，以百金偿之。简报诸所尝见德者。其从者有一人独

未得报，乃前自言。苏秦曰：“我非忘子。子之与我至燕，再三欲去我易水之上，方是时，我困，故望子深，是以

注 索隐疑作“拟”读。

注 集解仪礼曰：“宾至近郊，君使卿朝服用束帛劳。”

注 索隐委蕙谓以面掩地而进，若蕙行也。蒲服即匍匐，并音蒲仆。

注 集解谯周曰：“苏秦字季子。”索隐按：其嫂呼小叔为季子耳，未必即其字。允南即以为字，未之得也。

注 索隐负者，背也，枕也。近城之地，沃润流泽，最为膏腴，故曰“负郭”也。

苏秦既约六国从亲，归赵，赵肃侯封为武安君，乃投从约书于秦。秦兵不敢窥函谷关十五年。

注 索隐乃设从约书。案：诸本作“投”。言设者，谓宣布其从约六国之事以告于秦。若作“投”，亦为易解。

其后秦使犀首欺齐、魏，与共伐赵，欲败从约。齐、魏伐赵，赵王让苏秦。苏秦恐，请使燕，必报齐。苏秦去赵而从约皆解。

注 集解徐广曰：“自初说燕至此三年。”

秦惠王以其女为燕太子妇。是岁，文侯卒，太子立，是为燕易王。易王初立，齐宣王因燕丧伐燕，取十城。易王谓苏秦曰：“往日先生至燕，而先王资先生见赵，遂约六国从。今齐先伐赵，次至燕，以先生之故为天下笑，先生能为燕得侵地乎？”苏秦大鼻，曰：“请为王取之。”

苏秦见齐王，再拜，俯而庆，仰而吊。齐王曰：“是何

庆吊相随之速也？

苏秦曰：“臣闻饥人所以饥而不食乌喙者，为其愈充腹而与饿死同患也。今燕虽弱小，即秦王之少貍也。大王利其十城而长与强秦为仇。今使弱燕为鴈行而强秦敝其后，以招天下之精兵，是食乌喙之类也。”齐王愀然变色曰：

“然则柰何？”苏秦曰：“臣闻古之善制事者，转祸为福，因败为功。大王诚能听臣计，即归燕之十城。燕无故而得十城，必喜；秦王知以己之故而归燕之十城，亦必喜。此所谓弃仇讎而得石交者也。夫燕、秦俱事齐，则大王号令天下，莫敢不听。是王以虚辞附秦，以十城取天下。此霸王之业也。”王曰：“善。”

于是乃归燕之十城。

注 索隐刘氏云：“当时庆吊应有其词，但史家不录耳。”

注 集解本草经曰：“乌头，一名乌喙。”索隐乌喙，音卓，又音许稊反。今之毒药乌头是。正义广雅云：“岁奚，毒附子也。一岁为乌喙，三岁为附子，四岁为乌头，五岁为天雄。”

注 索隐刘氏以愈犹暂，非也。谓食乌头为其暂愈饥而充腹，少时毒发而死，亦与饥死同患也。

注 索隐愀音自酋反，又七小反。

人有毁苏秦者曰：“左右卖国反复之臣也，将作乱。”苏秦恐得罪归，而燕王不复官也。苏秦见燕王曰：“臣，东周之鄙人也，无有分寸之功，而王亲拜之于庙而礼之于廷。今臣为王却齐之兵而(攻)得十城，宜以益亲。今来而王不官臣者，人必有以不信伤臣于王者。臣之不信，王之福也。臣闻忠信者，所以自为也；进取者，所以为人也。且臣之说齐王，曾非欺之也。臣弃老母于东周，固去自为而行进取也。今有孝如曾参，廉如

伯夷，信如尾生。得此三人者以事大王，何若？”王曰：“足矣。”苏秦曰：“孝如曾参，义不离其亲一宿于外，王又安能使之步行千里而事弱燕之危王哉？廉如伯夷，义不为孤竹君之嗣，不肯为武王臣，不受封侯而饿死首阳山下。有廉如此，王又安能使之步行千里而行进取于齐哉？信如尾生，与女子期于梁下，女子不来，水至不去，抱柱而死。有信如此，王又安能使之步行千里却齐之强兵哉？臣所谓以忠信得罪于上者也。”燕王曰：“若不忠信耳，岂有以忠信而得罪者乎？”苏秦曰：“不然。臣闻客有远为吏而其妻私于人者，其夫将来，其私者忧之，妻曰‘勿忧，吾已作药酒待之矣’。居三日，其夫果至，妻使妾举药酒进之。妾欲言酒之有药，则恐其逐主母也，欲勿言乎，则恐其杀主父也。于是乎详僵而弃酒。主父大怒，笞之五十。故妾一僵而覆酒，上存主父，下存主母，然而不免于笞，恶在乎忠信之无罪也？夫臣之过，不幸而类是乎！”燕王曰：“先生复就故官。”益厚遇之。

注 索隐详音羊。详，诈也。僵，仆也，音姜。

易王母，文侯夫人也，与苏秦私通。燕王知之，而事之加厚。苏秦恐诛，乃说燕王曰：“臣居燕不能使燕重，而在齐则燕必重。”燕王曰：“唯先生之所为。”

于是苏秦详为得罪于燕而亡走齐，齐宣王以为客卿。

注 集解徐广曰：“燕易王之十年时。”

齐宣王卒，愍王即位，说愍王厚葬以明孝，高宫室大苑囿以明得意，欲破敝齐而为燕。燕易王卒，燕哙立为王。其后齐大夫多与苏秦争宠者，而使人刺苏秦，不死，殊而走。齐王使人求贼，不得。苏秦且死，乃谓齐王曰：“臣即死，车裂

臣以徇于市，曰‘苏秦为燕作乱于齐’，如此则臣之贼必得矣。”于是如其言，而杀苏秦者果自出，齐王因而诛之。燕闻之曰：“甚矣，齐之为苏生 报仇也！”

注 集解徐广曰：“易王十二年卒。”

注 集解风俗通义称汉令“蛮夷戎狄有罪当殊”。殊者，死也，与诛同指。而此云“不死，殊而走”者，苏秦时虽不即死，然是死创，故云“殊”。

注 集解徐广曰：“一作‘先’。”

苏秦既死，其事大泄。齐后闻之，乃恨怒燕。燕甚恐。苏秦之弟曰代，代弟苏厉，见兄遂，亦皆学。及苏秦死，代乃求见燕王，欲袭故事。曰：“臣，东周之鄙人也。窃闻大王义甚高，鄙人不敏，释鉏耨而干大王。至于邯郸，所见者绌于所闻于东周，臣窃负其志。及至燕廷，观王之謁臣下吏，王，天下之明王也。”

燕王曰：“子所谓明王者何如也？”对曰：“臣闻明王务闻其过，不欲闻其善，臣请谒王之过。夫齐、赵者，燕之仇讎也；楚、魏者，燕之援国也。今王奉仇讎以伐援国，非所以利燕也。王自虑之，此则计过，无以闻者，非忠臣也。”

王曰：“夫齐者固寡人之讎，所欲伐也，直患国敝力不足也。子能以燕伐齐，则寡人举国委子。”对曰：“凡天下战国七，燕处弱焉。独战则不能，有所附则无不重。南附楚，楚重；西附秦，秦重；中附韩、魏，韩、魏重。且苟所附之国重，此必使王重矣。今夫齐，长主 而自用也。南攻楚五年，畜聚竭；西困秦三年，士卒罢敝；

北与燕人战，覆三军，得二将。然而以其余兵南面举五千乘之大宋， 而包十二诸侯。此其君欲得，其民力竭，恶足取乎！且臣闻之，数战则民劳，久师则兵敝矣。”燕王曰：

“吾闻齐有清济、浊河 可以为固，长城、钜防 足以为塞，诚有之乎？”对曰：“天时不与，虽有清济、浊河，恶足以为固！民力罢敝，虽有长城、钜防，恶足以为塞！且异日济西不师，所以备赵也；

河北不师， 所以备燕也。今济西河北尽已役矣，封内敝矣。夫骄君必好利，而亡国之臣必贪于财。王诚能无羞从子母弟 以为质， 宝珠玉帛以事左右，彼将有德燕而轻亡宋，则齐可亡已。”燕王曰：“吾终以子受命于天矣。”

燕乃使一子质于齐。而苏厉因燕质子而求见齐王。齐王怨苏秦，欲囚苏厉。燕质子为谢，已遂委质为齐臣。

注 正义言附诸国，诸国重燕而燕尊重。

注 索隐按：谓齐王年长也。或作“齐强，故言长主”。

注 集解徐广曰：“齐覆三而燕失二将。”索隐按：徐广云“齐覆三军而燕失二将”。又战国策云“获二将”，亦谓燕之二将，是燕之失也。

注 正义齐表云“齐愍王三十八年灭宋”，乃当赧王二十九年。此说乃燕昏之时，当周慎王之时，齐[灭]宋在前三十余年，恐文误矣。

注 正义济、漯二水上承黄河，并淄、青之北流入海。黄河又一源从洛、魏二州界北流入海，亦齐西北界。

注 集解徐广曰：“济北卢县有防门，又有长城东至海。正义长城西头在济州平阴县界。竹书纪年云：“梁惠王二十年，齐闵王筑防以为长城。”太山记云：

“太山西有长城，缘河经太山，余一千里，至琅邪台入海。”

注 正义济州已西也。

注 正义谓沧、博等州，在漯河之北。

注 索隐战国策“从”作“宠”。

注 正义音致。

注 正义质，真栗反。

燕相子之与苏代婚，而欲得燕权，乃使苏代侍质子于齐。齐使代报燕，燕王哙问曰：“齐王其霸乎？”曰：“不能。”曰：“何也？”曰：“不信其臣。”于是燕王专任子之，已而让位，燕大乱。齐伐燕，杀王哙、子之。燕立昭王，而苏代苏厉遂不敢入燕，皆终归齐，齐善待之。

注 集解徐广曰：“是周赧王之元年时也。”

苏代过魏，魏为燕执代。齐使人谓魏王曰：“齐请以宋地封泾阳君，秦必不受。秦非不利有齐而得宋地也，不信齐王与苏子也。今齐魏不和如此其甚，则齐不欺秦。秦信齐，齐秦合，泾阳君有宋地，非魏之利也。故王不如东苏子，秦必疑齐而不信苏子矣。齐秦不合，天下无变，伐齐之形成矣。”于是出苏代。

代之宋，宋善待之。

注 正义泾阳君，秦王弟，名悝也。泾阳，雍州县也。齐苏子告秦共伐宋以封泾阳君，然齐假设此策以救苏代。

注 正义齐言秦相亲共伐宋，秦得宋地，又得齐事秦，不信齐及苏代，恐为不成也。

齐伐宋，宋急，苏代乃遗燕昭王书曰：

注 正义此书为宋说燕，令莫助齐、梁。

夫列在万乘而寄质于齐，名卑而权轻；奉万乘助齐伐宋，民劳而实费；夫破宋，残楚淮北，肥大齐，讎强而国害：此三

者皆国之大败也。然且王行之者，将以取信于齐也。齐加不信于王，而忌燕愈甚，是王之计过矣。夫以宋加之淮北，强万乘之国也，而齐并之，是益一齐也。北夷方七百里，加之以鲁、卫，强万乘之国也，而齐并之，是益二齐也。夫一齐之强，燕犹狼顾而不能支，今以三齐临燕，其祸必大矣。

注 正义燕前有一子质于齐。

注 正义更以淮北之地加于齐都，是强万乘之国而齐总并之，是益一齐。

注 索隐谓山戎、北狄附齐者。正义齐桓公伐山戎、令支，斩孤竹而南归海滨，诸侯莫不来服。

虽然，智者举事，因祸为福，转败为功。齐紫，败素也，而贾十倍；越王句践栖于会稽，复残强吴而霸天下：此皆因祸为福，转败为功者也。

注 集解徐广曰：“取败素染以为紫。”正义齐君好紫，故齐俗尚之。取恶素帛染为紫，其价十倍贵于余。喻齐虽有大名，而国中以困弊也。韩子云：“齐桓公好服紫，一国尽服紫，当时十素不得一紫，公患之。管仲曰：‘君欲止之，何不试勿衣也？’公谓左右曰：‘恶紫华。’公语三日，境内莫有衣紫者。”

注 索隐按：谓紫色价贵于帛十倍，而本是败素。以喻齐虽有大名，而其国中困毙也。

今王若欲因祸为福，转败为功，则莫若挑霸齐而尊之，使使盟于周室，焚秦符，曰“其大上计，破秦；其次，必长宾之”。秦挟宾以待破，秦王必患之。秦五世伐诸侯，今为齐下，秦王之志苟得穷齐，不惮以国为功。然则王何不使辩士

以此言说秦王曰：“燕、赵破宋肥齐，尊之为之下者，燕、赵非利之也。燕、赵不利而势为之者，以不信秦王也。然则王何不使可信者接收燕、赵，令泾阳君、高陵君先于燕、赵？秦有变，因以为质，则燕、赵信秦。”

秦为西帝，燕为北帝，赵为中帝，立三帝以令于天下。韩魏不听则秦伐之，齐不听则燕、赵伐之，天下孰敢不听？天下服听，因驱韩、魏以伐齐，曰‘必反宋地，归楚淮北’。反宋地，归楚淮北，燕、赵之所利也；并立三帝，燕、赵之所愿也。夫实得所利，尊得所愿，燕、赵弃齐如脱缙矣。今不收燕赵，齐霸必成。

诸侯赞齐而王不从，是国伐也；诸侯赞齐而王从之，是名卑也。今收燕、赵，国安而名尊；不收燕、赵，国危而名卑。夫去尊安而取危卑，智者不为也。”

秦王闻若说，必若刺心然。则王何不使辩士以此若言说秦？秦必取，齐必伐矣。

注 正义挑，田鸟反，执持也。

注 正义符，征兆也。

注 索隐长音如字。宾为“摎”。正义大好上计策，破秦；次计，长摎即关西。

注 集解徐广曰冯翊高陵县。索隐二人，秦王母弟也。高陵君名显。泾阳君名悝。

夫取秦，厚交也；伐齐，正利也。尊厚交，务正利，圣王之事也。

燕昭王善其书，曰：“先人尝有德苏氏，子之之乱而苏氏去燕。燕欲报仇于齐，非苏氏莫可。”乃召苏代，复善待之，与谋伐齐。竟破齐，愍王出走。

久之，秦召燕王，燕王欲往，苏代约燕王曰：“楚得枳而国亡，齐得宋而国亡，齐、楚不得以有枳、宋而事秦者，何也？则有功者，秦之深讎也。

秦取天下，非行义也，暴也。秦之行暴，正告天下。

注 集解徐广曰：“巴郡有枳县。”正义枳，支是反，今涪州城。在秦，枳县在江南。

注 集解徐广曰：“燕昭王三十三年，秦拔楚郢、西陵。”正义按：西陵在黄州。

注 正义年表云齐愍王三十八年，灭宋。四十年，五国共击愍王，王走莒。

注 索隐正告谓显然而告天下也。

“告楚曰：‘蜀地之甲，乘船浮于汶，乘夏水而下江，五日而至郢。汉中之甲，乘船出于巴，乘夏水而下汉，四日而至五渚。寡人积甲宛东下随，智者不及谋，勇士不及怒，寡人如射隼矣。王乃欲待天下之攻函谷，不亦远乎！’楚王为是故，十七年事秦。

注 集解眉贫反。索隐音旻。即江所出之岷山也。

注 索隐夏音暇。谓夏潦之水盛长时也。

注 索隐巴，水名，与汉水近。正义巴岭山在梁州南一百九十里。周地志云：

“南渡老子水，登巴岭山。南回(记)大江。此南是古巴国，因以名山。”

注 集解战国策曰“秦与荆人战，大破荆，袭郢，取洞庭、五渚”。然则五渚在洞庭。索隐按：五渚，五处洲渚也，刘氏以为宛邓之闲，临汉水，不得在洞庭。或说五渚即五湖，益与

刘说不同也。

注 索隐宛县之东而下随邑。

注 索隐按：易曰“射隼于高墉之上，获之，无不利”。秦王言我今伐楚，必当捷获也。正义隼若今之鹤。

“秦正告韩曰：‘我起乎少曲，一日而断大行。我起乎宜阳而触平阳，二日而莫不尽繇。我离两周而触郑，五日而国举。’韩氏以为然，故事秦。

注 索隐地名，近宜阳也。正义在怀州河阳县西北，解在范睢传。

注 正义太行山羊肠阪道，北过韩上党也。

注 正义宜阳、平阳皆韩大都也，隔河也。

注 索隐音摇。摇，动也。

注 索隐离，如字。谓屯兵以罹二周也，而乃触击于郑，故五日国举。举犹拔也。正义离，历也。历二周而东触新郑州，韩国都拔矣。

“秦正告魏曰：‘我举安邑，塞女戟，韩氏太原卷。我下轹，道南阳，封冀，包两周。乘夏水，浮轻舟，强弩在前，锁戈在后，决荥口，魏无大梁；决白马之口，魏无外黄、济阳；决宿胥之口，魏无虚、顿丘。陆攻则击河内，水攻则灭大梁。’魏氏以为然，故事秦。

注 索隐女戟，地名，盖在太行山之西。

注 索隐刘氏卷音轨免反也。按：举安邑，塞女戟，及至韩氏之韩国宜阳也。

太原者，魏地不至太原，亦无别名太原者，盖“太”衍字也。原当为“京”。京及卷皆属荥阳，是魏境。又下轹道是河

内轺县，言“道”者，亦衍字。徐广云“霸陵有轺道亭”，非魏之境，其疏谬如此。正义卷，轨免反。刘伯庄云：“太原当为太行。卷犹断绝。”

注 集解徐广曰：“霸陵有轺道亭，河东皮氏有冀亭也。”索隐按：魏之南阳即河内也。封，封陵也。冀，冀邑。

皆在魏境，故徐广云“河东皮氏县有冀亭”。

注 集解徐广曰：“张仪曰‘下河东，取成皋’也。”正义两周，王城及巩。

注 集解徐广曰：“由焯反。”正义刘伯庄云：“音四廉反，利也。”

注 索隐荥泽之口与今汴河口通，其水深，可以灌大梁，故云“无大梁”也。

注 索隐白马河津在东郡，决其流以灌外黄及济阳。正义故黄城在曹州考城县东二十四里。济阳故城在曹州砀胸县西南三十五里。

注 集解徐广曰：“纪年云魏救山寨集胥口。”索隐按：纪年作“胥”，盖亦津之名，今其地不知所在也。正义淇水出卫州淇县界之淇口，东至黎阳入河。

魏志云：“武帝于清淇口东因宿胥故渎开白沟，道清淇二水入焉。”

注 集解徐广曰：“秦始皇五年，取魏酸枣，燕虚、长平。”索隐虚，邑名，地与酸枣相近。正义虚谓殷墟，今相州所理是。顿丘故城在魏州顿兵县东北二十里。括地志云：“二国地时属魏。”

“秦欲攻安邑，恐齐救之，则以宋委于齐。曰：‘宋王无道，为木人以(写)[象]寡人，射其面。寡人地绝兵远，不能攻也。王苟能破宋有之，寡人如自得之。’已得安邑，塞女戟，

因以破宋为齐罪。

注 索隐秦令齐灭宋，仍以破宋为齐之罪名。

“秦欲攻韩，恐天下救之，则以齐委于天下。曰：‘齐王四与寡人约，四欺寡人，必率天下以攻寡人者三。有齐无秦，有秦无齐，必伐之，必亡之。’已得宜阳、少曲，致蔺、[离]石，因以破齐为天下罪。

“秦欲攻魏重楚，则以南阳委于楚。曰：‘寡人固与韩且绝矣。残均陵，塞郟阨，苟利于楚，寡人如自有之。’魏弃与国而合于秦，因以塞郟阨为楚罪。

注 索隐重犹附也，尊也。正义畏楚救魏。

注 正义南阳邓州地，本韩地也。韩先事秦，今楚取南阳，故言“与韩且绝矣”。

注 集解郟音盲。徐广曰：“郟，江夏郟县。均，一作‘灼’。”索隐均陵在南阳，盖今之均州。龟音盲，县名，在江夏。正义均州故城在随州西南五十里，盖均陵也。又申州罗山县本汉郟县。申州有平清关，盖古郟县之阨塞。

“兵困于林中，重燕、赵，以胶东委于燕，以济西委于赵。已得讲于魏，至公子延，因犀首属行而攻赵。

注 集解徐广曰：“河南苑陵有林乡。”

注 索隐讲，和也，解也。秦与魏和也。

注 索隐至当为“质”，谓以公子延为质也。

注 索隐犀首、公孙衍本魏将，因之以属军行。行音胡郎反，谓连兵相续也。

“兵伤于谯石，而遇败于阳马，而重魏，则以叶、蔡委

于魏。已得讲于赵，则劫魏，[魏]不为割。困则使太后弟穰侯为和，嬴则兼欺舅与母。

注 索隐按：譙石、阳马并赵地名，非县邑也。

注 索隐按：嬴犹胜也。舅，穰侯魏焜也。母，太后也。

“适燕者曰‘以胶东’，适赵者曰‘以济西’，适魏者曰‘以叶、蔡’，适楚者曰‘以塞郢阨’，适齐者曰‘以宋’，此必令言如循环，用兵如刺蜚，母不能制，舅不能约。

注 索隐适音宅。适者，责也。下同。

“龙贾之战，岸门之战，封陵之战，高商之战，赵庄之战，秦之所杀三晋之民数百万，今其生者皆死秦之孤也。西河之外，上雒之地，三川晋国之祸，三晋之半，秦祸如此其大也。而燕、赵之秦者，皆以争事秦说其主，此臣之所大患也。”

注 集解魏襄王五年，秦败我龙贾军。

注 集解韩宣惠王十九年，秦大破我岸门。

注 集解魏哀王十六年，秦败我封陵。

注 集解此战事不见。

注 集解赵肃侯二十二年，赵庄与秦战败，秦杀赵庄河西。

注 索隐以言西河之外，上雒之地及三川晋国，皆是秦与魏战之处，秦兵祸败我三晋之半，是秦祸如此其大者乎。

注 索隐燕、赵之人往秦者，谓游说之士也。

燕昭王不行。苏代复重于燕。

燕使约诸侯从亲如苏秦时，或从或不，而天下由此宗苏氏之从约。代、厉皆以寿死，名显诸侯。

太史公曰：苏秦兄弟三人，皆游说诸侯以显名，其术长于权变。而苏秦被反闲以死，天下共笑之，讳学其术。然世言苏秦多异，异时事有类之者皆附之苏秦。夫苏秦起闾阎，连六国从亲，此其智有过人者。吾故列其行事，次其时序，毋令独蒙恶声焉。

注 索隐按：谯允南以为苏氏兄弟五人，更有苏辟、苏鹄，典略亦同其说。

按：苏氏谱云然。

【索隐述赞】季子周人，师事鬼谷。揣摩既就，阴符伏读。合从离衡，佩印者六。天王除道，家人扶服。贤哉代、厉，继荣党族。

史记卷七十

列传十 张仪列传

张仪者，魏人也。始尝与苏秦俱事鬼谷先生，学术，苏秦自以不及张仪。

注 集解吕氏春秋曰：“仪，魏氏余子。”索隐按：晋有大夫张老，又河东有张城，张氏为魏人必也。而吕览以为魏氏余子，则盖魏之支庶也。又书略说余子谓庶子也。正义左传晋有公族、余子、公行。杜预云：“皆官卿之嫡为公族大夫。余子，嫡子之母弟也。公行，庶子掌公戎行也。”艺文志云张子十篇，在纵横流。

张仪已学游说诸侯。尝从楚相饮，已而楚相亡璧，门下意张仪，曰：“仪贫无行，必此盗相君之璧。”共执张仪，掠笞数百，不服，醜之。其妻曰：“嘻！”

子毋读书游说，安得此辱乎？”张仪谓其妻曰：“视吾舌尚在不？”其妻笑曰：“舌在也。”仪曰：“足矣。”

注 索隐音税。

注 集解音释。索隐古释字。

注 索隐音信。郑玄曰：“嘻，悲恨之声。”

苏秦已说赵王而得相约从亲，然恐秦之攻诸侯，败约后

负，念莫可使用于秦者，乃使人微感张仪曰：“子始与苏秦善，今秦已当路，子何不往游，以求通子之愿？”张仪于是之赵，上谒求见苏秦。苏秦乃诫门下人不为通，又使不得去者数日。已而见之，坐之堂下，赐仆妾之食。因而数让之曰：“以子之材能，乃自令困辱至此。吾宁不能言而富贵子，子不足收也。”谢去之。张仪之来也，自以为故人，求益，反见辱，怒，念诸侯莫可事，独秦能苦赵，乃遂入秦。

注 索隐从音足容反。

注 索隐按：谓数设词而让之。让亦责也。数音朔。

苏秦已而告其舍人曰：“张仪，天下贤士，吾殆弗如也。今吾幸先用，而能用秦柄者，独张仪可耳。然贫，无因以进。吾恐其乐小利而不遂，故召辱之，以激其意。子为我阴奉之。”乃言赵王，发金币车马，使人微随张仪，与同宿舍，稍稍近就之，奉以车马金钱，所欲用，为取给，而弗告。张仪遂得以见秦惠王。

惠王以为客卿，与谋伐诸侯。

苏秦之舍人乃辞去。张仪曰：“赖子得显，方且报德，何故去也？”舍人曰：“臣非知君，知君乃苏君。苏君忧秦伐赵败从约，以为非君莫能得秦柄，故感怒君，使臣阴奉给君资，尽苏君之计谋。今君已用，请归报。”张仪曰：“嗟乎，此在吾术中而不悟，吾不及苏君明矣！吾又新用，安能谋赵乎？为吾谢苏君，苏君之时，仪何敢言。且苏君在，仪宁渠能乎！”张仪既相秦，为文檄告楚相曰：“始吾从若饮，我不盗而璧，若笞我。若善守汝国，我顾且盗而城！”

注 集解渠音讷。索隐渠音讷，古字少，假借耳。

注 集解徐广曰：“一作‘尺一之檄’。”索隐按：徐广

云一作“丈二檄”。王劭按春秋后语云“丈二尺檄”。许慎云“檄，二尺书”。

注 索隐若者，汝也。下文而亦训汝。

苴蜀相攻击，各来告急于秦。秦惠王欲发兵以伐蜀，以为道险狭难至，而韩又来侵秦，秦惠王欲先伐韩，后伐蜀，恐不利，欲先伐蜀，恐韩袭秦之敝。

犹豫未能决。司马错与张仪争论于惠王之前，司马错欲伐蜀，张仪曰：“不如伐韩。”王曰：“请闻其说。”

注 集解徐广曰：“谯周曰益州‘天苴’读为‘包黎’之‘包’，音与‘巴’相近，以为今之巴郡。”索隐苴音巴。谓巴、蜀之夷自相攻击也。今字作“苴”者，按巴苴是草名，今论巴，遂误作“苴”也。或巴人、巴郡本因芭苴得名，所以其字遂以“苴”为“巴”也。注“益州天苴读为芭黎”，天苴即巴苴也。谯周，蜀人也，知“天苴”之音读为“芭黎”之“芭”。按：芭黎即织木葺为苇篱也，今江南亦谓苇篱曰芭篱也。正义华阳国志云：“昔蜀王封其弟于汉中，号曰苴侯，因命之邑曰葭萌。苴侯与巴王为好，巴与蜀为讎，故蜀王怒，伐苴。苴奔巴，求救于秦。秦遣张仪从子午道伐蜀。[蜀]王自葭萌御之，败绩，走至武阳，为秦军所害。秦遂灭蜀，因取苴与巴焉。”括地志云：“苴侯都葭萌，今利州益昌县五十里葭萌故城是。蜀侯都益州巴子城，在合州石镜县南五里，故垫江县也。巴子都江州，在都之北，又峡州界也。”

注 索隐七各反，又七故反，二音。

仪曰：“亲魏善楚，下兵三川，塞什谷之口，当屯留之道，魏绝南阳，楚临南郑，秦攻新城、宜阳，以临二周之郊，诛周王之罪，侵楚、魏之地。周自知不能救，九鼎

宝器必出。据九鼎，案图籍，挟天子以令于天下，天下莫敢不听，此王业也。今夫蜀，西僻之国而戎翟之伦也，敝兵劳觫不足以成名，得其地不足以为利。臣闻争名者于朝，争利者于市。今三川、周室，天下之朝市也，而王不争焉，顾争于戎翟，去王业远矣。”

注 集解徐广曰：“一作‘寻’，成皋巩县有寻口。”索隐一本作“寻谷”，寻什声相近，故其名惑也。战国策云“轘辕、缙氏之口”，亦其地相近也。正义括地志云：“温泉水即寻，源出洛州巩县西南四十里。注水经云鄠城水出北山鄠溪。

又有故鄠城，在巩县西南五十八里。”按：洛州缙氏县东南四十里，与鄠溪相近之地。

注 正义屯留，潞州县也。道即太行羊肠阪道也。

注 正义南阳，怀州也。是当屯留之道，令魏绝断坏羊肠、韩上党之路也。

注 正义是塞什谷之口也。令楚兵临郑南，塞轘辕鄠口，断韩南阳之兵也。

注 索隐此新城当在河南伊阙之左右。

注 正义洛州福昌县也。

注 索隐去王远矣。王音于放反。

司马错曰：“不然。臣闻之，欲富国者务广其地，欲强兵者务富其民，欲王者务博其德，三资者备而王随之矣。今王地小民贫，故臣愿先从事于易。夫蜀，西僻之国也，而戎翟之长也，有桀纣之乱。以秦攻之，譬如使豺狼逐羸羊。得其地足以广国，取其财足以富民 缮兵，不伤觫而彼已服焉。拔一国而天下不以为暴，利尽西海 而天下不以为贪，是我一举而名实附也， 而又有禁暴止乱之名。今攻韩，劫天子，恶名也，

而未必利也，又有不义之名，而攻天下所不欲，危矣。臣请谒其故：周，天下之宗室也；齐，韩之与国也。

周自知失九鼎，韩自知亡三川，将二国并力合谋，以因乎齐、赵而求解乎楚、魏，以鼎与楚，以地与魏，王弗能止也。此臣之所谓危也。不如伐蜀完。”

注 索隐遇其财。战国策“遇”作“得”。

注 正义缮音膳，同“辍”，具食也。

注 索隐西海谓蜀川也。海者珍藏所聚生，犹谓秦中为“陆海”然也。其实西亦有海也。正义海之言晦也，西夷晦昧无知，故言海也。言利尽西方羌戎。

注 索隐按：名谓传其德也，实谓土地财宝。

注 索隐谒者，告也，陈也。故，谓陈不宜伐之端由也。

注 正义韩自知亡三川，故与周并力合谋也。

惠王曰：“善，寡人请听子。”卒起兵伐蜀，十月，取之，遂定蜀，贬蜀王更号为侯，而使陈庄相蜀。蜀既属秦，秦以益强，富厚，轻诸侯。

注 索隐六国年表在惠王二十二年十月也。

注 正义表云秦惠王后元年十月，击灭之。

秦惠王十年，使公子华与张仪围蒲阳，降之。仪因言秦复与魏，而使公子繇质于魏。仪因说魏王曰：“秦王之遇魏甚厚，魏不可以无礼。”魏因入上郡、少梁，谢秦惠王。惠王乃以张仪为相，更名少梁曰夏阳。

注 集解徐广曰：“一作‘革’。”

注 索隐魏邑名也。正义在隰州隰州县，蒲邑故城是也。

注 集解徐广曰：“夏阳在梁山龙门。”索隐音下。夏，山名也，亦曰大夏，是蜀所都。正义少梁城，同州韩城县南二十三里。夏阳城在县南二十里。梁山在县东南十九里。龙门山在县北五十里。

仪相秦四岁，立惠王为王。居一岁，为秦将，取陕。筑上郡塞。

注 正义表云惠王之十三年，周显王之三十四年也。

其后二年，使与齐、楚之相会啗桑。东还而免相，相魏以为秦，欲令魏先事秦而诸侯效之。魏王不肯听仪。秦王怒，伐取魏之曲沃、平周，复阴厚张仪益甚。张仪鼻，无以归报。留魏四岁而魏襄王卒，哀王立。张仪复说哀王，哀王不听。于是张仪阴令秦伐魏。魏与秦战，败。

明年，齐又来败魏于观津。秦复欲攻魏，先败韩申差军，斩首八万，诸侯震恐。而张仪复说魏王曰：“魏地方不至千里，卒不过三十万。地四平，诸侯四通辐凑，无名山大川之限。从郑至梁二百余里，车驰人走，不待力而至。梁南与楚境，西与韩境，北与赵境，东与齐境，卒戍四方，守亭鄣者不下十万。梁之地势，固战场也。梁南与楚而不与齐，则齐攻其东；东与齐而不与赵，则赵攻其北；不合于韩，则韩攻其西；不亲于楚，则楚攻其南：此所谓四分五裂之道也。”

注 集解观音贯。

“且夫诸侯之为从者，将以安社稷尊主强兵显名也。今从者一天下，约为昆弟，刑白马以盟洹水之上，以相坚也。而亲昆弟同父母，尚有争钱财，而欲恃诈伪反复苏秦之余谋，其不可成亦明矣。”

注 集解洹音桓。

“大王不事秦，秦下兵攻河外，据卷、衍、[燕]酸枣，劫卫取阳晋，则赵不南，赵不南而梁不北，梁不北则从道绝，从道绝则大王之国欲毋危不可得也。

秦折韩而攻梁，韩怯于秦，秦韩为一，梁之亡可立而须也。此臣之所为大王患也。

注 索隐河之西，即曲沃、平周之邑等。正义河外即卷、衍、燕、酸枣。

注 集解卷，丘权反。衍，以善反。索隐卷县在河南。衍，地名。正义卷、衍属郑州；燕，滑州胙城县；酸枣属滑州：皆黄河南岸地。

注 正义故城在曹州乘氏县西北三十七里。

注 索隐战国策“折”作“挟”也。

“为大王计，莫如事秦。事秦则楚、韩必不敢动；无楚、韩之患，则大王高枕而卧，国必无忧矣。

注 正义枕，针鸠反。

“且夫秦之所欲弱者莫如楚，而能弱楚者莫如梁。楚虽有富大之名而实空虚；

其卒虽多，然而轻走易北，不能坚战。悉梁之兵南面而伐楚，胜之必矣。割楚而益梁，亏楚而适秦，嫁祸安国，此善事也。大王不听臣，秦下甲士而东伐，虽欲事秦，不可得矣。

“且夫从人多奋辞而少可信，说一诸侯而成封侯，是故天下之游谈士莫不日夜搯腕瞋目切齿以言从之便，以说人主。人主贤其辩而牵其说，岂得无眩哉。

“臣闻之，积羽沉舟，骊轻折轴，觴口铄金，积毁销骨，

故愿大王审定计议，且赐骸骨辟魏。”

哀王于是乃倍从约而因仪请成于秦。张仪归，复相秦。三岁而魏复背秦为从。

秦攻魏，取曲沃。明年，魏复事秦。

秦欲伐齐，齐楚从亲，于是张仪往相楚。楚怀王闻张仪来，虚上舍而自馆之。

曰：“此僻陋之国，子何以教之？”仪说楚王曰：“大王诚能听臣，闭关绝约于齐，臣请献商于之地六百里，使秦女得为大王箕帚之妾，秦楚娶妇嫁女，长为兄弟之国。此北弱齐而西益秦也，计无便此者。”楚王大说而许之。媿臣皆贺，陈轸独吊之。楚王怒曰：“寡人不兴师发兵得六百里地，媿臣皆贺，子独吊，何也？”陈轸对曰：“不然，以臣观之，商于之地不可得而齐秦合，齐秦合则患必至矣。”楚王曰：“有说乎？”陈轸对曰：“夫秦之所以重楚者，以其有齐也。今闭关绝约于齐，则楚孤。秦奚贪夫孤国，而与之商于之地六百里？张仪至秦，必负王，是北绝齐交，西生患于秦也，而两国之兵必俱至。善为王计者，不若阴合而阳绝于齐，使人随张仪。苟与吾地，绝齐未晚也；不与吾地，阴合谋计也。”楚王曰：“愿陈子闭口毋复言，以待寡人得地。”乃以相印授张仪，厚赂之。于是遂闭关绝约于齐，使一将军随张仪。

注 索隐刘氏云：“商即今之商州，有古商城；其西二百余里有古于城。”

张仪至秦，详失绥堕车，不朝三月。楚王闻之，曰：“仪以寡人绝齐未甚邪？”

乃使勇士至宋，借宋之符，北骂齐王。齐王大怒，折节而下秦。秦齐之交合，张仪乃朝，谓楚使者曰：“臣有奉邑六

里，愿以献大王左右。”楚使者曰：“臣受令于王，以商于之地六百里，不闻六里。”还报楚王，楚王大怒，发兵而攻秦。陈轸曰：“轸可发口言乎？攻之不如割地反以赂秦，与之并兵而攻齐，是我出地于秦，取偿于齐也，王国尚可存。”楚王不听，卒发兵而使将军屈匄击秦。

秦齐共攻楚，斩首八万，杀屈匄，遂取丹阳、汉中之地。

楚又复益发兵而袭秦，至蓝田，大战，楚大败，于是楚割两城以与秦平。

注 正义详音羊。

注 集解徐广曰：“在枝江。”

注 正义今梁州也，在汉水北。

秦要楚 欲得黔中地，欲以武关外 易之。楚王曰：“不愿易地，愿得张仪而献黔中地。”秦王欲遣之，口弗忍言。张仪乃请行。惠王曰：“彼楚王怒子之负以商于之地，是且甘心于子。”张仪曰：“秦强楚弱，臣善靳尚，尚得事楚夫人郑袖，袖所言皆从。且臣奉王之节使楚，楚何敢加诛。假令诛臣而为秦得黔中之地，臣之上愿。”遂使楚。楚怀王至则囚张仪，将杀之。靳尚谓郑袖曰：“子亦知子之贱于王乎？”郑袖曰：“何也？”靳尚曰：“秦王甚爱张仪而不欲出之，今将以上庸之地六县 赂楚，美人聘楚，以宫中善歌讴者为媵。楚王重地尊秦，秦女必贵而夫人斥矣。不若为言而出之。”于是郑袖日夜言怀王曰：“人臣各为其主用。今地未入秦，秦使张仪来，至重王。王未有礼而杀张仪，秦必大怒攻楚。妾请子母俱迁江南，毋为秦所鱼肉也。”怀王后悔，赦张仪，厚礼之如故。

注 正义要音腰也。

注 正义即商于之地。

注 索隐按：“不”字当作“必”。时张仪为楚所囚，故必欲出之也。正义秦王不欲出张仪使楚，若欲自行，今秦欲以上庸地及美人赎仪。

注 正义今房州也。

张仪既出，未去，闻苏秦死，乃说楚王曰：“秦地半天下，兵敌四国，被险带河，四塞以为固。虎贲之士百余万，车千乘，骑万匹，积粟如丘山。法令既明，士卒安难乐死，主明以严，将智以武，虽无出甲，席卷常山之险，必折天下之脊，天下有后服者先亡。且夫为从者，无以异于驱鬻羊而攻猛虎，虎之与羊不格明矣。今王不与猛虎而与鬻羊，臣窃以为大王之计过也。”

注 索隐按：此时当秦惠王之后元十四年。

注 索隐按：常山于天下在北，有若人之背脊也。正义古之帝王多都河北、河东故也。

“凡天下强国，非秦而楚，非楚而秦，两国交争，其势不两立。大王不与秦，秦下甲据宜阳，韩之上地不通。下河东，取成皋，韩必入臣，梁则从风而动。”

秦攻楚之西，韩、梁攻其北，社稷安得毋危？

“且夫从者聚鬻弱而攻至强，不料敌而轻战，国贫而数举兵，危亡之术也。臣闻之，兵不如者勿与挑战，粟不如者勿与持久。夫从人饰辩虚辞，高主之节，言其利不言其害，卒有秦祸，无及为已。是故愿大王之孰计之。”

注 正义挑，田鸟反。

注 正义卒，勿反。

“秦西有巴蜀，大船积粟，起于汶山，浮江已下，至楚

三千余里。舫船 载卒，一舫载五十人与三月之食，下水而浮，一日行三百余里，里数虽多，然而不费牛马之力，不至十日而距扞关。扞关惊，则从境以东尽城守矣，黔中、巫郡非王之有。秦举甲出武关，南面而伐，则北地绝。秦兵之攻楚也，危难在三月之内，而楚待诸侯之救，在半岁之外，此其势不相及也。夫(待) [恃] 弱国之救，忘强秦之祸，此臣以为大王患也。

注 正义汶音混。

注 索隐枋船。枋音方，谓并两船也。亦音舫。

注 集解徐广曰：“巴郡鱼复县有扞水关。”索隐扞关在楚之西界。复音伏。

按：地理志巴郡有鱼复县。正义在硤州巴山县界。

注 正义楚之北境断绝。

“大王尝与吴人战，五战而三胜，阵卒尽矣；偏守新城，存民苦矣。臣闻功大者易危，而民敝者怨上。夫守易危之功而逆强秦之心，臣窃为大王危之。”

注 索隐偏，匹连反。此云“新城”，当在吴楚之闲。正义新攻得之城，未详所在。

“且夫秦之所以不出兵函谷十五年以攻齐、赵者，阴谋有合天下之心。楚尝与秦构难，战于汉中，楚人不胜，列侯执珪死者七十余人，遂亡汉中。”

楚王大怒，兴兵袭秦，战于蓝田。此所谓两虎相搏者也。夫秦楚相敝而韩魏以全制其后，计无危于此者矣。愿大王孰计之。

注 集解徐广曰：“一作‘吞’。”

注 索隐其地在秦南山之南，楚之西北，汉水之北，名曰汉中。

注 集解徐广曰：“或音‘戟’。”

“秦下甲攻卫阳晋，必大关天下之匈。大王悉起兵以攻宋，不至数月而宋可举，举宋而东指，则泗上十二诸侯 尽王之有也。

注 集解徐广曰：“关，一作‘开’。”索隐攻卫阳晋，大关天下匡。夫以常山为天下脊，则此卫及阳晋当天下匡，盖其地是秦、晋、齐、楚之交道也。以言秦兵据阳晋，是大关天下匡，则他国不得动也。

注 索隐谓边近泗水之侧，当战国之时有十二诸侯，宋、鲁、邾、莒之比也。

“凡天下而以信约从亲相坚者苏秦，封武安君，相燕，即阴与燕王谋伐破齐而分其地；乃详有罪出走入齐，齐王因受而相之；居二年而觉，齐王大怒，车裂苏秦于市。夫以一诈伪之苏秦，而欲经营天下，混一诸侯，其不可成亦明矣。

注 索隐混，本作“棍”，同胡本反。

“今秦与楚接境壤界，固形亲之国也。大王诚能听臣，臣请使秦太子入质于楚，楚太子入质于秦，请以秦女为大王箕帚之妾，效万室之都以为汤沐之邑，长为昆弟之国，终身无相攻伐。臣以为计无便于此者。”

于是楚王已得张仪而重出黔中地与秦，欲许之。屈原曰：“前大王见欺于张仪，张仪至，臣以为大王烹之；今纵弗忍杀之，又听其邪说，不可。”怀王曰：“许仪而得黔中，美利也。

后而倍之，不可。”故卒许张仪，与秦亲。

张仪去楚，因遂之韩，说韩王曰：“韩地险恶山居，五谷所生，非菽而麦，民之食大抵(饭)菽[饭]藿羹。一岁不收，收不饘糟噉。地不过九百里，无二岁之食。料大王之卒，悉之不过三十万，而厮徒负养在其中矣。除守徼亭鄣塞，见卒不过二十万而已矣。秦带甲百余万，车千乘，骑万匹，虎贲之士跼踖科头贯颐奋戟者，至不可胜计。秦马之良，戎兵之彊，探前跌后蹄闲三寻腾者，不可胜数。山东之士被甲蒙胄以会战，秦人捐甲徒裼以趋敌，左挈人头，右挟生虏。夫秦卒与山东之卒，犹孟贲之与怯夫；以重力相压，犹乌获之与婴儿。夫战孟贲、乌获之士以攻不服之弱国，无异垂千钧之重于鸟卵之上，必无幸矣。

注 索隐暘音斯，谓篮役之贱者。负养谓负檐以给养公家，亦贱人也。

注 集解跼踖音徒俱，跳跃也。又云偏举一足曰跼踖。科头谓不着兜鍪入敌。

索隐跼踖音徒俱二音。踖又音劬。刘氏云“谓跳跃也”。又韵集云“偏举一足曰跼踖”。战国策曰“虎贲之士跼踖”。科头谓不着兜鍪。

注 索隐谓两手捧颐而直入敌，言其勇也。

注 集解执戟奋怒而入陈也。索隐谓又有执戟者奋怒而趋入阵。

注 索隐谓马前足探向前，后足跌于后。跌音乌穴反。跌谓后足抉地，言马之走彀疾也。

注 索隐按：七尺曰寻。言马走之疾，前后蹄闲一掷过三寻也。

注 索隐徒者，徒跣也。裼，袒也，谓袒而见肉也。

“夫鬻臣诸侯不料地之寡，而听从人之甘言好辞，比周以相饰也，皆奋曰‘听吾计可以强霸天下’。夫不顾社稷之长利而听须臾之说，诳误人主，无过此者。

“大王不事秦，秦下甲据宜阳，断韩之上地，东取成皋、荥阳，则鸿台之宫、桑林之苑非王之有也。夫塞成皋，绝上地，则王之国分矣。先事秦则安，不事秦则危。夫造祸而求其福报，计浅而怨深，逆秦而顺楚，虽欲毋亡，不可得也。

注 集解徐广曰：“桑，一作‘栗’。”索隐按：此皆韩之宫苑，亦见战国策。

“故为大王计，莫如为秦。秦之所欲莫如弱楚，而能弱楚者如韩。非以韩能强于楚也，其地势然也。今王西面而事秦以攻楚，秦王必喜。夫攻楚以利其地，转祸而说秦，计无便于此者。”

注 集解为，于伪反。

韩王听仪计。张仪归报，秦惠王封仪五邑，号曰武信君。使张仪东说齐愍王曰：

“天下强国无过齐者，大臣父兄殷觴富乐。然而为大王计者，皆为一时之说，不顾百世之利。从人说大王者，必曰‘齐西有强赵，南有韩与梁。齐，负海之国也，地广民觴，兵强士勇，虽有百秦，将无柰齐何’。大王贤其说而不计其实。

夫从人朋党比周，莫不以从为可。臣闻之，齐与鲁三战而鲁三胜，国以危亡随其后，虽有战胜之名，而有亡国之实。是何也？齐大而鲁小也。今秦之与齐也，犹齐之与鲁也。秦赵战于河漳之上，再战而赵再胜秦；战于番吾之下，再战又胜秦。

四战之后，赵之亡卒数十万，邯郸仅存，虽有战胜之名而国已破矣。是何也？秦强而赵弱。

注 索隐上音盘，又音婆，赵之邑也。

“今秦楚嫁女娶妇，为昆弟之国。韩献宜阳；梁效河外；赵入朝浞池，割河闲以事秦。大王不事秦，秦驱韩梁攻齐之南地，悉赵兵渡清河，指博关，临菑、即墨非王之有也。国一日见攻，虽欲事秦，不可得也。是故愿大王孰计之也。”

注 索隐按：河外，河之南邑，若曲沃、平周等也。正义谓同、华州地也。

注 集解挠善反。

注 索隐谓河漳之闲邑，暂割以事秦耳。正义河闲，瀛州县。

注 正义博关在博州。赵兵从贝州度黄河，指博关，则漯河南临淄、即墨危矣。

齐王曰：“齐僻陋，隐居东海之上，未尝闻社稷之长利也。”乃许张仪。

张仪去，西说赵王曰：“敝邑秦王使使臣效愚计于大王。大王收率天下以宾秦，秦兵不敢出函谷关十五年。大王之威行于山东，敝邑恐惧慑伏，缮甲厉兵，饰车骑，习驰射，力田积粟，守四封之内，愁居慑处，不敢动摇，唯大王有意督过之也。

注 正义饰音。

注 索隐督者，正其事而责之。督过，是深责其过也。

“今以大王之力，举巴蜀，并汉中，包两周，迁九鼎，守

白马之津。秦虽僻远，然而心忿含怒之日久矣。今秦有敝甲凋兵，军于澠池，愿渡河踰漳，据番吾，会邯郸之下，愿以甲子合战，以正殷纣之事，敬使使臣先闻左右。

“凡大王之所信为从者恃苏秦。苏秦荧惑诸侯，以是为非，以非为是，欲反齐国，而自令车裂于市。夫天下之不可一亦明矣。今楚与秦为昆弟之国，而韩梁称为东藩之臣，齐献鱼盐之地，此断赵之右臂也。夫断右臂而与人斗，失其党而孤居，求欲毋危，岂可得乎？”

“今秦发三将军：其一军塞午道，告齐使兴师渡清河，军于邯郸之东；一军军成皋，驱韩梁军于河外；一军军于澠池，约四国为一以攻赵，赵(服)[破]，必四分其地。是故不敢匿意隐情，先以闻于左右。臣窃为大王计，莫如与秦王遇于澠池，面相见而口相结，请案兵无攻。愿大王之定计。”

注 索隐此午道当在赵之东，齐之西也。午道，地名也。郑玄云“一纵一横为午”，谓交道也。

注 正义河外谓郑、滑州，北临河。

赵王曰：“先王之时，奉阳君专权擅势，蔽欺先王，独擅绌事，寡人居属师傅，不与国谋计。先王弃髡臣，寡人年幼，奉祀之日新，心固窃疑焉，以为一从不事秦，非国之长利也。乃且愿变心易虑，割地谢前过以事秦。方将约车趋行，适闻使者之明诏。”赵王许张仪，张仪乃去。

注 正义趋音趣。

北之燕，说燕昭王曰：“大王之所亲莫如赵。昔赵襄子尝以其姊为代王妻，欲并代，约与代王遇于句注之塞。乃令工人作为金斗，长其尾，令可以击人。与代王饮，阴告厨人曰

‘即酒酣乐，进热啜，反斗以击之。’于是酒酣乐，进热啜，厨人进斟，因反斗以击代王，杀之，王脑涂地。其姊闻之，因摩笄以自刺，故至今有摩笄之山。代王之亡，天下莫不闻。

注 正义句注山在代州也。上音勾。

注 索隐斗音主。凡方者为斗，若安长柄，则名为料，音主。尾即斗之柄，其形若刀也。

注 索隐音昌悦反。按：谓热而啜之，是羹也。于下云“厨人进斟”，斟谓羹勺，故因名羹曰斟。左氏“羊羹不斟”是也。

注 正义反即倒斗柄击也。

注 集解笄，妇人之首饰，如今象牙搔。正义笄，今簪也。摩笄山在蔚州飞狐县东北百五十里。

“夫赵王之很戾无亲，大王之所明见，且以赵王为可亲乎？赵兴兵攻燕，再围燕都而劫大王，大王割十城以谢。今赵王已入朝澠池，效河闲以事秦。今大王不事秦，秦下甲云中、九原，驱赵而攻燕，则易水、长城非大王之有也。”

注 正义并在易州界。

“且今时赵之于秦犹郡县也，不敢妄举师以攻伐。今王事秦，秦王必喜，赵不敢妄动，是西有强秦之援，而南无齐赵之患，是故愿大王孰计之。”

燕王曰：“寡人蛮夷僻处，虽大男子裁如婴儿，言不足以采正计。今上客幸教之，请西面而事秦，献恒山之尾五城。”燕王听仪。仪归报，未至咸阳而秦惠王卒，武王立。武王自为太子时不说张仪，及即位，髡臣多谗张仪曰：“无信，左右

卖国以取容。秦必复用之，恐为天下笑。”诸侯闻张仪有却武王，皆畔衡，复合从。

注 集解音在。

注 索隐尾犹未也。谓献恒山城以与秦。

秦武王元年，鬻臣日夜恶张仪未已，而齐让又至。张仪惧诛，乃因谓秦武王曰：

“仪有愚计，愿效之。”王曰：“柰何？”对曰：“为秦社稷计者，东方有大变，然后王可以多割得地也。今闻齐王甚憎仪，仪之所在，必兴师伐之。故仪愿乞其不肖之身之梁，齐必兴师而伐梁。梁齐之兵连于城下而不能相去，王以其闲伐韩，入三川，出兵函谷而毋伐，以临周，祭器必出。挟天子，按图籍，此王业也。”秦王以为然，乃具革车三十乘，入仪之梁。齐果兴师伐之。梁哀王恐。张仪曰：“王勿患也，请令罢齐兵。”乃使其舍人冯喜之楚，借使之齐，谓齐王曰：“王甚憎张仪；虽然，亦厚矣王之托仪于秦也！”齐王曰：“寡人憎仪，仪之所在，必兴师伐之，何以托仪？”对曰：“是乃王之托仪也。夫仪之出也，固与秦王约曰：‘为王计者，东方有大变，然后王可以多割得地。今齐王甚憎仪，仪之所在，必兴师伐之。故仪愿乞其不肖之身之梁，齐必兴师伐之。’”

齐梁之兵连于城下而不能相去，王以其闲伐韩，入三川，出兵函谷而无伐，以临周，祭器必出。挟天子，案图籍，此王业也。’秦王以为然，故具革车三十乘而入之梁也。今仪入梁，王果伐之，是王内罢国而外伐与国，广邻敌以内自临，而信仪于秦王也。此臣之所谓‘托仪’也。”齐王曰：“善。”乃使解兵。

注 索隐凡王者大祭祀必陈设文物轩车彝器等，因谓此等为祭器也。

注 索隐此与战国策同。旧本作“詬”者，误也。

注 索隐谓齐之伐梁也。梁之与齐，先相许与约从为邻，故云与国也。

张仪相魏一岁，卒于魏也。

注 索隐年表张仪以安僖王十年卒。纪年云梁安僖王九年五月卒。

陈轸者，游说之士。与张仪俱事秦惠王，皆贵重，争宠。张仪恶陈轸于秦王曰：

“轸重币轻使秦楚之闲，将为国交也。今楚不加善于秦而善轸者，轸自为厚而为王薄也。且轸欲去秦而之楚，王胡不听乎？”王谓陈轸曰：“吾闻子欲去秦之楚，有之乎？”轸曰：“然。”王曰：“仪之言果信矣。”轸曰：“非独仪知之也，行道之士尽知之矣。昔子胥忠于其君而天下争以为臣，曾参孝于其亲而天下愿以为子。故卖仆妾不出闾巷而售者，良仆妾也；出妇嫁于乡曲者，良妇也。今轸不忠其君，楚亦何以轸为忠乎？忠且见弃，轸不之楚何归乎？”王以其言为然，遂善待之。

居秦期年，秦惠王终相张仪，而陈轸奔楚。楚未之重也，而使陈轸使于秦。过梁，欲见犀首。犀首谢弗见。轸曰：“吾为事来，公不见轸，轸将行，不得待异日。”犀首见之。

陈轸曰：“公何好饮也？”犀首曰：“无事也。”曰：“吾请令公厌事可乎？”

曰：“柰何？”曰：“田需约诸侯从亲，楚王疑之，未信也。公谓于王曰：‘臣与燕、赵之王有故，数使人来，曰：‘无事何不相见’，愿谒行于王。’王虽许公，公请毋多车，

以车三十乘，可陈之于庭，明言之燕、赵。”燕、赵客闻之，驰车告其王，使人迎犀首。楚王闻之大怒，曰：“田需与寡人约，而犀首之燕、赵，是欺我也。”怒而不听其事。齐闻犀首之北，使人以事委焉。犀首遂行，三国相事皆断于犀首。轸遂至秦。

注 索隐轸语犀首，言我故来，欲有教汝之事，何不相见。

注 索隐上一艳反。厌者，饱也，谓欲令其多事也。

注 索隐需时为魏相也。

韩魏相攻，期年不解。秦惠王欲救之，问于左右。左右或曰救之便，或曰勿救便，惠王未能为之决。陈轸适至秦，惠王曰：“子去寡人之楚，亦思寡人不？”

陈轸对曰：“王闻夫越人庄舄乎？”王曰：“不闻。”曰：“越人庄舄仕楚执珪，有顷而病。楚王曰：‘舄故越之鄙细人也，今仕楚执珪，贵富矣，亦思越不？’中谢对曰：‘凡人之思故，在其病也。彼思越则越声，不思越则楚声。’使人往听之，犹尚越声也。今臣虽弃逐之楚，岂能无秦声哉！”惠王曰：“善。今韩魏相攻，期年不解，或谓寡人救之便，或曰勿救便，寡人不能决，愿子为子主计之余，为寡人计之。”陈轸对曰：“亦尝有以夫卞庄子刺虎闻于王者乎？庄子欲刺虎，馆竖子止之，曰：‘两虎方且食牛，食甘必争，争则必斗，斗则大者伤，小者死，从伤而刺之，一举必有双虎之名。’卞庄子以为然，立须之。有顷，两虎果斗，大者伤，小者死。庄子从伤者而刺之，一举果有双虎之功。今韩魏相攻，期年不解，是必大国伤，小国亡，从伤而伐之，一举必有两实。此犹庄子刺虎之类也。臣主与王何异也。”惠王曰：“善。”

卒弗救。大国果伤，小国亡，秦兴兵而伐，大克之。此陈

轸之计也。

注 索隐盖谓侍御之官。

注 索隐此盖张仪等之计策。

注 索隐子指陈轸也。子主谓楚王。

注 索隐馆庄子。谓逆旅舍其人字庄子者，或作“卞庄子”也。

注 索隐臣主，为轸之主楚王也。王，秦惠王。以言我主与王俱宜待韩、魏之毙而击之，亦无异也。

犀首者，魏之阴晋人也，名衍，姓公孙氏。与张仪不善。

注 集解司马彪曰：“犀首，魏官名，若今虎牙将军。”

张仪为秦之魏，魏王相张仪。犀首弗利，故令人谓韩公叔曰：“张仪已合秦魏矣，其言曰‘魏攻南阳，秦攻三川’。魏王所以贵张子者，欲得韩地也。且韩之南阳已举矣，子何不少委焉以为衍功，则秦魏之交可错矣。然则魏必图秦而弃仪，收韩而相衍。”公叔以为便，因委之犀首以为功。果相魏。张仪去。

注 正义此张仪合秦魏之辞也。

注 索隐错音措。按：错，停止也。

注 集解徐广曰：“复相秦。”

义渠君朝于魏。犀首闻张仪复相秦，害之。犀首乃谓义渠君曰：“道远不得复过，请谒事情。”曰：“中国无事，秦得烧掇焚杆君之国；有事，秦将轻使重币事君之国。”

其后五国伐秦。会陈轸谓秦王曰：“义渠君者，蛮夷之贤君也，不如赂之以抚其志。”秦王曰：“善。”乃以文绣千

纯， 妇女百人遗义渠君。义渠君致髡臣而谋曰：“此公孙衍所谓邪？” 乃起兵袭秦，大败秦人李伯之下。

注 索隐音戈。言义渠道远，今日已后，不复得更过相见。

注 索隐谓欲以秦之缓急告语之也。

注 索隐按：谓山东诸侯齐、魏之大国等。正义中国谓关东六国。无事，不共攻秦。

注 集解徐广曰：“一孤切。”索隐掇音都活反，谓焚烧而侵掠。焚杆音烦乌二音。按：焚揉而牵制也。战国策云“秦且烧鞮君之国”，是说其事也。

注 索隐谓山东诸国共伐秦也。

注 索隐谓秦求亲义渠君也。正义有事谓六国攻秦。秦若被攻伐，则必轻使重币，事义渠之国，欲令相助。犀首此言，令义渠君勿援秦也。

注 索隐按：表秦惠王后元七年，楚、魏、齐、韩、赵五国共攻秦，是其事也。

注 索隐凡丝撓布帛等一段为一纯。纯音屯。

注 索隐按：谓上文犀首云“(君之国)有事，秦将轻使重币事君之国”，故云“衍之所谓”，因起兵袭秦以伤张仪也。

注 索隐入李伯之下。谓义渠破秦而收军，而入于李伯之下，则李伯人名或邑号。战国策“伯”作“帛”。

张仪已卒之后，犀首入相秦。尝佩五国之相印，为约长。

注 索隐佩五国之印，为约长。犀首后相五国，或从或横，常为约长。

太史公曰：三晋多权变之士，夫言从衡强秦者大抵皆三晋

之人也。夫张仪之行事甚于苏秦，然世恶苏秦者，以其先死，而仪振暴其短以扶其说，成其衡道。要之，此两人真倾危之士哉！

注 索隐下音步卜反。振谓振扬而暴露其短。

注 索隐按：扶谓说彼之非，成我之是，扶会己之说辞。

注 索隐张仪说六国，使连衡而事秦，故云“成其衡道”。然山东地形从长，苏秦相六国，令从亲而宾秦也。关西地形衡长，张仪相六国，令破其从而连秦之衡，故谓张仪为连横矣。

【索隐述赞】仪未遭时，频被困辱。及相秦惠，先韩后蜀。连衡齐魏，倾危诳惑。陈轸挟权，犀首骋欲。如何三晋，继有斯德。

史记卷七十一

列传十一 樗里子甘茂列传

樗里子者，名疾，秦惠王之弟也，与惠王异母。母，韩女也。樗里子滑稽多智，秦人号曰“智囊”。

注 索隐按：樗，木名也，音摠。高诱曰“其里有大樗树，故曰樗里”。然疾居渭南阴乡之樗里，故号曰樗里子。又按：纪年则谓之“楮里疾”也。

注 索隐滑音骨。稽音鸡。邹诞解云“滑，乱也。稽，同也。谓辨捷之人，言非若是，言是若非，谓能乱同异也”。一云滑稽，酒器，可转注吐酒不已。以言俳优之人出口成章，词不穷竭，如滑稽之吐酒不已也。正义滑读为涸，水流自出。稽，计也。言其智计宣吐如泉，流出无尽，故杨雄酒赋云“鸱夷滑稽，腹大如壶”是也。颜师古云：“滑稽，转利之称也。滑，乱也。稽，碍也。其变无留也。”一说稽，考也，言其滑乱不可考较。

秦惠王八年，爵樗里子右更，使将而伐曲沃，尽出其人，取其城，地入秦。秦惠王二十五年，使樗里子为将伐赵，虏赵将军庄豹，拔藺。明年，助魏章攻楚，败楚将屈丐，取汉中地。秦封樗里子，号为严君。

注 索隐按：右更，秦之第十四爵名也。

注 正义故城在陕州〔陕〕县西南三十二里也。

注 索隐按：年表云十一年拔魏曲沃，归其人。又秦本纪惠文王后元八年，五国共围秦，使庶长疾与战修鱼，斩首八万。十一年，樗里疾攻魏焦，降之。

则焦与曲沃同在十一年明矣。而传云“八年拔之”，不同。王劭按：本纪、年表及此传，三处记秦伐国并不同，又与纪年不合，今亦殆不可考。

注 正义蔺县在石州。

注 索隐按：严君是爵邑之号，当是封之严道。

秦惠王卒，太子武王立，逐张仪、魏章，而以樗里子、甘茂为左右丞相。秦使甘茂攻韩，拔宜阳。使樗里子以车百乘入周。周以卒迎之，意甚敬。楚王怒，让周，以其重秦客。游腾为周说楚王曰：“知伯之伐仇犹，遗之广车，因随之以兵，仇犹遂亡。何则？无备故也。齐桓公伐蔡，号曰诛楚，其实袭蔡。

今秦，虎狼之国，使樗里子以车百乘入周，周以仇犹、蔡观焉，故使长戟居前，强弩在后，名曰卫疾，而实囚之。且夫周岂能无忧其社稷哉？恐一旦亡国以忧大王。”楚王乃悦。

注 索隐游，姓；腾，名也。

注 集解许慎曰：“仇犹，夷狄之国。”战国策曰：“智伯欲伐仇犹，遗之大钟，载以广车。”周礼曰：“广车之萃。”郑玄曰：“广车，横陈之车。”索隐战国策云“智伯欲伐仇犹，遗之大钟，载以广车”。以“仇犹”为“公由”。韩子作“仇由”。地理志临淮有公犹县也。正义括地志云：“并州孟县外城俗名原仇山，亦名仇犹，夷狄之国也。韩子云‘智伯欲

伐仇犹国，道险难不通，乃铸大钟遗之，载以广车。仇犹大悦，除涂内之。赤章曼支谏曰：“不可，此小所以事大，而今大以遗小，卒必随，不可。”不听，遂内之。曼支因断毂而驰。至十九日而仇犹亡也’。”

注 正义防卫樗里子。

秦武王卒，昭王立，樗里子又益尊重。

昭王元年，樗里子将伐蒲。蒲守恐，请胡衍。胡衍为蒲谓樗里子曰：“公之攻蒲，为秦乎？为魏乎？为魏则善矣，为秦则不为赖矣。夫卫之所以为卫者，以蒲也。今伐蒲入于魏，卫必折而从之。魏亡西河之外而无以取者，兵弱也。今并卫于魏，魏必强。魏强之日，西河之外必危矣。且秦王将观公之事，害秦而利魏，王必罪公。”樗里子曰：“柰何？”胡衍曰：“公释蒲勿攻，臣试为公入言之，以德卫君。”樗里子曰：“善。”胡衍入蒲，谓其守曰：“樗里子知蒲之病矣，其言曰必拔蒲。衍能令释蒲勿攻。”蒲守恐，因再拜曰：“愿以请。”因效金三百斤，曰：“秦兵苟退，请必言子于卫君，使子为南面。”故胡衍受金于蒲以自贵于卫。于是遂解蒲而去。还击皮氏，皮氏未降，又去。

注 索隐按：纪年云“楮里疾围蒲不克，而秦惠王薨”，事与此合。正义蒲故城在滑州匡城县北十五里，即子路作宰地。

注 索隐人姓名也。

注 集解赖，利也。

注 正义蒲是卫国之鄆卫。

注 索隐战国策云“今蒲入于秦，卫必折而入于魏”，与此文相反。

注 正义谓同、华等州。

注 正义故城在绛州龙门县西百四十步，魏邑。

昭王七年，樗里子卒，葬于渭南章台之东。曰：“后百岁，是当有天子之宫夹我墓。”樗里子疾室在于昭王庙西渭南阴乡樗里，故俗谓之樗里子。至汉兴，长乐宫在其东，未央宫在其西，武库正直其墓。秦人谚曰：“力则任鄙，智则樗里。”

注 索隐按黄图，在汉长安故城西。

注 正义汉长乐宫在长安县西北十五里，未央在县西北十四里，皆在长安故城中也。

注 索隐直如字读。直犹当也。

甘茂者，下蔡人也。事下蔡史举先生，学百家之术。因张仪、樗里子而求见秦惠王。王见而说之，使将，而佐魏章略定汉中地。

注 索隐地理志下蔡县属汝南也。正义今颍州县，即州来国。

注 索隐战国策及韩子皆云史举，上蔡监门。

惠王卒，武王立。张仪、魏章去，东之魏。蜀侯辉、相壮反，秦使甘茂定蜀。还，而以甘茂为左丞相，以樗里子为右丞相。

注 索隐辉音晖，又音胡昆反。秦之公子，封蜀也。华阳国志作“晖”。壮音侧状反。姓陈也。

秦武王三年，谓甘茂曰：“寡人欲容车通三川，以窥周室，而寡人死不朽矣。”

甘茂曰：“请之魏，约以伐韩，而令向寿辅行。”甘茂

至，谓向寿曰：“子归，言之于王曰‘魏听臣矣，然愿王勿伐事成，尽以为子功。’”向寿归，以告王，王迎甘茂于息壤。

甘茂至，王问其故。对曰：“宜阳，大县也，上党、南阳积之久矣。名曰县，其实郡也。今王倍数险，行千里攻之，难。

昔曾参之处费，鲁人有与曾参同姓名者杀人，人告其母曰‘曾参杀人’，其母织自若也。顷之，一人又告之曰‘曾参杀人’，其母尚织自若也。顷又一人告之曰‘曾参杀人’，其母投杼下机，踰墙而走。夫以曾参之贤与其母信之也，三人疑之，其母惧焉。今臣之贤不若曾参，王之信臣又不如曾参之母信曾参也，疑臣者非特三人，臣恐大王之投杼也。始张仪西并巴蜀之地，北开西河之外，南取上庸，天下不以多张子而以贤先王。魏文侯令乐羊将而攻中山，三年而拔之。乐羊返而论功，文侯示之谤书一筐。乐羊再拜稽首曰：‘此非臣之功也，主君之力也。’今臣，羁旅之臣也。

樗里子、公孙奭二人者挟韩而议之，王必听之，是王欺魏王而臣受公仲侈之怨也。”王曰：“寡人不听也，请与子盟。”卒使丞相甘茂将兵伐宜阳。五月而不拔，樗里子、公孙奭果争之。武王召甘茂，欲罢兵。甘茂曰：“息壤在彼。”

王曰：“有之。”因大悉起兵，使甘茂击之。斩首六万，遂拔宜阳。韩襄王使公仲侈入谢，与秦平。

注 正义饷受二音，人姓名。

注 索隐按：山海经、启筮云“昔伯讎窃帝之息壤以堙洪水”，或是此也。正义秦邑。

注 索隐谓上党、南阳并积贮日久矣。正义韩之北三郡积贮在河南宜阳县之日久矣。

注 索隐数音率腴反。正义谓函谷及三崤、五谷。

注 集解音秘。

注 索隐按：战国策作“公孙衍”。正义音释。

注 集解徐广曰：“一作‘冯’。”

注 正义甘茂归至息壤，与秦王盟，恐后樗里子、公孙奭伐韩，今二子果争之。武王召茂欲罢兵，故甘茂云息壤在彼邑也。

武王竟至周，而卒于周。其弟立，为昭王。王母宣太后，楚女也。楚怀王怨前秦败楚于丹阳而韩不救，乃以兵围韩雍氏。

韩使公仲侈告急于秦。秦昭王新立，太后楚人，不肯救。公仲因甘茂，茂为韩言于秦昭王曰：“公仲方有得秦救，故敢扞楚也。今雍氏围，秦师不下殽，公仲且仰首而不朝，公叔且以国南合于楚。楚、韩为一，魏氏不敢不听，然则伐秦之形成矣。不识坐而待伐孰与伐人之利？”秦王曰：“善。”乃下师于殽以救韩。楚兵去。

注 索隐按：赵系家昭王名稷。系本云名侧也。

注 索隐按：赵惠王二十六年，楚围雍氏，至昭王七年，又围雍氏，韩求救于秦，是再围也。刘氏云“此是前围雍氏，当赧王之三年”。战国策及纪年与此并不同。正义故城在洛州洛阳县东北二十里。

秦使向寿平宜阳，而使樗里子、甘茂伐魏皮氏。向寿者，宣太后外族也，而与昭王少相长，故任用。向寿如楚，楚闻秦之贵向寿，而厚事向寿。向寿为秦守宜阳，将以伐韩。韩公仲使苏代谓向寿曰：“禽困覆车。公破韩，辱公仲，公仲收国复事秦，自以为必可以封。今公与楚解口地，封小令尹以杜阳。秦楚合，复攻韩，韩必亡。韩亡，公仲且躬率其私

徒以闕于秦。愿公孰虑之也。”向寿曰：“吾合秦楚非以当韩也，子为寿谒之公仲，曰秦韩之交可合也。”苏代对曰：“愿有谒于公。人曰贵其所以贵者贵。王之爱习公也，不如公孙奭；其智能公也，不如甘茂。今二人者皆不得亲于秦事，而公独与王主断于国者何？彼有以失之也。公孙奭党于韩，而甘茂党于魏，故王不信也。今秦楚争强而公党于楚，是与公孙奭、甘茂同道也，公何以异之？人皆言楚之善变也，而公必亡之，是自为责也。[一二]公不如与王谋其变也，善韩以备楚，如此则无患矣。韩氏必先以国从公孙奭而后委国于甘茂。韩，公之讎也。今公言善韩以备楚，是外举不僻讎也。”向寿曰：“然，吾甚欲韩合。”对曰：“甘茂许公仲以武遂，反宜阳之民，今公徒收之，甚难。”向寿曰：“然则奈何？武遂终不可得也？”对曰：“公奚不以秦为韩求颖川于楚？”

此韩之寄地也。公求而得之，是令行于楚而以其地德韩也。公求而不得，是韩楚之怨不解而交走秦也。[二〇]秦楚争强，而公徐过楚[二一]以收韩，此利于秦。”[二二]向寿曰：“奈何？”对曰：“此善事也。甘茂欲以魏取齐，公孙奭欲以韩取齐。

今公取宜阳以为功，收楚韩以安之，而诛齐魏之罪，[二三]是以公孙奭、甘茂无事也。”

注 集解徐广曰：“如，一作‘和’。”

注 集解譬禽兽得困急，犹能抵触倾覆人车。

注 正义公仲自以为必可得秦封。

注 索隐解口，秦地名，近韩，今将与楚也。正义上纪买反。公，向寿也。

解口犹开口得言。向寿于秦开口，则楚人必得封地也。

注 索隐又封楚之小令尹以杜阳。杜阳亦秦地，今以封楚今尹，是秦楚合也。

注 集解音乌曷反。

注 正义公仲恐韩亡，欲将私徒往宜阳谒向寿也。

注 正义子，苏代也。向寿恐，今苏代谒报公仲，云“秦韩交可合”。

注 正义公，向寿也。言向寿亦党于楚，与公孙奭、甘茂党韩、魏同也。

注 索隐彼，公孙奭及甘茂也。有以失之，谓不见委任，情有所失。正义言秦王虽爱习公孙奭、甘茂，秦事不亲委者，为党韩、魏也。今国事独与向寿主断者，不知寿党于楚以事秦王者，以失之也。

注 正义苏氏云：“向寿与公孙奭、甘茂皆有党，言无异也。”又一云改异党楚之意。

注 正义楚善变改，不可信。若变改，向寿必亡败，是自为责。

注 正义令秦亲韩而备楚之变改，则向寿无患矣。

注 正义韩氏必先委二人，故韩为向寿之讎。

注 集解徐广曰：“秦昭王元年予韩武遂。”

注 正义武遂，宜阳，本韩邑也，秦伐取之。今欲还韩，令其民得反归居之。

注 正义苏代言甘茂许公仲以武遂，又归宜阳之民，今向寿徒拟收之，甚难事也。

注 正义颍川，许州也。楚侵韩颍川，苏代令向寿以秦威重为韩就楚求索颍川，是亲向寿。

注 集解已买反。

注 [二 0] 索隐韩楚怨不解，二国交走向秦也。

注 [二一] 集解徐广曰：“过，一作‘适’。”

注 [二二] 正义若二国皆事秦，公则渐说楚之过失以收韩，此利于秦也。

注 [二三] 正义言公孙奭、甘茂皆欲以秦挟韩魏而取齐，今向寿取宜阳为功，收楚韩安以事秦，而责齐魏之罪，是公孙奭、甘茂不得同合韩魏于秦以伐齐也。

甘茂竟言秦昭王，以武遂复归之韩。向寿、公孙奭争之，不能得。向寿、公孙奭由此怨，谗甘茂。茂惧，辍伐魏蒲阪，亡去。樗里子与魏讲，罢兵。

注 正义年表云秦昭王元年予韩武遂也。

注 集解徐广曰：“昭王元年，击魏皮氏，未拔，去。”

注 索隐邹氏云：“讲读曰媯。媯犹和也。”

甘茂之亡秦奔齐，逢苏代。代为齐使于秦。甘茂曰：“臣得罪于秦，惧而遯逃，无所容迹。臣闻贫人女与富人女会绩，贫人女曰：‘我无以买烛，而子之烛光幸有余，子可分我余光，无损子明而得一斯便焉。’今臣困而君方使秦而当路矣。

茂之妻子在焉，愿君以余光振之。”苏代许诺。遂致使于秦。已，因说秦王曰：

“甘茂，非常士也。其居于秦，累世重矣。自殽塞 及至鬼谷，其地形险易皆明知之。彼以齐约韩魏反以图秦，非秦之利也。”秦王曰：“然则柰何？”苏代曰：“王不若重其贖，厚其禄以迎之，使彼来则置之鬼谷，终身勿出。”秦王曰：“善。”即赐之上卿，以相印迎之于齐。甘茂不往。苏代谓齐愍王曰：“夫甘茂，贤人也。今秦赐之上卿，以相印迎之。甘茂德王之赐，好为王臣，故辞而不往。今王何以礼之？”齐王

曰：“善。”

即位之上卿而处之。秦因复甘茂之家以市于齐。

注 正义三穀在洛州永宁县西北。

注 集解徐广曰：“在阳城。”

注 索隐案：徐广云在阳城。刘氏云此鬼谷在关内云阳，是矣。正义刘伯庄云：“此鬼谷，关内云阳，非阳城者也。”

案：阳城鬼谷时属韩，秦不得言置之。

注 索隐案：处犹留也。

注 正义复音福。

齐使甘茂于楚，楚怀王新与秦合婚而驩。而秦闻甘茂在楚，使人谓楚王曰：

“愿送甘茂于秦。”楚王问于范蠡曰：“寡人欲置相于秦，孰可？”对曰：

“臣不足以识之。”楚王曰：“寡人欲相甘茂，可乎？”

对曰：“不可。夫史举，下蔡之监门也，大不为事君，小不为家室，以苟贱不廉闻于世，甘茂事之顺焉。

故惠王之明，武王之察，张仪之辩，而甘茂事之，取十官而无罪。茂诚贤者也，然不可相于秦。夫秦之有贤相，非楚国之利也。且王前尝用召滑于越，而内行章义之难，越国乱，故楚南塞厉门而郡江东。计王之功所以能如此者，越国乱而楚治也。今王知用诸越而忘用诸秦，臣以王为钜过矣。然则王若欲置相于秦，则莫若向寿者可。夫向寿之于秦王，亲也，少与之同衣，长与之同车，以听事。王必相向寿于秦，则楚国之利也。”于是使使请秦相向寿于秦。秦卒相向寿。而甘茂竟不得复入秦，卒于魏。

注 集解徐广曰：“昭王二年时迎妇于楚。”

注 集解徐广曰：“一作‘蠓’。”索隐音休缘反，又休软反。蠓，休缘反。

战国策云作“蠓”也。正义许缘反。

注 集解徐广曰：“滑，一作‘涓’。”

注 集解徐广曰：“一云‘内句章昧之难’。”索隐谓召滑内心猜诈，外则佯章恩义，而卒包藏祸心，构难于楚也。注“一云内句章、昧之难”。案：战国策云“纳章句之难”。

注 集解徐广曰：“一作‘濼湖’。”正义刘伯庄云：“厉门，度岭南之要路。”

注 正义吴越之城皆为楚之都邑。

甘茂有孙曰甘罗。

甘罗者，甘茂孙也。茂既死后，甘罗年十二，事秦相文信侯吕不韦。

注 索隐战国策云甘罗事吕不韦为庶子。

秦始皇帝使刚成君蔡泽于燕，三年而燕王喜使太子丹入质于秦。秦使张唐往相燕，欲与燕共伐赵以广河闲之地。张唐谓文信侯曰：“臣尝为秦昭王伐赵，赵怨臣，曰：‘得唐者与百里之地。’今之燕必经赵，臣不可以行。”文信侯不快，未有以强也。甘罗曰：“君侯何不快之甚也？”文信侯曰：“吾令刚成君蔡泽事燕三年，燕太子丹已入质矣，吾自请张卿相燕而不肯行。”甘罗曰：“臣请行之。”文信侯叱曰：“去！我身自请之而不肯，女焉能行之？”甘罗曰：

“大项橐生七岁为孔子师。今臣生十二岁于兹矣，君其试臣，何遽叱乎？”

于是甘罗见张卿曰：“卿之功孰与武安君？”卿曰：“武

安君南挫强楚，北威燕、赵，战胜攻取，破城堕邑，不知其数，臣之功不如也。”甘罗曰：“应侯之用于秦也，孰与文信侯专？”张卿曰：“应侯不如文信侯专。”甘罗曰：“卿明知其不如文信侯专与？”曰：“知之。”甘罗曰：“应侯欲攻赵，武安君难之，去咸阳七里而立死于杜邮。今文信侯自请卿相燕而不肯行，臣不知卿所死处矣。”

张唐曰：“请因孺子行。”令装治行。

注 索隐即张唐也。卿，字也。

注 正义女音汝。焉，乙连反。

注 索隐音托。尊其道德，故云“大项橐”。

注 索隐范睢。

行有日，甘罗谓文信侯曰：“借臣车五乘，请为张唐先报赵。”文信侯乃入言之于始皇曰：“昔甘茂之孙甘罗，年少耳，然名家之子孙，诸侯皆闻之。今者张唐欲称疾不肯行，甘罗说而行之。今愿先报赵，请许遣之。”始皇召见，使甘罗于赵。赵襄王郊迎甘罗，甘罗说赵王曰：“王闻燕太子丹入质秦欤？”曰：“闻之。”曰：“闻张唐相燕欤？”曰：“闻之。”“燕太子丹入秦者，燕不欺秦也。”

张唐相燕者，秦不欺燕也。燕、秦不相欺者，伐赵，危矣。燕、秦不相欺无异故，欲攻赵而广河闲。王不如赍臣五城以广河闲，请归燕太子，与强赵攻弱燕。”赵王立自割五城以广河闲。秦归燕太子。赵攻燕，得上谷三十城，令秦有十一。

注 索隐赍音侧奚反，一音黠。并谓割五城与臣也。

注 索隐战国策云得三十六县。正义上谷，今妫州也，在

幽州西北。

注 索隐谓以十一城与秦也。

甘罗还报秦，乃封甘罗以为上卿，复以始甘茂田宅赐之。

太史公曰：樗里子以骨肉重，固其理，而秦人称其智，故颇采焉。甘茂起下蔡间阎，显名诸侯，重强齐楚。甘罗年少，然出一奇计，声称后世。虽非笃行之君子，然亦战国之策士也。方秦之强时，天下尤趋谋诈哉

注 集解徐广曰：“恐或疑此当云‘见重强齐’，误脱一字。”正义甘茂为强齐楚所重。

【索隐述赞】严君名疾，厥号“智囊”。既亲且重，称兵外攘。甘茂并相，初佐魏章。始推向寿，乃攻宜阳。甘罗妙岁，卒起张唐。

史记卷七十二

列传十二 穰侯列传

穰侯魏焯者，秦昭王母宣太后弟也。其先楚人，姓聃氏。

注 索隐宣太后之异父长弟也，姓魏，名焯，封之穰。地理志穰县在南阳。

宣太后者，惠王之妃，姓聃氏，曰聃八子者是也。

注 正义聃，亡尔反。

秦武王卒，无子，立其弟为昭王。昭王母故号为聃八子，及昭王即位，聃八子号为宣太后。宣太后非武王母。武王母号曰惠文后，先武王死。宣太后二弟：其异父长弟曰穰侯，姓魏氏，名焯；同父弟曰聃戎，为华阳君。而昭王同母弟曰高陵君、泾阳君。而魏焯最贤，自惠王、武王时任职用事。

武王卒，诸弟争立，唯魏焯力为能立昭王。昭王即位，以焯为将军，卫咸阳。

诛季君之乱，而逐武王后出之魏，昭王诸兄弟不善者皆灭之，威振秦国。

昭王少，宣太后自治，任魏焯为政。

注 索隐秦本纪云：“昭王二年，庶长壮与大臣公子为逆，

皆诛，及惠文后皆不得良死。”又按：纪年云“秦内乱，杀其太后及公子雍、公子壮”是也。

注 索隐华阳，韩地，后属秦。平戎后又号新城君。正义司马彪云：“华阳，亭名，在洛州密县。”又故华城在郑州管城县南三十里，即此。

注 索隐名显。

注 索隐名悝。

注 集解徐广曰：“年表曰季君为乱，诛。本纪曰庶长壮与大臣公子谋反。伏诛。”索隐按：季君即公子壮，僭立而号曰季君。穰侯力能立昭王，为将军，卫咸阳，诛季君及惠文后，故本纪言“伏诛”。又云“及惠文后皆不得良死”，盖谓惠文后时党公子壮，欲立之，及壮诛而太后忧死，故云“不得良死”，亦史讳之也。又逐武王后出之魏，亦事势然也。

昭王七年，樗里子死，而使泾阳君质于齐。赵人楼缓来相秦，赵不利，乃使仇液之秦，请以魏焜为秦相。仇液将行，其客宋公谓液曰：“秦不听公，楼缓必怨公。公不若谓楼缓曰‘请为公毋急秦’。秦王见赵请相魏焜之不急，且不听公。公言而事不成，以德楼子；事成，魏焜故德公矣。”于是仇液从之。

而秦果免楼缓而魏焜相秦。

注 索隐战国策作“仇郝”，盖是一人而记别也。正义音亦，姓名。

注 索隐战国策作“宋交”。

欲诛吕礼，礼出奔齐。昭王十四年，魏焜举白起，使代向寿将而攻韩、魏，败之伊阙，斩首二十四万，虏魏将公孙喜。明年，又取楚之宛、叶。魏焜谢病免相，以客卿寿烛为相。其

明年，烛免，复相煇，乃封魏煇于穰，复益封陶，号曰穰侯。

注 集解徐广曰：“一作‘阴’。”索隐陶即定陶也。徐广云作“阴”，陶阴字本易惑也。王劭按：定陶见有魏煇顷，作“阴”，误也。

穰侯封四岁，为秦将攻魏。魏献河东方四百里。拔魏之河内，取城大小六十余。

昭王十九年，秦称西帝，齐称东帝。月余，吕礼来，而齐秦各复归帝为王。

魏煇复相秦，六岁而免。免二岁，复相秦。四岁，而使白起拔楚之郢，秦置南郡。乃封白起为武安君。白起者，穰侯之所任举也，相善。于是穰侯之富，富于王室。

昭王三十二年，穰侯为相国，将兵攻魏，走芒卯，入北宅，遂围大梁。

梁大夫须贾说穰侯曰：“臣闻魏之长吏谓魏王曰：‘昔梁惠王伐赵，战胜三梁，拔邯郸；赵氏不割，而邯郸复归。齐人攻卫，拔故国，杀子良；卫人不割，而故地复反。卫、赵之所以国全兵劲而地不并于诸侯者，以其能忍难而重出地也。宋、中山数伐割地，而国随以亡。臣以为卫、赵可法，而宋、中山可为戒也。秦，贪戾之国也，而毋亲。蚕食魏氏，又尽晋国，战胜暴子，割八县，地未毕入，兵复出矣。夫秦何厌之有哉！今又走芒卯，入北宅，此非敢攻梁也，且劫王以求多割地。王必勿听也。

今王背楚、赵而讲秦，楚、赵怒而去王，与王争事秦，秦必受之。秦挟楚、赵之兵以复攻梁，则国求无亡不可得也。愿王之必无讲也。王若欲讲，少割而有质；不然，必见欺。’

此臣之所闻于魏也，愿君(王)之以是虑事也。周书曰‘惟

命不于常’，此言幸之不可数也。夫战胜暴子，割八县，此非兵力之精也，又非计之工也，天幸为多矣。今又走芒卯，入北宅，以攻大梁，是以天幸自为常也。智者不然。臣闻魏氏悉其百县胜甲以上戍大梁，臣以为不下三十万。以三十万之觴守梁七仞之城，臣以为汤、武复生，不易攻也。

夫轻背楚、赵之兵，陵七仞之城，战三十万之觴，而志必举之，臣以为自天地始分以至于今，未尝有者也。攻而不拔，秦兵必罢，陶邑必亡，则前功必弃矣。今魏氏方疑，可以少割收也。愿君逮楚、赵之兵未至于梁，亟以少割收魏。魏方疑而得以少割为利，必欲之，则君得所欲矣。楚、赵怒于魏之先己也，必争事秦，从以此散，而君后择焉。且君之得地岂必以兵哉！

割晋国，秦兵不攻，而魏必效绛安邑。又为陶开两道，几尽故宋，卫必效单父。秦兵可全，而君制之，何索而不得，何为而不成！愿君熟虑之而无行危。”穰侯曰：“善。”乃罢梁围。

注 集解上莫卯反。下陌饱反。

注 集解徐广曰：“魏惠王五年，与韩会宅阳。”正义竹书云：“宅阳，一名北宅。”括地志云：“宅阳故城在郑州荥阳县西南十七里。”

注 集解徐广曰：“田完世家云魏伐赵，赵不利，战于南梁。”索隐三梁即南梁也。

注 索隐卫之故国，盖楚丘也。下文“故地”，亦同谓楚丘也。战国策“卫”字皆作“燕”，“子良”作“子之”，恐非也。

注 索隐河东、河西、河内并是魏地，即故晋国。今言秦

蚕食魏氏，尽晋国之地也。

注 集解徐广曰：“韩将暴鸢。”

注 索隐讲，和也。

注 索隐谓与秦欲讲，少割地而求秦质子；恐不然必被秦欺也。

注 索隐须贾说穰侯，言魏人谓梁王若少割地而求秦质，必是欺我，即闻魏见欺于秦也。

注 集解尔雅曰：“四尺谓之仞，倍仞谓之寻。”

注 索隐“陶”一作“魏”。言秦前攻得魏之城邑，秦罢则亡而还于魏也。

正义定陶近大梁，穰侯攻梁兵疲，定陶必为魏伐。

注 索隐贾引魏人之说不许王讲于秦，是言魏氏方疑，可以少割地而收魏也。

注 索隐楚、赵怒魏之与秦讲，皆争事秦，是东方从国于是解散也，故云“从以此散”。正义从，足松反。

注 索隐穰侯封陶，魏效绛与安邑，是得河东地。言从秦适陶，开河西、河东之两道。正义穰故封定陶，故宋及单父是陶之南道也，魏之安邑及绛是陶北道。

注 索隐上音祈。此时宋已灭，是秦将尽得宋地也。

注 索隐言莫行围梁之危事。

注 正义表云魏安厘王二年，秦军大梁城，韩来救，与秦温以和也。

明年，魏背秦，与齐从亲。秦使穰侯伐魏，斩首四万，走魏将暴鸢，得魏三县。

穰侯益封。

明年，穰侯与白起客卿胡阳复攻赵、韩、魏，破芒卯于华阳下，斩首十万，取魏之卷、蔡阳、长社，赵氏观津。且与

赵观津，益赵以兵，伐齐。齐襄王惧，使苏代为齐阴遗穰侯书曰：“臣闻往来者言曰‘秦将益赵甲四万以伐齐’，臣窃必之。敝邑之王曰‘秦王明而熟于计，穰侯智而习于事，必不益赵甲四万以伐齐’。是何也？夫三晋之相与也，秦之深讎也。百相背也，百相欺也，不为不信，不为无行。今破齐以肥赵。赵，秦之深讎，不利于秦。此一也。秦之谋者，必曰‘破齐，弊晋、楚，而后制晋、楚之胜’。夫齐，罢国也，以天下攻齐，如以千钧之弩决溃汉也，必死，安能弊晋、楚？此二也。秦少出兵，则晋、楚不信也；多出兵，则晋、楚为制于秦。齐恐，不走秦，必走晋、楚。

此三也。秦割齐以啖晋、楚，晋、楚案之以兵，秦反受敌。此四也。是晋、楚以秦谋齐，以齐谋秦也，何晋、楚之智而秦齐之愚？此五也。故得安邑以善事之，亦必无患矣。秦有安邑，韩氏必无上党矣。取天下之肠胃，与出兵而惧其不反也，孰利？臣故曰秦王明而熟于计，穰侯智而习于事，必不益赵甲四万以代齐矣。”于是穰侯不行，引兵而归。

注 集解丘权反。

注 索隐既得观津，仍令赵伐齐，而秦又以兵益助赵也。

注 索隐告齐王，言秦必定不益兵以助赵。正义臣，苏代也。必知秦与赵甲四万以伐齐。

注 正义谓齐王也。

注 正义今晋、楚伐齐，晋、楚之国亦弊败。

昭王三十六年，相国穰侯言客卿醪，欲伐齐取刚、寿，以广其陶邑。于是魏人范雎自谓张禄先生，讥穰侯之伐齐，乃越三晋以攻齐也，以此时奸说秦昭王。昭王于是用范雎。范雎言宣太后专制，穰侯擅权于诸侯，泾阳君、高陵君之属太多，

富于王室。于是秦昭王悟，乃免相国，令泾阳之属皆出关，就封邑。

穰侯出关，辎车千乘有余。

注 集解徐广曰：“济北有刚县。”正义故刚城在兖州龚丘县界。寿张，郟州县也。

穰侯卒于陶，而因葬焉。秦复收陶为郡。

太史公曰：穰侯，昭王亲舅也。而秦所以东益地，弱诸侯，尝称帝于天下，天下皆西乡稽首者，穰侯之功也。及其贵极富溢，一夫开说，身折势夺而以忧死，况于羁旅之臣乎！

【索隐述赞】穰侯智识，应变无方。内倚太后，外辅昭王。四登相位，再列封疆。摧齐挠楚，破魏围梁。一夫开说，忧愤而亡。

史记卷七十三

传列十三 白起王翦列传

白起者，郿人也。善用兵，事秦昭王。昭王十三年，而白起为左庶长，将而击韩之新城。是岁，穰侯相秦，举任鄙以为汉中守。其明年，白起为左更，攻韩、魏于伊阙，斩首二十四万，又虏其将公孙喜，拔五城。起迁为国尉。涉河取韩安邑以东，到干河。明年，白起为大良造。攻魏，拔之，取城小大六十一。明年，起与客卿错攻垣城，拔之。后五年，白起攻赵，拔光狼城。后七年，白起攻楚，拔郢、邓五城。

其明年，攻楚，拔郢，烧夷陵，遂东至竟陵。楚王亡去郢，东走徙陈。秦以郢为南郡。白起迁为武安君。武安君因取楚，定巫、黔中郡。昭王三十四年，白起攻魏，拔华阳，走芒卯，而虏三晋将，斩首十三万。与赵将贾偃战，沉其卒二万人于河中。昭王四十三年，白起攻韩陔城，拔五城，斩首五万。四十四年，白起攻南阳太行道，绝之。

注 正义郿音眉，岐州县。

注 索隐在河南也。正义今洛州伊阙。

注 正义今洛州南十九里伊阙山，号曰龙门是也。

注 正义言太尉。

注 集解徐广曰：“音干。”

注 集解郭璞曰：“今河东闻喜县东北有干河口，因名干河里，但有故沟处，无复水也。”索隐魏以安邑入秦，然安邑以东至干河皆韩故地，故云取韩安邑。

注 集解徐广曰：“河东垣县。”

注 索隐地理志不载光狼城，盖属赵国。正义光狼故城在泽州高平县西二十五里也。

注 集解徐广曰：“昭王二十八年。”正义鄢邓二邑在襄州。

注 正义夷陵，今峡州郭下县。

注 正义故城在郢州长寿县南百五十里，今复州亦是其地也。

注 正义胥庭故城在曲沃县西北二十里，在绛州东北三十五里也。

注 集解徐广曰：“此南阳，河内修武是也。”正义案：南阳属韩，秦攻之，则韩太行羊肠道绝矣。

四十五年，伐韩之野王。野王降秦，上党道绝。其守冯亭与民谋曰：“郑道已绝，韩必不可得为民。秦兵日进，韩不能应，不如以上党归赵。赵若受我，秦怒，必攻赵。赵被兵，必亲韩。韩赵为一，则可以当秦。”因使人报赵。赵孝成王与平原君、平原君计之。平原君曰：“不如勿受。受之，祸大于所得。”平原君曰：“无故得一郡，受之便。”赵受之，因封冯亭为华阳君。

注 索隐地理志野王县属河内，在太行东南。孟康曰“古邢国也”。

注 集解徐广曰：“河南新郑，韩之国都是也。”索隐郑国即韩之都，在河南。

秦伐野王，是上党归韩之道绝也。

注 索隐平阳君未详何人。

注 正义常山一名华阳，解在赵世家。

四十六年，秦攻韩缙氏、蔺，拔之。

注 集解徐广曰：“属颖川。”索隐今其地阙。西河别有蔺县也。正义按：检诸地记，颖川无蔺。括地志云：“洛州嵩县本夏之纶国也，在缙氏东南六十里。”

地理志云：“纶氏属颖川郡。”按：既攻缙氏、蔺，二邑合相近，恐纶蔺声相似，字随音而转作“蔺”。

四十七年，秦使左庶长王齮攻韩，取上党。上党民走赵。赵军长平，以按据上党民。四月，齮因攻赵。赵使廉颇将。赵军士卒犯秦斥兵，秦斥兵斩赵裨将茄。六月，陷赵军，取二鄣四尉。七月，赵军筑垒壁而守之。秦又攻其垒，取二尉，败其阵，夺西垒壁。廉颇坚壁以待秦，秦数挑战，赵兵不出。赵王数以为让。而秦相应侯又使人行千金于赵为反闲，曰：“秦之所恶，独畏马服子赵括将耳，廉颇易与，且降矣。”赵王既怒廉颇军多死亡，军数败，又反坚壁不敢战，而又闻秦反闲之言，因使赵括代廉颇将以击秦。秦闻马服子将，乃阴使武安君白起为上将军。而王齮为尉裨将，令军中有敢泄武安君将者斩。赵括至，则出兵击秦军。

秦军详败而走，张二奇兵以劫之。赵军逐胜，追造秦壁。

壁坚拒不得入，而秦奇兵二万五千人绝赵军后，又一军五千骑绝赵壁闲，赵军分而为二，粮道绝。而秦出轻兵击之。赵战不利，因筑壁坚守，以待救至。秦王闻赵食道绝，王自之河内，赐民爵各一级，发年十五以上悉诣长平，[一五]遮绝赵救及粮食。

注 集解音紇。

注 集解徐广曰：“在兹氏。”索隐地理志兹氏今在上党郡也。正义长平故城在泽州高平县西二十一里也。

注 索隐谓屯兵长平，以据援上党。

注 索隐谓犯秦之斥候兵也。

注 索隐音加，裨将名也。

注 索隐鄣，堡城。尉，官也。正义括地志云：“赵鄣故城一名都尉城，今名赵东城，在泽州高平县西二十五里。又有故谷城。此二城即二鄣也。”

注 集解徐广曰：“一作‘乘’。”

注 正义赵西垒在泽州高平县北六里是也。即廉颇坚壁以待秦，王龁夺赵西垒壁者。

注 正义数音朔。挑，田鸟反。

注 正义纪菟反。

注 正义详音羊。

注 正义秦壁一名秦垒，今亦名秦长垒。

注 正义赵壁今名赵东垒，亦名赵东长垒，在泽州高平县北五里，即赵括筑壁败处。

注 正义时已属秦，故发其兵。

注 索隐时已属秦，故发其兵。

至九月，赵卒不得食四十六日，皆内阴相杀食。来攻秦垒，欲出。为四队，四五复之，不能出。其将军赵括出锐卒自搏战，秦军射杀赵括。括军败，卒四十万人降武安君。武安君计曰：“前秦已拔上党，上党民不乐为秦而归赵。赵卒反覆。非尽杀之，恐为乱。”乃挟诈而尽坑杀之，遗其小者二百四十人归赵。前后斩首虏四十五万人。赵人大震。

四十八年十月，秦复定上党郡。 秦分军为二：王龁攻皮

牢，拔之；司马梗定太原。韩、赵恐，使苏代厚币说秦相应侯曰：“武安君禽马服子乎？”

曰：“然。”又曰：“即围邯郸乎？”曰：“然。”“赵亡则秦王王矣，武安君为三公。武安君所为秦战胜攻取者七十余城，南定鄢、郢、汉中，北禽赵括之军，虽周、召、吕望之功不益于此矣。今赵亡，秦王王，则武安君必为三公，君能为之下乎？虽无欲为之下，固不得已矣。秦尝攻韩，围邢丘，困上党，上党之民皆反为赵，天下不乐为秦民之日久矣。今亡赵，北地入燕，东地入齐，南地入韩、魏，则君之所得民亡几何人。故不如因而割之，无以为武安君功也。”于是应侯言于秦王曰：“秦兵劳，请许韩、赵之割地以和，且休士卒。”王听之，割韩垣雍、赵六城以和。正月，皆罢兵。武安君闻之，由是与应侯有隙。

注 索隐秦前攻赵已破上党，今回兵复定其郡，其余城犹属赵也。

注 正义故城在绛州龙门县西一里。

注 正义太原，赵地，秦定取也。

注 正义鄢在襄州率道县南九里。郢在荆州江陵县东六里。汉中，今梁州之地。

注 集解徐广曰：“平皋有邢丘。”正义邢丘，今怀州武德县东南二十里平皋县城是也。

注 集解徐广曰：“亡音无也。”

注 正义因白起之攻，割取韩、赵之地。

注 集解徐广曰：“卷县有垣雍城。”正义释地名云：“卷县所理垣雍城。”

按：今在郑州原武县西北七里也。

其九月，秦复发兵，使五大夫王陵攻赵邯郸。是时武安君病，不任行。四十九年正月，陵攻邯郸，少利，秦益发兵佐陵。陵兵亡五校。武安君病愈，秦王欲使武安君代陵将。武安君言曰：“邯郸实未易攻也。且诸侯救日至，彼诸侯怨秦之日久矣。今秦虽破长平军，而秦卒死者过半，国内空。远绝河山而争人国都，赵应其内，诸侯攻其外，破秦军必矣。不可。”秦王自命，不行；乃使应侯请之，武安君终辞不肯行，遂称病。

注 正义任，入针反，堪也。

秦王使王龁代陵将，八九月围邯郸，不能拔。楚使春申君及魏公子将兵数十万攻秦军，秦军多死亡。武安君言曰：“秦不听臣计，今如何矣！”秦王闻之，怒，强起武安君，武安君遂称病笃。应侯请之，不起。于是免武安君为士伍，迁之阴密。武安君病，未能行。居三月，诸侯攻秦军急，秦军数却，使者日至。秦王乃使人遣白起，不得留咸阳中。武安君既行，出咸阳西门十里，至杜邮。秦昭王与应侯戮臣议曰：“白起之迁，其意尚怏怏不服，有余言。”

秦王乃使使者赐之剑，自裁。武安君引剑将自刭，曰：“我何罪于天而至此哉？”

良久，曰：“我固当死。长平之战，赵卒降者数十万人，我诈而尽坑之，是足以死。”遂自杀。武安君之死也，以秦昭王五十年十一月。死而非其罪，秦人怜之，乡邑皆祭祀焉。

注 正义强，其两反。

注 集解徐广曰：“属安定。”正义故城在泾州鹑觚县，城西即古阴密国，密康公国也。

注 索隐按：故咸阳城在渭北。杜邮，今在咸阳城中。正

义说文云“邮，境上行舍”，道路所经过。今咸阳县城，本秦之邮也，在雍州西北三十五里。

注 集解何晏曰：“白起之降赵卒，诈而坑其四十万，岂徒酷暴之谓乎！后亦难以重得志矣。向使觭人皆豫知降之必死，则张虚卷犹可畏也，况于四十万被坚执锐哉！天下见降秦之将头颅似山，归秦之觭骸积成丘，则后日之战，死当死耳，何觭肯服，何城肯下乎？是为虽能裁四十万之命而适足以强天下之战，欲以要一朝之功而乃更坚诸侯之守，故兵进而自伐其势，军胜而还丧其计。何者？设使赵觭复合，马服更生，则后日之战必非前日之对也，况今皆使天下为后日乎！其所以终不敢复加兵于邯郸者，非但忧平原君之补袒，患诸侯之掾至也，徒讳之而不言耳。若不悟而不讳，则毋所以远智也，可谓善战而拙胜。长平之事，秦民之十五以上者皆荷戟而向赵矣，秦王又亲自赐民爵于河内。夫以秦之强，而十五以上死伤过半者，此为破赵之功小，伤秦之败大，又何以称奇哉！若后之役戍不豫其论者，则秦觭多矣，降者可致也；必不可致者，本自当战杀，不当受降诈也。战杀虽难，降杀虽易，然降杀之为害，祸大于剧战也。”

索隐卷音拳。袒音浊菴反，字亦作“绽”。掾音救。

王翦者，频阳东乡人也。少而好兵，事秦始皇。始皇十一年，翦将攻赵阨与，破之，拔九城，十八年，翦将攻赵。岁余，遂拔赵，赵王降，尽定赵地为郡。明年，燕使荆轲为贼于秦，秦王使王翦攻燕。燕王喜走辽东，翦遂定燕蓟而还。秦使翦子王贲击荆，荆兵败。还击魏，魏王降，遂定魏地。

注 索隐地理志频阳县属左冯翊，应劭曰“在频水之阳也”。正义故城在雍州东同官县界也。

注 正义音预。

注 正义音蓊。

注 集解徐广曰：“秦讳‘楚’，故云荆也。”索隐音奔。

秦始皇既灭三晋，走燕王，而数破荆师。秦将李信者，年少壮勇，尝以兵数千逐燕太子丹至于衍水中，卒破得丹，始皇以为贤勇。于是始皇问李信：“吾欲攻取荆，于将军度用几何人而足？”李信曰：“不过用二十万人。”始皇问王翦，王翦曰：“非六十万人不可。”始皇曰：“王将军老矣，何怯也！李将军果势壮勇，其言是也。”遂使李信及蒙恬将二十万南伐荆。王翦言不用，因谢病，归老于频阳。李信攻平与，蒙恬攻寝，大破荆军。信又攻鄢郢，破之，于是引兵而西，与蒙恬会城父。荆人因随之，三日三夜不顿舍，大破李信军，入两壁，杀七都尉，秦军走。

注 集解徐广曰：“势，一作(新)‘[断]’。”

注 集解音余。正义在预东北五十四里。

注 集解徐广曰：“今固始寝丘。”索隐徐广云固始寝丘。固始，县，属淮阳。

寝丘，地名也。

注 索隐在汝南，即应乡。正义言引兵而会城父，则是汝州郟城县东父城者也。括地志云：“汝州郟城县东四十里有父城故城，即服虔云城父楚北境者也。又许州华县东北四十五里亦有父城故城，即杜预云襄城城父县者也。此二城，父城之名耳，服虔城父是误也。”

左传及注水经云‘楚大城城父，使太子建居之’。十三州志云‘太子建所居城父，谓今亳州城父是也’。此三家之说，

是城父之名。地理志云颖川父城县，沛郡城父县。据县属郡，其名自分。古先儒多惑，故使其名错乱。”

始皇闻之，大怒，自驰如频阳，见谢王翦曰：“寡人以不用将军计，李信果辱秦军。今闻荆兵日进而西，将军虽病，独忍蹙寡人乎！”王翦谢曰：“老臣罢病悖乱，唯大王更择贤将。”始皇谢曰：“已矣，将军勿复言！”王翦曰：“大王必不得已用臣，非六十万人不可。”始皇曰：“为听将军计耳。”于是王翦将兵六十万人，始皇自送至灞上。王翦行，请美田宅园池甚饘。始皇曰：“将军行矣，何忧贫乎？”王翦曰：“为大王将，有功终不得封侯，故及大王之向臣，臣亦及时以请园池为子孙业耳。”始皇大笑。王翦既至关，使使还请善田者五辈。

或曰：“将军之乞贷，亦已甚矣。”王翦曰：“不然。夫秦王怙而不信人。今空秦国甲士而专委于我，我不多请田宅为子孙业以自坚，顾令秦王坐而疑我邪？”

注 正义罢音皮。悖音背。

注 集解徐广曰：“善，一作‘菑’。”索隐谓使者五度请也。

注 集解音。

注 集解徐广曰：“怙，一作‘粗’。”

注 集解徐广曰：“专亦作‘抔’，又作‘掬’。”

王翦果代李信击荆。荆闻王翦益军而来，乃悉国中兵以拒秦。王翦至，坚壁而守之，不肯战。荆兵数出挑战，终不出。王翦日休士洗沐，而善饮食抚循之，亲与士卒同食。久之，王翦使人问军中戏乎？对曰：“方投石超距。”于是王翦曰：“士卒可用矣。”荆数挑战而秦不出，乃引而东。翦因举兵追之，令壮士击，大破荆军。至蕲南，杀其将军项燕，荆兵遂

败走。秦因乘胜略定荆地城邑。岁余，虏荆王负刍，竟平荆地为郡县。因南征百越之君。而王翦子王贲，与李信破定燕、齐地。

注 集解徐广曰：“超，一作‘拔’。汉书云‘甘延寿投石拔距，绝于等伦’。

张晏曰‘范蠡兵法飞石重十二斤，为机发行三百步。延寿有力，能以手投之。

拔距，超距也’。”索隐超距犹跳跃也。

注 正义徐州县也。

秦始皇二十六年，尽并天下，王氏、蒙氏功为多，名施于后世。

秦二世之时，王翦及其子贲皆已死，而又灭蒙氏。陈胜之反秦，秦使王翦之孙王离击赵，围赵王及张耳钜鹿城。或曰：“王离，秦之名将也。今将强秦之兵，攻新造之赵，举之必矣。”客曰：“不然。夫为将三世者必败。必败者何也？

必其所杀伐多矣，其后受其不祥。今王离已三世将矣。”居无何，项羽救赵，击秦军，果虏王离，王离军遂降诸侯。

注 正义今邢州平乡县城本秦钜鹿郡城也。

太史公曰：鄙语云“尺有所短，寸有所长”。白起料敌合变，出奇无穷，声震天下，然不能救患于应侯。王翦为秦将，夷六国，当是时，翦为宿将，始皇师之，然不能辅秦建德，固其根本，偷合取容，以至龙身。及孙王离为项羽所虏，不亦宜乎！彼各有所短也。

注 集解徐广曰：“龙音没。”

【索隐述赞】白起、王翦，俱善用兵。递为秦将，拔齐破荆。赵任马服，长平遂坑。楚陷李信，霸上卒行。贲、离继出，三代无名。

史记卷七十四

列传十四 孟子荀卿列传

索隐按：序传孟尝君第十四，而此传为第十五，盖后人差降之矣。

太史公曰：余读孟子书，至梁惠王问“何以利吾国”，未尝不废书而叹也。曰：

嗟乎，利诚乱之始也！夫子罕言利者，常防其原也。故曰“放于利而行，多怨”。

自天子至于庶人，好利之弊何以异哉！

孟轲，驺人也。受业子思之门人。道既通，游事齐宣王，宣王不能用。

适梁，梁惠王不果所言，则见以为迂远而阔于事情。当是之时，秦用商君，富国强兵；楚、魏用吴起，战胜弱敌；齐威王、宣王用孙子、田忌之徒，而诸侯东面朝齐。天下方务于合从连衡，以攻伐为贤，而孟轲乃述唐、虞、三代之德，是以所如者不合。退而与万章之徒序诗书，述仲尼之意，作孟子七篇。其后有驺子之属。

注 索隐轲音苦何反，又苦贺反。邹，鲁地名。又云“邾”，邾人徙邹故也。

正义轲字子舆，为齐卿。邹，兖州县。

注 索隐王劭以“人”为衍字，则以轲亲受业孔伋之门也。今言“门人”者，乃受业于子思之弟子也。

注 索隐孟子有万章、公明高等，盖并轲之门人也。万，姓；章，名。

齐有三驺子。其前驺忌，以鼓琴干威王，因及国政，封为成侯而受相印，先孟子。

其次驺衍，后孟子。驺衍睹有国者益淫侈，不能尚德，若大雅整之于身，施及黎庶矣。乃深观阴阳消息而作怪迂之变，终始、大圣之篇十余万言。其语闳大不经，必先验小物，推而大之，至于无垠。先序今以上至黄帝，学者所共术，大并世盛衰，因载其襍祥度制，推而远之，至天地未生，窈冥不可考而原也。先列中国名山大川，通谷禽兽，水土所殖，物类所珍，因而推之，及海外人之所不能睹。称引天地剖判以来，五德转移，治各有宜，而符应若兹。以为儒者所谓中国者，于天下乃八十一分居其一分耳。中国名曰赤县神州。赤县神州内自有九州，禹之序九州是也，不得为州数。中国外如赤县神州者九，乃所谓九州也。于是有裊海环之，人民禽兽莫能相通者，如一区中者，乃为一州。如此者九，乃有大瀛海环其外，天地之际焉。其术皆此类也。然要其归，必止乎仁义节俭，君臣上下六亲之施，始也滥耳。王公大人初见其术，惧然顾化，其后不能行之。

注 集解并，蒲浪反。索隐言其大体随代盛衰，观时而说事。

注 索隐桓宽、王充并以衍之所言迂怪虚妄，干惑六国之君，因纳其异说，所谓“匹夫而营惑诸侯”者是也。

注 索隐裊音脾。裊海，小海也。九州之外，更有大瀛海，

故知此裨是小海也。且将有裨将，裨是小义也。

注 索隐滥即滥觞，是江源之初始，故此文意以滥为初也。谓衍之术言君臣上下六亲之际，行事之所施所始，皆可为后代之宗本，故云滥耳。

注 索隐惧音劬。谓衍之术皆动人心，见者莫不惧然驻想，又内心留顾而已化之，谓欲从其术也。按：化者，是易常闻而贵异术也。

是以驹子重于齐。适梁，惠王郊迎，执宾主之礼。适赵，平原君侧行撇席。如燕，昭王拥彗先驱，请列弟子之座而受业，筑碣石宫，身亲往师之。

作主运。其游诸侯见尊礼如此，岂与仲尼菜色陈蔡，孟轲困于齐梁同乎哉！

故武王以仁义伐纣而王，伯夷饿不食周粟；卫灵公问陈，而孔子不答；梁惠王谋欲攻赵，孟轲称大王去邠。此岂有意阿世俗苟合而已哉！持方柄欲内圜凿，其能入乎？或曰，伊尹负鼎而勉汤以王，百里奚饭牛车下而缪公用霸，作先合，然后引之大道。驹衍其言虽不轨，傥亦有牛鼎之意乎？

注 索隐按：字林曰“撇音疋结反”。韦昭曰“敷蔑反”。张揖三苍训诂云“撇，拂也。谓侧而行，以衣撇席为敬，不敢正坐当宾主之礼也”。

注 索隐按：彗，帚也。谓为之埽地，以衣袂拥帚而却行，恐尘埃之及长者，所以为敬也。

注 正义碣石宫在幽州蓟县西三十里宁台之东。

注 索隐按：刘向别录云邹子书有主运篇。

注 索隐按：仲尼、孟子法先王之道，行仁义之化，且菜色困穷；而邹衍执诡怪营惑诸侯，其见礼重如此，可为长太息

哉。

注 索隐今按：孟子“太王去邠”是轲对滕文公语，今云梁惠王谋攻赵，与孟子不同。

注 索隐按：方枘是笋也，圜凿是孔也。谓工人斲木，以方笋而内之圜孔，不可入也。故楚词云“以方枘而内圜凿，吾固知其齟齬而不入”是也。谓战国之时，仲尼、孟轲以仁义干世主，犹方枘圜凿然。

注 索隐按：吕氏春秋云“函牛之鼎不可以烹鸡”，是牛鼎言衍之术迂大，傥若大用之，是有牛鼎之意。而谯周亦云“观太史公此论，是其爱奇之甚”。

自驺衍与齐之稷下先生，如淳于髡、慎到、环渊、接子、田骈、驺奭之徒，各著书言治乱之事，以干世主，岂可胜道哉！

注 索隐稷下，齐之城门也。或云稷下，山名。谓齐之学士集于稷门之下。

注 索隐按：刘向别录“环”作姓也。

注 索隐古著书人之称号。

注 索隐步坚、步经反二音。

注 正义慎子十卷，在法家，则战国时处士。接子二篇。田子二十五篇，齐人，游稷下，号“天口”。接、田二人，道家。驺奭十二篇，阴阳家。

淳于髡，齐人也。博闻强记，学无所主。其谏说，慕晏婴之为人也，然而承意观色为务。客有见髡于梁惠王，惠王屏左右，独坐而再见之，终无言也。惠王怪之，以让客曰：“子之称淳于先生，管、晏不及，及见寡人，寡人未有得也。

岂寡人不足为言邪？何故哉？”客以谓髡。髡曰：“固也。

吾前见王，王志在驱逐；后复见王，王志在音声：吾是以默然。”客具以报王，王大骇，曰：“嗟乎，淳于先生诚圣人也！前淳于先生之来，人有献善马者，寡人未及视，会先生至。

后先生之来，人有献讴者，未及试，亦会先生来。寡人虽屏人，然私心在彼，有之。”后淳于髡见，壹语连三日三夜无倦。惠王欲以卿相位待之，髡因谢去。于是送以安车驾驷，束帛加璧，黄金百镒。终身不仕。

注 索隐谓私心实在彼马与讴也。有之，谓我实有此二事也。

慎到，赵人。田骈、接子，齐人。环渊，楚人。皆学黄老道德之术，因发明序其指意。故慎到着十二论，环渊着上下篇，而田骈、接子皆有所论焉。

注 集解徐广曰：“今慎子，刘向所定，有四十一篇。”

驺奭者，齐诸驺子，亦颇采驺衍之术以纪文。

于是齐王嘉之，自如淳于髡以下，皆命曰列大夫，为开第康庄之衢，高门大屋，尊宠之。览天下诸侯宾客，言齐能致天下贤士也。

注 集解尔雅曰：“四达谓之衢，五达谓之康，六达谓之庄。”

荀卿，赵人。年五十始来游学于齐。驺衍之术迂大而闳辩；奭也文具难施；

淳于髡久与处，时有得善言。故齐人颂曰：“谈天衍，雕龙奭，炙毂过髡。”

田骈之属皆已死齐襄王时，而荀卿最为老师。齐尚修

列大夫之缺，而荀卿三为祭酒焉。齐人或谗荀卿，荀卿乃适楚，而春申君以为兰陵令。春申君死而荀卿废，因家兰陵。李斯尝为弟子，已而相秦。荀卿嫉浊世之政，亡国乱君相属，不遂大道而营于巫祝，信谿祥，鄙儒小拘，如庄周等又猾稽乱俗，于是推儒、墨、道德之行事兴坏，序列着数万言而卒。因葬兰陵。

注 索隐名况。卿者，时人相尊而号为卿也。仕齐为祭酒，仕楚为兰陵令。

后亦谓之孙卿子者，避汉宣帝讳改也。

注 集解徐广曰：“一作‘乱摩’。”

注 集解刘向别录曰：“驹衍之所言五德终始，天地广大，尽言天事，故曰‘谈天’。驹爽修衍之文，饰若雕镂龙文，故曰‘雕龙’。”别录曰“过”字作“鞞”。

鞞者，车之盛膏器也。炙之虽尽，犹有余流者。言淳于髡智不尽如炙鞞也。左思齐都赋注曰“言其多智难尽，如炙膏过之有润泽也”。索隐按：刘向别录“过”字作“鞞”。鞞，车之盛膏器也。炙之虽尽，犹有余津，言髡智不尽如炙鞞也。

按：刘氏云“鞞，衍字也”。今按：文称“炙鞞过”，则过是器名，音如字读，谓盛脂之器名过。“过”与“锅”字相近，盖即脂器也。鞞即车鞞，过为润鞞之物，则“鞞”非衍字矣。

注 索隐按襄王名法章，愍王子，莒人所立者。

注 索隐按：礼食必祭先，饮酒亦然，必以席中之尊者一人当祭耳，后因以为官名，故吴王濞为刘氏祭酒是也。而卿三为祭酒者，谓荀卿出入前后三度处列大夫康庄之位，而皆为其所尊，故云“三为祭酒”也。

注 正义兰陵，县，属东海郡，今沂州承县有兰陵山。

而赵亦有公孙龙 为坚白同异之辩， 剧子之言； 魏有李悝，尽地力之教； 楚有尸子、长卢； 阿之吁子焉。 自如孟子至于吁子，世多有其书，故不论其传云。

注 索隐按：即仲尼弟子名也。此云赵人，弟子传作卫人，郑玄云楚人，各不能知其真也。又下文云“并孔子同时，或曰在其后”，所以知非别人也。

注 集解晋太康地记云：“汝南西平县有龙渊水可用淬刀剑，特坚利，故有坚白之论，云‘黄，所以为坚也；白，所以为利也’。或辩之曰‘白，所以为不坚；

黄，所以为不利’。”正义艺文志公孙龙子十四篇，颜师古云即为坚白之辩。按平原君传，驹衍同时。括地志云“西平县，豫州西北百四十里，有龙渊水”也。

注 集解徐广曰：“按应劭氏姓注直云‘处子’也。”索隐按：著书之人姓剧氏而称子也，前史不记其名也，故赵有剧孟及剧辛也。

注 正义艺文志：“李子三十二篇。李悝相魏文侯，富国强兵。”

注 集解刘向别录曰：“楚有尸子，疑谓其在蜀。今按尸子书，晋人也，名佼，秦相卫鞅客也。卫鞅商君谋事画计，立法理民，未尝不与佼规之也。商君被刑，佼恐并诛，乃亡逃入蜀。自为造此二十篇书，凡六万余言。卒，因葬蜀。”索隐按：尸子名佼，音绞，晋人，事具别录。长卢，未详。正义长卢九篇，楚人。

注 集解徐广曰：“阿者，今之东阿。”索隐阿，齐之东阿也。吁音牟。别录作“牟子”，今“吁”亦如字也。正义按：

东齐州也。艺文志云“吁子十八篇，名婴，齐人，七十子之后”。颜师古云音弭。按：是齐人，阿又属齐，恐颜公误也。

盖墨翟，宋之大夫，善守御，为节用。或曰并孔子时，或曰在其后。

注 集解墨子曰：“公输般为云梯之械成，将以攻宋。墨子闻之，至于郢，见公输般。墨子解带为城，以牒为械。公输般九设攻城之机变，墨子九距之。公输般之攻械尽，墨子之守固有余。公输般诎，而言曰：‘吾知所以距子矣，吾不言。’墨子亦曰：‘吾知子之所以距我者，吾不言。’楚王问其故。墨子曰：‘公输子之意不过欲杀臣，杀臣，宋莫能守，可攻也。然臣之弟子禽滑厘等三百人已持臣守国之器在宋城上而待楚寇矣，虽杀臣，不能绝也。’楚王曰：‘善哉，吾请无攻宋城矣！’索隐注“为云梯之械”者，按梯者，构木瞰高也；云者，言其升高入云，故曰云梯。械者，器也。谓攻城之楼橹也。注“墨子解带为城”者，谓墨子为术，解身上革带以为城也。注“以牒为械”者，按牒者，小木札也；械者，楼橹等也。注“公输般之攻械尽”者，刘氏云“械谓飞梯、撞车、飞石车弩之具”。诎音丘勿反。谓般技已尽，墨守有余。禽滑厘者，墨子弟子之姓字也。厘音里。

注 索隐按：别录云“今按墨子书有文子，文子即子夏之弟子，问于墨子”。

如此，则墨子在七十子之后也。

【索隐述赞】六国之末，战胜相雄。轲游齐、魏，其说不通。退而著述，称吾道穷。兰陵事楚，驹衍谈空。康庄虽列，莫见收功。